

國學基  
本叢書  
續  
近  
思  
錄







書叢本基學國

錄 思 近 續

解集行伯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 續近思錄序

自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周程張四子書十四卷名近思錄。嗣是而考亭門人蔡氏有近思續錄。勿軒熊氏有文公要語。瓊山邱氏有朱子學的。梁溪高氏有朱子節□。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錄。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雖分輯合編。條語微各不同。要皆倣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彙訂朱子之書者。余於四子近思錄。服膺有年。業爲集解一書。因又念朱子會通羣儒之大成。卷帙繁多。諸先正前後摛輯。不遺餘力。其惓惓爲道之心。可謂至矣。夫斯道期於不孤。故承先啓後。吾黨之責。朱子慮窮鄉晚進之有志於學者。或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而輯近思爲入德之門。蔡氏熊氏以至汪氏六先生。又恐朱子之書遽難卒讀。爰擇其精粹明顯。關於身心。切於行習者。各出己意而纂集之。務使全體大用。靡不具備。固亦猶是朱子之意也。獨怪世之躬列儒林者。不爲俗學之卑陋。則爲曲學之支離。冥然悍然。如失舵之舟。日飄泊於顛風巨浪中。與時浮沈。茫然莫知所止。噫。是不惟獲戾四子。而實重負朱子。其亦不思而已矣。竊嘗念學聖之道。莫要近思。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程子謂近思者。以類而推。而真西山又以爲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則知義類精微。未有不由於真切平實之地。玩索尋繹。而凡行遠自邇。升高自卑。殊非躐等凌節。空虛無據者所得與也。信乎聖學之階梯。日用躬行之科級。非四子近思錄無從入。非朱子



續近思錄。不尤爲學者一大憾事哉。第余往歲輯濂洛關閩書集解。其於朱子文集語類諸書。略勤撫拾。不無散見於諸先正各集中者。茲錄雅不愛其重出。故於諸先正集中。或刪或補。未能強同。要其關於身心。切於行習。備乎全體大用。條分類別。精實而詳明。當亦無殊旨也。爰不揣固陋。謬爲詮釋。冀有發明於前人未盡之意。且期無負乎朱子誨誘後進之深心。夫然後正學光昌。聖人之門庭。昭然在目。而登堂入室。庶不患其難幾及焉。吾深願天下學者。自周程張四子而外。亟與恬吟密咏乎斯編。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 續近思錄目次

## 卷之一

道體七十四條

## 卷之二

論學八十三條

## 卷之三

致知五十七條

## 卷之四

存養四十二條

## 卷之五

克治四十六條

## 卷之六

家道四十五條



卷之七

出處三十九條

卷之八

治體二十八條

卷之九

治法二十五條

卷之十

政事五十一條

卷之十一

教學二十五條

卷之十二

戒警四十四條

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三十一條

卷之十四

總論聖賢四十九條

共六百三十九條



# 續近思錄卷之一

張伯行集解

## 道體

此卷論道體。黃勉齋所謂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閒斷者，是也。學者溯本原而窮其究竟，則學問之綱領在是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浩浩，廣大流行之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道非有形體之可見也。然有與道爲體者，如天地之所所謂活潑潑地者，乃道體之本然，無一毫虧欠，無一息閒斷，固浩浩然廣大流行而無窮盡者也。學者卽形下之器，以求形上之道，切而驗之，身心性情之地，實而體諸倫常日用之間，存養省察，致知力行，以馴致乎位育參贊之效，庶道體之浩浩無窮者，卽在吾身而不至虛存於宇宙矣。此朱子親切示人之旨，與夫子川流之嘆，子思鳶魚之察，同薛敬軒謂孟子左右逢其原，可見道體之無窮盡，正此意也。

朱子曰：道體渾然，無所不具，而渾然無不具之中，情竅本末，賓主內外，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故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其本體之渾然也。

道體渾然者，就其全體而言之，所謂理之一也。其不可以毫髮差者，就其各具而言之，所謂分之殊也。世之學者，略觀大意，厭格物致知之功爲支離，其於道也，但

識其渾然之大體，以爲其中無所不具而已。豈知渾然無不具之中，由精及麤，日本至末，辨賓主之異位，審內外之殊途，如權之於輕重，如度之於長短，毫髮之間，有不容以差失者。故君子之求道也，昭之以文章，別之以條理，密以致其詳細，察以致其明辨，雖一縷之微，在所必析，雖一毫之細，各有攸分，豈好爲支離哉。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分殊而理未嘗不一也。又何害其本體之渾然者哉。此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所以相須並進而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

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皆生於天地之間，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故人之氣，卽天地之氣，人之理，卽天地之理，貌言視聽之形於外者，氣之爲也，藉又哲

謀之蘊於內者，理之爲也。人性本於天命，則天人豈有二物乎。形色卽具天性，則內外豈有二理乎。此道體之流通貫徹而無間隔者也。君子知之，所以事天以誠其身，踐形以復其性，通天人合內外而無不盡其道焉。此人之所以與天地參也。衆人蚩蚩，不能見得，則雖生於天地之間，具生人之形貌，冥然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而求以肖其德，又安知所以爲人之理，而求以盡其道哉。是則雖曰得其秀而靈者，要亦與萬物無異矣，可不惜哉。

朱子曰：天命之性，處處皆是，但只尋時，先從自己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

天下無性外之物，凡有一物，各具一理，是天所賦之

命而物受之以爲性者。流通徧滿。處處皆是。大而天地之高深。細而淵魚之飛躍。莫非性之昭著。而不可掩者。但汎而求之。萬物不若近而驗之。吾身須先從自己身上尋起。如惻隱之發。可以尋吾身之有仁。羞惡之發。可以尋吾身之有義。推之辭讓。是非皆然。則天命之性。賦與於我。無少欠闕者。豈不昭然可見。所以邵子說性者。道之形體。蓋道無形體。觀性之具於人者。仁義禮智。真切不混。則道之形模體段。於此呈露。而不爲懸空影響之談也。

朱子曰。仁只是箇渾然溫和的。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而元者善之長也。人得之而爲仁。渾然溫和。程

子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也。以氣言之。則爲天地陽春之氣。蓋四時之中。春主溫和。發生萬類。而一歲之運。皆此生氣之周流。春之爲氣。貫乎四時。猶仁之爲理。包乎四德也。以理言之。則爲天地生物之心。蓋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萬物生生不已。莫非二氣絪縕之所爲也。仁之爲德。主於生物。自親親仁民愛物。雖分有不同。而莫非一念慈愛之所推也。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不誠同流而無間也。乎。故君子之禮。仁長人也。雖剛柔不同用。威患有異施。然無時而非陽春之氣。無念而非生物之心。此其所以與天地合德者與。

朱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爾。

此即孟子之語而申言之。譬醒人之不由道也。世之視道爲遠而不由者。疑道之爲物。窈冥昏默而不可知也。不知道之在人。蕩蕩平平。舉凡日用

行事之閒皆是也。卽子臣弟友而道存焉。卽視聽言動而道存焉。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四達交通。眞若大路之共由而不可離也。豈有高遠而難知者哉。特人之所病者。在乎蔽於物欲。安於偷惰。甘心自棄。不肯由大路而行耳。夫舍大路而不由。則必入乎歧途。履乎曲徑。勢且墜坑落壑。陷其身於險巖荆棘之中。而不能出也。豈不亦大可哀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

此言道之切於人而不可須臾離也。夫人非食無以充饑。非飲無以解渴。聖人之道。存乎人倫日用之閒者。循之則得。違之則失。豈不如饑者之資。夫食渴者之資。夫飲哉。然饑渴之於飲食。

非徒甚切而不可離。抑且至近而無所難也。聖人教人體道。不外乎夫婦知能之理。如經傳所垂。只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取之至近。如飲食。然人皆可以充饑而解渴也。是以君子之於道也。皇皇焉。汲汲焉。不啻饑渴之切身。必求得夫飲食然後快也。無如世之學者。自外於道而不明不行。是猶任其饑渴而不知飲食也。雖聖人其奈之何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聖人之道。精蘊本末。雖無二致。然有高遠處。如中庸所言位育參贊。配地配天之類。是也有平實處。如中庸所言子臣弟友。庸德庸言之類是也。朱子之意。蓋欲學者知

道之有高遠。則不以淺近而自域。知道之有平實。則不以空虛而自誣。中庸言進德之序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所謂邇也。卑也。即平實之道也。如爲子盡孝。爲臣盡忠。爲弟盡悌。爲友盡信。其事至平而無奇。其理至實而無妄。由是而上達焉。即高矣。由是而推暨焉。即遠矣。道之高遠者。即在平實之中。不可舍平實而求高遠也。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高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如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正與此章同意。

朱子曰。天理固渾然。然謂之理。便是有箇條理的。故其中仁義禮智。合下便各有一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後來旋次生出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之理。則其中各有條理。非無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畢具。以其得天之元而爲

仁。以其得天之亨而爲禮。以其得天之利而爲義。以其得天之貞而爲智。各有一理。不相混雜。如五行之各一其性。四時之各殊其氣。自其發而觀之。則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所謂各有一理。不相混雜者。昭然可見矣。若當其未發。則

莫見端緒，欲明其何者爲仁，何者爲義，何者爲禮，爲智而不可得也。但見其渾然若無分別而已。使其裏面果無分別，是仁義禮智，非天命之本然，所性之固有，而爲後來添設之物矣。又何以隨感而應，各有條理乎？故言天理已包仁義禮智之四德，而總名之，言仁義禮智，則是分天理之件數而條舉之，可見天賦人以形，卽賦人以理，而仁義禮智，各有一理，不相混雜者，合下完具，如太極之包陰陽五行於其中也。

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朱子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卻只是

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

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文蔚姓陳，字才卿，陰陽消息雖曰兩端，只是一氣，所謂進消長者，進處便是

陽，退處便是陰，非一進一退有二氣也。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非一長一消有二氣也。故只此一氣之消息，貫徹古今。綿亘天地，無限事業，皆從此出。然則陰陽固一而兩，兩而一者也。他日又曰：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與此蓋互相發。

朱子曰：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屬陽。

上五陰，下一陽，是常沈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

陰陽者，天地之復也。善惡者，人心之復也。卦明天運及本人事，故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

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健以致其決也。陰爲不善，陽爲善。復卦上五陰，下一陽是初，正當沈迷蔽錮之時，其端甚小，其力甚艱，獨能慎獨奮，幾隨起，隨覺隨復，其悟也忽然，其興也勃焉。此便爲法天自強處，卽便是天地陽動處。張南軒曰：於此而能復焉，則去无妄不遠矣。

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并纖毫萌則无妄也。卽誠也。卽天道也。此正推出所以元吉處。然觀聖人以此贊顏子。知顏子之所爲獨稱好學者。功厥在於不貳過矣。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元何以資始。蓋萬物受氣於天。始者氣之始也。坤元何以資生。蓋萬物受形於地。生者形之始也。然則氣以成形。雖同出一原。而天施地生。則微有先後也。

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百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

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略近似。千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益明。天命之初。性與氣俱者。蓋惟成形而理乃賦焉者也。

若無氣質。則將何處安頓乎。卽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便無歸著。性附於氣。猶水載於物也。特偏言之。則皆不是耳。惟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二之皆非者。誠以有氣則不能無清濁厚薄之不齊。有性則亦可知仁義禮智之各足也。觀夫子言性相近。孟子之道性善。聖賢皆有未盡之意。而程子此言。發明深切。甚爲有功矣。大抵此理難於分曉。秦漢以來。諸所記載。多於此中。夢夢唐韓退之。作原性。雖略近似。而終不甚明。至二程子出。乃始闡發無餘蘊。而此理得以大著焉。他日朱子又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皆此意也。

道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朱子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

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會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

道夫姓楊。字仲思。氣質之說起於張程。張子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闡發明白。令人觀感。極有功于聖門。有補於後學。而前此無人說到者也。卽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其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雖說得近是。但不曾分明說出氣質之性。則此三品實從何處得來。夫孟子之說性善。只就本原處論。亦未說得氣質之性。所以尙費後人分疏也。至於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惜未觀張程之說耳。若張程之說早出。自不消許多紛紛聚訟。今而後諸子之說可盡泯。而此理益明者。張程之功於斯爲大也。

朱子曰。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卻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

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

情欲之欲。乃是可愛之意。

心貫動靜。統性情。故未動爲性。已動爲情。要皆攝於一心。惟心有是情。則發而爲欲。欲者七情之一也。由心性情欲四者類觀之心。猶水然。性其靜乎。情其流乎。欲其波瀾乎。但既曰欲。則離道心而爲人

心矣。此處危微緊關。出乎此。便入乎彼。故不能無好不好之分。所謂好者。如我欲仁之類是也。所謂不好者。私意橫流。天理潰決。波翻湧駭。目驚心。雖欲隄防。不可得已。此則何嘗是本然之情。緣性而發者哉。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則是情之本正。從性中流溢者。原無不好。而今日之壅決至此。固非情與性之罪。亦非心之罪。而實繼起之欲所釀而成也。至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則可欲者。猶曰可愛云耳。豈情欲之說哉。信乎望慙如防。水學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朱子曰。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籟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蠅

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

此合人物以論性也。性之至精至粹。不可磨滅者。如日光然。故人物所受之不同。亦如隙籟之有大有小。而受光因之有大小也。若能本體廓然。無可限量。則凡彌綸布濩之

處。何在不受其光。只爲人物部局於形質。終是難得開廣耳。惟其不得開廣。所以在我。僅有受光之隙。則在日。亦祇爲容光之照。卽如蠅蟻至小。便只知得君臣。彼其分義。凜然若不可犯者。何嘗不到精粹地位。持此外。則皆不知也。然則性體之全。原自蟻天際地。人與物自局之耳。故惟盡性之聖人。有以極參贊位育之能哉。

朱子曰。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此專就氣質言也。人物之生。各與一无妄。



理固自足。然其賦形於天者。人得其正。物得其偏。便已合下不同。而隨其所賦。偏正之中。物得其偏者。或清明。或昏濁。靈蠢各殊。人得其正者。或清明。或昏濁。敏鈍亦微判。此生人生物之大較然也。顧人物同生於天地。而得命爲人。則又當不爲氣質所囿。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況實明且強者。而容或頁哉。

朱子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造化流行。發育萬物。凡一草一木。無不條暢敷榮。此皆天地和平之氣所薰蒸洋溢而出之者也。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又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周子之窗。卓不除。邵

子之滿懷是春。皆能善體天地者矣。

朱子曰。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

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

胡氏名宏。字仁仲。號五峯。所著書有知言共六卷。未助爲仁義禮智之性。已動爲喜怒哀樂之情。心則統攝性情。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故胡氏知言有曰。性立天下之有。言寂然不動者。能衆理并包。以爲

心之體也。情效天下之動。言感而遂通者。能時措各得。以爲心之用也。心妙性情之德。言渾涵動靜而體用具足於中也。此言至精而至密。古之聖賢。所爲治性制情以存養此心也。

朱子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性卽理也。仁義禮智而已矣。然四者有何形狀。只有此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譬如論藥性寒熱。亦無討形狀處。只服了後。卻做得寒

做得熟便是性。今人往往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

此言性只是理。欲見性者。仍於情之發處驗之也。論性而不識性。則何以盡性。然欲識得性。而必鉤深索隱以求之。又烏

知性是甚麼物事乎。蓋性卽是理。理者何。仁義禮智而已矣。特是仁義禮智四者。亦無形狀可見。只有此理。便做得無窮事業。其所以發而爲情。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可驗也。卽如藥性有寒熱。亦無形狀見得。只是服去則寒熱立驗。便是藥性。突故知性。只有此理。順其理之當然。則陽舒陰慘。皆足調劑太和。反其理之自然。則剛燥柔濡。皆能銷鑠元氣。識性者。識此而已。今人不察。而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而實非性也。盍返而自驗之哉。

朱子曰。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以稟之分。有多寡厚薄

之不同也。

命字有兩義。天命謂性之命。則是繼善成性。全賦於我。初無限量者。指所稟之理而言。理蓋無不各足也。性也有命之命。則是時數遭逢。隨其所值。實有限制者。指所稟之分而言。分故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惟知其爲所稟之理。則窮理盡性。以至

命者。至此而已。知其爲所以稟之分。則樂天安土。以立命者。立此而已。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

此見人當窮理以識性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

性。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又曰。人受於天。則爲性。凡此皆不過指點出名目。以示人耳。其實神明默成。存乎其人。豈是卓然一物可見者乎。惟有窮盡吾心之理。舉凡天下之物。無不有以格之。則性卽理也。亦可作一物觀也。自在其中。而不須他求矣。是故聖人罕言性。蓋聖人之言。無非天理。無非仁義禮智。性原自在其中也。學者誠欲性之卓於吾前。亦只於此心此理驗之而已。

朱子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汙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煞用氣力。以水喻性。水本清。性亦本善也。然水有清濁之分。因盛水之器有淨汙之別。則性有昏明強弱之異。亦因氣稟之有偏全。習俗之有善惡之殊也。究之水本然之清。未嘗不在。性本然之善。何嘗不存。但既經汙濁之後。便猝難得清。必須澄之乃清耳。故擇善固執。以復性者。亦必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煞用氣力千百倍其功。然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而無不可變之氣質。無不可革之俗染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人之稟於生初者。有性有情有才焉。性者。仁義禮智。心所具足之理也。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感物而動也。

至於才。則心動於惻隱而能行其仁。心動於羞惡而能行其義。心動於辭讓是非而能行其禮與智。故便是情之會恁地者。惟情所欲赴。才能達之情。與才絕相近也。特是情遇物而發。任路陌之曲折。皆懸空臆想而可通。乃涉於虛。才則曲曲折折。都要隨路陌而徧履其地。爲麗於實耳。性情才三者之說如此。要之性情統於心。才運於心。千頭萬緒。皆從心做起。而心之爲用大矣。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爲一大體用。則如何。朱子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

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體用雖無定所。然而亦有定者。蓋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所以見在底便是立其體。後來生底便是致其用也。即如人不有此身。何

以能動作。然而此身便是體矣。若不能動作。又何以成此身。然而動作處便是用矣。准之覆轡者天也。現在高明底是體。萬物資始流形。各正處便是用。持載者地也。現在博厚底是體。萬物資生品彙亨嘉處便是用。即就陽言之。必先施而後生。則陽是體。陰是用。又就陰言之。必由靜而及動。則陰是體。陽是用。然則體用之無定而有定者。反覆類推之而皆然矣。

朱子曰。性同氣異。祇此四字。包涵無限道理。

性卽理也。理安有不同。特氣則不能無清濁厚薄之異耳。知其爲性同。便人人可以盡性。知其爲氣異。便人人當克去其偏。以復其本然之性。祇此四字。有

無限道理。包涵蘊蓄於其中。也學者亦詳味而自得之耳。

朱子曰。知主別識。意主營爲。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

此明知與意之辨也。知者心之神明。能察衆理。故主別識。意者心之所發。能理事幾。故主營爲。知近性。近體者。人心之靈。莫不

有知性所固然。體自有覺也。意近情。近用者。萬事之投。皆從此出。情所必達。用自不窮也。若夫所知益擴。則在格物。以致之立意較然。則在致知。以誠之而已。

朱子曰。惟心無對。

天地間無獨必有對。惟心無對。蓋心之體至宏。心之用至廣。可以囊括古今。可以彌綸天地。可以涵萬物爲同體。可以合萬化於一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人人有之。人人皆得而盡之。雖事業冠百王。道德師萬世。要只完全此

心而已矣。夫孰得而對之哉。

朱子曰：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心是箇運用的，只有此四者之理。

更無別物。

此見天人一理，而人不可不法天也。天以生物爲心，只有箇春夏秋冬底四時，循環迭運，歷萬古而不易。蓋春者生物之始，夏者生物之通，秋者生物之遂，冬者生物之成也。人體天之心爲心，只有箇仁義禮智底四德，具足於己，應萬事而不窮。蓋

仁者惻隱之心，義者羞惡之心，禮者辭讓之心，智者是非之心也。然此四者於人爲仁，而爲衆善之長，於天卽爲春爲元，於人爲禮，而爲衆美之會，於天卽爲夏爲亨，於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於天卽爲秋爲利，於人爲智，而爲衆事之幹，於天卽爲冬爲貞，所以便是那四者。惟人之心至虛至靈，亦是箇運用流轉的，只有此四者之理，循環不息，故亦如天之只有春夏秋冬，此外更無別物可言也。人奈何不法天以自強哉。

朱子曰：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閒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此見仁爲四端之首，所係尤重也。仁

義禮智便如四時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必春閒發生起來，然後苗而秀秀而實，所由成始而成終耳。若人而不仁，便失其本心，百事皆妄，猶之春閒不曾發生，到夏無緣得長，而秋冬尙可望其收藏乎。此仁所以爲衆善之長，君子務在體仁長人，以爲義智所從出也。

朱子曰：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人只是這四德配天四時，如在人爲仁於時爲春，在

人爲禮於時爲夏，在人爲義於時爲秋，在人爲智於時爲冬，是也。既有此四種心，蘊蓄精粹於內，故任地千頭萬緒，參差不齊，皆可以錯綜盡變發用出來。如遇惻隱則仁心生，遇羞惡則義心生，遇辭讓則禮心生，遇是非則智心生，無一不措之裕如也。然則人生百年無窮事業，孰有外於此四者哉。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

謂之明德。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心者人之神明。明德者虛靈不昧之本體也。自天之所賦言之。則謂命。自人物之所受言之。則謂性。自主乎身而具衆理。應萬事者言之。則謂心。自得乎天而極其光明正大者言之。則謂明德。其名雖各不同。而其實則一。

而已。無二道也。

朱子曰。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

有生之初。各具有知覺運動者。乃氣以成形之所爲。物所同也。成性以後。各稟仁義禮智者。乃天命之賦予於我。

人所獨也。若徒具知覺運動於身。而不能全仁義禮智於心。則將何以自異於禽獸乎。

朱子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此見靜所以立動之體。而善動之用也。元始亨通時節。造化流行。乃誠之發用者。誠之通。陽之動也。利。遂。貞。正時節。功用成就。乃誠之收斂凝聚者。誠之復。陰之靜也。然靜極

而動之理。實起於元。當隆冬沍寒之時。陽氣既盡。乃於元肇其端。是動之端倪也。而葆真有自。則本乎靜之體矣。動極而靜之理。實要於貞。當霜雪隕落之候。陰氣既凝。乃於貞還其本。是靜之本質也。而蓄極而通。則著乎動之用矣。至於動靜互根。循環不窮。則四者之中。惟

貞之用爲尤大。蓋貞也者。於時爲冬。惟其蓄精儲神。斂藏凝固。所以到得春來。發生有力。是固萬物之所以成終。而卽其所以成始者也。觀於天道而人道可知矣。故人自形生神發而後。雖不能不動。而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正以平居能湛然虛靜。一理渾然。無所偏倚。如秋冬之斂藏不露。則自然動皆中節。應事不差。而不失其本。靜之體。直如春夏之發生滋長。仍然利遂貞固矣。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哉。然則動靜雖互根。而靜尤其切要者矣。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朱子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相似說禪。龜山言萬物與我爲

一。說亦太寬。

上蔡姓謝。名良佐。字顯道。龜山姓楊。名時。字中立。程子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也。孝弟。用也。此可見仁特愛之未發者。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未免蹈空。有似禪機。況以覺言仁。是以智之端言仁矣。又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此說亦

太寬。故不如以愛言仁之較實而緊切也。

問、此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是仁之量。仁者固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與物

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

體與量不同。體便是仁底本體。量則所包者大。故覺亦仁者分量所及。但以覺爲仁則不可。與物爲一亦仁者分量所及。但以萬物爲一謂仁又不可。蓋仁主於愛。愛之理卽其體。二者之說

皆涉於迂遠也。

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但只將知覺說來卻冷了。

知覺固有生動底意思。但若論仁之生意。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何等鬧熱作用。今只將知覺說來。卻

冰冷矣。而何以爲哉。

朱子曰。孟子說仁人心。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

人有此身。便具此生理。心者身之所主也。故孟子曰。仁人心也。

此語極親切有味。心自是仁底物事。特患存之之難耳。人能持敬以涵養此心。不至自戕其生理。則心之既存。自然慈祥愷悌。純是太和元氣發生出來。尙何患其不仁乎。故又曰。學問之道在求放心。

問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朱子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智較義更是截然。更是收斂者。蓋彼雖聰明用事。似乎發洩於外。然而只知得是非。則智之本量已盡。更無別作用處。非

如仁義禮之或溫厚。或剛斷。或發揮。尙有許多施爲也。故彼只知知得是仁。不是仁。是義。不是義。是禮。不是禮。是非既定。便自截然了。當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主張矣。豈不收斂得更快。此智之所以屬陰屬順也。

朱子曰。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又曰。仁是箇溫和底意思。義是箇慘烈剛斷意思。禮是宣著發揮意思。智是收斂無痕迹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而聖門卻只以求仁爲急。緣仁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而成始。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



不窮。陷合無閒。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

此三說皆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也。首一說言仁之界限宜清。中一說言仁之功用甚大。後一說言仁必與智陷合而後爲發動之由也。蓋仁無所不包。當并義禮智合

觀之。然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隨處發見。處各有界限。見得分明端的也。否則雖知仁之爲井包。而何以知其時措之宜。各不相侵乎。又仁無所不貫。而仁義禮智四者亦各有意思所在。如仁是箇溫和義是箇慘烈剛斷禮是宣著發揮智是收斂無迹。吾性中底意思各不同也。而聖門必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居其先。爲三者之統貫。無仁則禮義智皆不能行。有仁則禮義智自然充裕。故惟常存得溫厚和藹底意思。酣暢飽滿於中。則隨感而應。施無不宜。或宣著或剛斷。或收斂自然。而然雖不相侵而實相成矣。又仁爲元善之長。實首四端。而智則天地正固之理。所謂貞者事之幹也。故能成終而成始。夫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元氣雖貫四時。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所以仁智交際之閒。乃萬化之機軸。惟有其發動所由。然後此理之運轉。循環不窮。而其脈絡之通。亦陷合而無閒。若不貞則無以爲元。信乎智之能成終始而又仁之所自出也。合觀三說論仁之旨。孰有外於斯乎。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朱子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

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

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

五性有仁義禮智信。今言四德而信不與者。蓋信是以誠實底意思貫徹此四者之中。而後仁義禮智乃爲實有。而非假設也。四德非信不行。而信已藏於四德。尸矣。卽如金木水火土。

五行也。而非土則不足以載木火金水四者。又如土於四時。無定位。無專氣。寄王於四時之季月。每季各十八日。或謂戊己屬土。故王於戊己。然土位中央。季夏居一歲之中。又當火金子母之候。是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此所以成五行之序也。月令之載中央土。以此觀

五行之有土。王於四時。而五性之有信。貫乎四德。亦猶是矣。

朱子曰。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

物物具有知覺。皆能運動。如飲食。牝牡之欲。其蠢然者。若與人無異矣。而

人之受天地清淑之氣。稟仁義禮智之德。凡飲食男女之類。為能以理制欲。而粹然於中者。物則無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此有無之閒耳。若併其有者。而亦無之。又將何以自別於物類哉。

朱子曰。無私以閒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

仁者。大公無我之謂。

也。若少有已私以閒之。何以能公。故惟無私則公。公則仁矣。如水本流通之物。中間略有阻隔。便流通不去。已私之障塞亦猶是也。打併了障塞。則心體廓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豈不滔滔地去乎。學者當知所以自克矣。

或問仁。朱子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

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

復禮。私欲盡去。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此指出仁之氣象。使知實用其功也。四德之理難看。四時之氣易看。故欲知仁者。只就氣上看便見矣。如元亨利貞。非四

時之氣乎。然亦未可輕易看過。且如春夏秋冬。備四時之氣者。即所謂元亨利貞也。春時。乾元坤元。資始資生。盡是溫柔和厚之氣。充滿流動。而人得之以為仁。溫厚和粹。便是這春生氣象。至於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鼓舞浹洽。以成就乎其中。而仁者愛人利物之

心則亦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復工夫，乃私欲盡去，天理流行，純是溫和沖粹之氣，而吾心全其生理，則萬物皆有生意，是亦春時氣象，貫夏秋冬，而全體乎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豈難知者哉。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朱子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

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芎藭茯苓所可補也。

人止一心，安有上下，必欲以形而上下論，則如肺肝五臟之心，實有

一欲可指似形而下者，至所謂操舍存亡之心，自是至虛至靈，空洞無物，而極其至，則可以彌綸天地，囊括古今，神明默成，不可窺測也。由是觀之，五臟之心，偶有受病之處，猶可用芎藭茯苓等藥驗症以培補之。若操舍之心，一有受病，便邪氣交侵，元神斲喪，雖有虛扁末如之何，豈用藥所可補乎。

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形而上者謂之道，性即理也。故心比之則微有著迹。

若比夫氣之運動者，如耳能聽，目能視，手能持，足能行之類，自然又靈活不滯，無可捉摸也。然則形而上下固可不論，而但當求爲神明不測之心，毋徒如肺肝五臟局於一物焉則幾矣。

問：人常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朱子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

無事時虛明不昧者，本體洞然，所謂在天之靈也。故便是心而非氣也。然心何以能虛明，緣此理具足，蘊於中者無少欠闕也。故便是性。至於感物

而動則非性也。而已發而爲情矣。此心所以統性情而體用具攝其中也。惟橫渠說得最好。其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者。一則言其形體。一則言其周流。此釋天與道名義蓋總說也。其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一則以理託氣而附著。一則以理託氣而運行。是就人物上說。此正釋性與心名義也。觀此而可曉然矣。

朱子曰。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性蘊

於中而難知。情發於外而可見。故本性而發爲情。因情而驗得性。又因今日之情。驗得本來之性。此可見道之體用。即在人之性情。而凡戒懼慎獨於未發已發之交者。自不容已矣。

朱子曰。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儻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耳能聽。目能視。手能持行。皆小體耳。而心獨爲大體者。正以其有主宰之謂也。然使靜時爲塊然之心。至動時方能應用。則

何以立天下之大本而行天下之達道乎。故所謂有主宰者。動靜皆然也。言主宰則凡其混然體統者。蘊之爲性。發之爲情。皆有以筭攝之。而無不具在其中。又豈儻侗一物。而於性情全無區別哉。此吾心之所以靜爲存動爲察。而君子務先立乎其大也。

問。心性之辨。朱子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心如五穀種子。有此種則包裹生理在內。便是性。陽氣發生。敷榮條達處。便是情。所謂未發之前。種種胚胎已發之後。盤盤皆穗。推而論之物無不然也。而心性情蓋可知矣。

朱子曰：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

天命之性，有非形容贊歎所能盡者，非空虛渺冥之謂也。只將骨子實頭處闡發出來，明白透亮，使從事性學者得所據依，有實地可以用力，乃於言性爲有功也。實地者，何仁義禮智四字而已。只此四字，蘊蓄無窮，發揮不盡，學者

能因言以求其意，而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者，實可返求諸己，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異人任矣。

朱子曰：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

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麤者也。又曰：舍

心無以見性，舍性無以見心。

此解性、心意、情、志、氣、六者之義也。性卽天所賦之理，萬物同出一原，非有我之得私，稟而受之而衆理具足者也。心則一身之主宰，而凡物皆供其役，使其筦攝者也。意者，心方萌而發爲意，尙

在念慮之微，情者，心方觸而動爲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向，比於情意二者，又較著力矣。氣者，卽吾之血氣，從心運轉而充溢乎百體之間者也。比於五者，則屬之形器而較爲麤迹矣。凡此皆人生所自具，而心與性爲尤要焉。是故養性端在存心，舍心卽無以見性，而盡心由於知性，舍性亦無以見心。心一肅則知性，知天舉凡意、情、志、氣，莫不受治。噫！此吾人一心所以統攝乎性情，而意於此誠，志於此持，氣於此養也。心之爲用大矣哉。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

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爲

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

仁與道原有分別。蓋道者統全理而言。仁是道中一事。卽如道路雖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可通。學道者從仁亦通得去也。故中庸分言道

德。以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爲五達道。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正以君臣等各當盡道。而德則所以行此道者。如止仁止敬之類。只可謂德。不可謂道也。然則道統其全而仁特一事。於此可見矣。

朱子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朱子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

程子

言敬曰主一。曰無適。曰齊莊整敕。然總會之。只是不放肆底意思。言誠曰自性言之爲誠。曰閑邪則誠已存。又曰誠之道在乎信道篤。然細參之。只是不欺妄底意思。學者欲實下工夫。亦由辭以得其意焉可矣。

問道與理如何分。朱子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卻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

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道是路。理是條理。固是如木之理。成文不亂。然理卻與道微別。道者綱綸布護。流動充滿。實包得大理。卽道中之理。脈絡分明而已。觀子

思子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是爲道之宏大也。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是爲理之精密也。

朱子曰。道訓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康節云。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

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道者日用事物所當由。所以訓路字。如人所共由之路也。理則各有條理而不亂。各有界瓣而不侵。故理之所在。卽道也。康節亦謂道如

道路之道。雖屬無形。而行之見於事者皆形也。是以坦平正直。昭然共見。卽有未知由者。亦可問塗於所已經從此而升堂。從此而入室。蓋千億萬年間行道之人。未有不知其歸者。獨奈何舍正路而弗由乎。

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盛。不其恕乎。

此卽天地之道。明忠恕之義也。維天命之流行。實於穆而已。不其爲天地之忠乎。而在

學者爲盡已在。聖人爲至誠無息者可知矣。天地變化。和氣感召。而草木蕃盛。不其爲天地之恕乎。而在學者爲推已在。聖人爲萬物各得其所者可知矣。

朱子曰。程子穀種之喻甚善。有這種在這裏。何患不生。

此見人心之可用也。程子曰。人心如穀種。此喻甚善。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自有生以來。便具一箇生理在內。故此心如五

穀種子。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漸而萌芽。漸而滋長。漸而發華啓秀。斷不使草萊之害嘉種。將見其生生而未有已也。然則有這種在。何患不生乎。如或挫折其芽而不知護。蔓延其草而不能芟。是自棄其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顧具此美種。曾莢稗之不如。遂使此生有用之心。不至如槁木死灰焉不止。吁。可慨也夫。

朱子盡心說曰。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牯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卽事卽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

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

至八無外者天也。而性中健順五常之德爲稟其全。故人心虛靈之體。萬理具

足。廣大無際。廓然亦無限量。與天相肖。惟其梏於形器之私。局於形而囿於氣。滯於見聞之小。縛於念而牽於欲。故心以有所蔽而不盡。苟能窮究事物之理。由物格而知至一日豁然貫通而無所遺。則有以全其廓然之體。復其本然之初。而盡心由於知性。知性可以知天。凡吾之性大無外。心大無外者。直與夫天大無外相肖而不違。蓋卽此而一以貫之矣。

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

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

天地間萬事萬物。皆可隨時度勢。權宜變通。所一定不可移易者。理而已。蓋理之所在。若著些安排意思。則未免阻滯。若著些夾雜意思。則未免游移。惟見得既真。絕不容毫髮私意於其間。所爲

響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而毅然獨行其是。則可以慷慨於心矣。夫心之所同然者。理也。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又安見先聖後聖不若合符節乎。必如此方是學問究竟處。而得所歸宿者也。

朱子曰：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

模之廣大。曲折之精微。當必有以自得之。

道之體。天命之性是也。道之用。率性之道。修道之教皆是也。其理淵深微妙。難以驟窺。而聖經賢傳之所發揮者。則甚明白而可考也。惟虛心則不以先入之見爲

主。靜慮則不以浮動之氣相參。將聖賢之言。返身自驗。使視聽言動。合乎天則。子臣弟友。循乎天理。道之全體大用。時時呈露於日用躬行之間。則夫規模之廣大。如發育峻極之體。吾德性中自具者。有以會通而無蔽。曲折之精微。如三百三千之用。吾問學中宜盡者。有以



周悉而無遺道之體用當必有以自得於吾心而聖賢所言者果非紙上空談矣。

朱子曰：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道者理之總名，如言聖人之道，君子之道，以其通行於上下古今，爲人物所共由之路，實該衆理而總名之曰道也。理者道之

細目，如仁義有仁義之理，禮智有禮智之理，推之孝弟忠順之類，一事各有一理，不相淆亂，乃就道中之條目，細加剖別出來，故謂之細目也。所謂性者，卽天所賦仁義禮智之理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與生俱生，故不曰理而曰性，以其見於所行之事，各有條理，故不曰性而曰理。要之道也，性也，理也，分或合，或體或用，各隨所在而言之，皆繫攝於吾心，以因應乎萬事而窮理盡性之功，誠體道者所宜盡也。

朱子曰：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

道者人所共由之路也，其大本則原於天命之性，仁義禮智具於吾心，夫豈別是一物哉，但於日用行習之中，隨其當然之事，返觀而內省焉，久當自見其所以然而不容已者，然非有實體之功，雖略見髣髴，亦豈能有所得乎，必也虛心以尋求之，游心以涵養之，積其操存省察之功力，庶幾有得於己而不爲虛見也，如顏子竭博約之才，而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而後能唯一貫之傳而無疑也，欲有得於道之大本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乎。

朱子曰：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理，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

此欲人真實體認道字也，道不須求之幽隱，向別處尋討也，蓋只此道理須臾不離，非是別有一箇道理。

忽然有見於目而可得而攫拏之也。如是見道，是異端虛妄之見耳。豈聖賢之所謂道乎？聖賢之道，只是日用道理。如此則是，如此則不是。是事理會得一箇是處，此卽道之所在也。如手容恭，則是不恭卽不是。足容重，則是不重卽不是。推之，事事皆然。道豈在別處尋討乎？

朱子曰：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

此見性善而情亦善也。人生之初，物欲未染，天理常存，所謂赤子之心是也。仁義禮智渾

然在中，不以未感而淪於無也。及其有感，則仁而發爲惻隱，義而發爲羞惡，禮而發爲辭讓，智而發爲是非。無所假借，無所矯揉。若火始然而泉始達矣。未發而渾然天理性也。中也，天下之大本也。隨感而此理便發，情也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君子之戒懼慎獨，致中致和，亦求無失其生初之理而已矣。

朱子曰：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則道之或存或亡，係焉矣。夫人一身，既係斯道之存亡，而可遠人以爲道乎？

朱子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

卽物卽道，無乎不在。吾人當勿忘勿助，私慮淨盡之後，心目閒活潑潑地，全是

天理流行，其意象正如是耳。固非待有見於外，而後能自得於中也。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

道者天下之公理，天地古今皆道之所在也。其間是非可否，萬有不齊而

決之於公則於道無不合者。故言道者亦決於公而已矣。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凡所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生一物便各與一无妄之實理。惟各具有實理。所以生生不窮。而萬物無不遂其安全也。天之

體物不遺如此。然則仁之體事無不在者亦可見矣。

朱子曰。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

人之生也。感陰陽之氣以成形。而後有此身。然但就此身觀之。只是箇軀殼。若論此身之知覺運動處。實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徹內徹外。

而人生百年。日在氣中也。人苟知所以愛身。可不思此氣之充塞於天地而善其養哉。

因說神怪事。朱子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天地之心平而已。人心平。鋪著。則順乎天理之自然也。彼魑魅魍魎。一睹光天化日。且潛蹤匿影之。不暇。

而何所容其奸乎。若做弄。用機巧。滿腔是人欲私心。則我雖人也。而此心實鬼怪百出。險巇萬狀。彼為鬼怪者。安得不出以應之。是自招也。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人而不語神。要能自平其心而已。

朱子曰。大抵天下事物之理。停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為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

對。配偶也。天下事物之理。調劑停當。絜量均平。有一則必有對。無無對者。惟道則無極太極。至精至粹。無可比而偶之。為無對焉。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形上謂道。形下謂器。是亦道與器對而未嘗無對也。對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

人心之體。虛靈不昧。故此心之靈。動處無不各具知覺。其覺於理者。道心之真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之妄也。此危微

之幾。學者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謂物必有則。以物之理言也。又曰。形而下者謂之器。謂具體成質。以物之物

言也。要之。理寓於物而無形。物本於理而有象。故張南軒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之上下而言之。道雖非器。而道必託於器。禮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道託器而後行。器得道而無弊。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滯於有。故朱子解此。亦不離物而言也。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閒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閒。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以形言者。謂事物物。皆有其

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卽事卽物。便見得此理。故此言最的當也。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設若有形無形言。便是物與理相閒斷了。夫明道所以謂攔截得分明者。只在上下之閒。分別得道器界止明白。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故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指器爲道。而道滯於有。離器言道。而道淪於無。豈所謂形而上下者哉。

朱子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又成苟簡卑下。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稍只是謾人。聖人說。下學上達。卽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

道理不離日用工夫卽在平常。

故只是眼前切近處也。夫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聖賢事業。便是這道理。欲求道理爛熟。只就切近處。猛省向前。行到熟處。見地自高。踐履自實耳。但學者卻有兩弊。有說近處行。便是者。行之不極其盡。則道理虧欠。又成苟簡卑下。過卑之見也。有說離了切近。向別處尋求道理者。理既不是。便踰閑敗檢。下稍只是謾人。過高之見也。惟聖人說出下學上達。最是實落功效。下學者日用人倫之事也。上達者天理也。理只在事中。故卽此切近工夫。做到純熟。愈平易愈精微耳。然則聖凡之分。爭箇熟與不熟者。凡人必待思勉。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從容而中道也。人可不學爲聖人哉。

問。萬物粲然。還同不同。朱子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萬物粲然。琴絲亂緒。那得盡同。而其理則一而已。然道理雖同。其所處之分。自各不同。惟分不同。則當隨物觀理。以應之。如君臣有君臣之理。仁敬是也。父子有父子之理。慈孝是也。以此類推。一物有一物底道理。萬物有萬物底道理。其粲然者。仍歸於一而已矣。

朱子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閒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

凡未發者皆其性也。卽夫日用之閒，渾然全體，如川流不息，天運不窮，所以體用精蘊，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閒，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此卽道體之流行，示人以存養之方也。道無乎不在，通天下六合九州之內，純是箇天機活物。

鼓動流盪，發用不窮，無閒隙可容止息也。自其已發者而言之，則已發者皆喜怒哀樂之心所著見，自其未發者而言之，而凡未發者皆吾無所偏倚之性也。卽夫日用之閒，其統體則渾然具備，其散殊則如川之流而不息，如天之運而不窮，所以體用無遺，精蘊咸貫，動靜迭運，本末兼該，洞然無一毫閒隔。而道之察上察下者，鳶飛魚躍，隨其所觸，朗然於心也。其天機之發用有如此，然則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道何嘗一日不在人心哉。是所貴乎善體之者。

朱子與湖南諸子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

此書言所見貴精，而後加功之有地也。朱子自言前此之時，於未發已發，認作此心流行之體，又認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者，皆所不合。及觀程子文

集遺書諸說俱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時爲未發。則知當此之時。此心寂然不動者。卽其體。而天命之性備具。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中者心之所以爲體也。及其感而遂通。則喜怒哀樂之見於情者。此心隨處發見。卽其用焉。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者心之所以爲用也。此以知人心之正。實動靜該寂感而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情性之德然耳。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

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

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

然未發之前所爲寂然不

動者。本然之體。既不可尋覓。已發之後。所爲感而遂通者。自然之用。又不容安排。但平日持其敬深其養。加功既至。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膠擾其中。則其未發也。澄淨如鏡之明。靜深如水之止。而其發也。自是乖戾不形。無不中節。此是裏面本領工夫。卽至外來隨事逐物。亦必以是爲省察克治之本也。夫然後於已發時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作何氣象。固亦可想見而默識之矣。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

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卽在致知。蓋爲此也。季明名昞。故程子之答蘇季明也。論辨極詳。其言不一。而其旨惟一。敬曰敬所以中。曰致知在敬。曰涵養用敬。蓋爲此也。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而乃有以行天下之達道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

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

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

不可以不審也。

向來講論思索。只因執心爲已發之見。遂以人生知識。無頃刻停息。一向從察識端倪處。下工夫。於程子所謂涵養。於未發之前者。不曾尋求。故闕卻涵養一段工程。究竟胸中既覺擾擾。云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內無深潛純一之

味。外無雍容深厚之風。所見一差。害乃至此。此處誠不可以不審處也。

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

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

程子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處卻指心體流行上說。非是。事物思慮之交。與中庸未發已發之義。文意不相符合。故因其未當而正之。特不可執一言而盡疑其誤。亦不可因未

當而不究其所指之各有不同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

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原性始也。乃程子又曰。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說性便不是性。正見專言性不得也。大抵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者。專言之則亦無體段。可以名狀矣。誠知夫性情之妙。斃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徹於敬。則所見既精。雖不言性。而無非性也。



# 續近思錄卷之二

## 論學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非學無以入道。希聖希賢。其功具在。知所適從之路。得其進爲之方。然後可以言學。故備著之。以俟天下後世之立志能自奮者。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

孔子自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其所志者。乃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時便斷然欲學聖人。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故終造到聖人地位。蓋孔子是生

民以來未有之人。其志亦是生民以來未有之志。吾輩今日讀書。便當思所志何志。所學何學。若立志不定。終不濟事。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學者急宜猛省。

朱子曰。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祇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

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有資質而加以學。其進殊未可量。蓋資質是全靠不得底。倘靠著自家明敏。便不肯去學問。如此稱場下來。聰明日塞。一日且將大不敏矣。故雖資如聖人。亦必好學以考於

古。下問以參諸今。若只就自家杜撰。更不加學問之功。便是凡下之品。豈可以爲聖人。須知聖人所以成其爲聖者。非有他法。亦不過祇是好學下問。知而益求其知。能而益求其能耳。如聖而在上者。莫如舜。然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是其好學下問也。聖而在下者。莫如孔子。然當日問禮老聃。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是其好學下問也。學者自思資質何如大舜。孔子以大舜孔子。尙且汲汲皇皇。不自滿假如此。況萬不逮於二聖者。而可不汲汲皇皇。以從事於學問之功乎。

朱子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閒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靠得。然其工夫。亦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作。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

從來剛強不屈。一邊人最不易得。故夫子由中行而思狂狷。以今看來。這聖賢道理。如許重大。若非剛硬立得脚住。有力量的人。必不能有所成就。孔曾思孟。一脈相傳。皆如此。剛果決烈。方成大聖大賢。而道統賴以不墜。若慈善柔弱的。便就擔當不來。無濟於事。況世道衰微之時。尤喫緊要。此等人硬著脊梁。獨往獨來。無所屈撓。於世閒禍福之遭得喪之數。一不以動其心。這道理方靠得著。不至隨運會變遷。然能有此氣象者。只在平日工夫。自反常直。毫無私曲。仰不愧。俯不作。其氣既充。自然正大光明。浩乎常伸。有千萬人吾往之概。固不在他求也。學者欲立志爲聖賢。當先學箇樣子。曾子之所謂宏毅。孟子之所謂至大至剛。皆是箇做聖賢底樣子也。

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只引成、闕、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人性本善，皆可以爲堯舜，但人不自認，又不肯信，所以爲之不力，終覺敗落下來，故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正是第一

義。教人向自家身上尋討，苟於此看得透，信得及，則當下便是聖賢，何處容得一毫人欲之私在心中做病痛耶？若信不及，則又有第二節工夫，如所引成、闕、顏、淵、公、明、儀說話，須如此發憤勇猛向前，以聖賢爲必可爲，毋少逡巡畏縮，日用之間，覺得有一毫人欲之私，即便遏絕，不令停頓容留，此便是真實下手。聖賢可學而至，此外更無別法，蓋人必有這一段奮迅興起念頭，方可下得實地工夫，不然，遷延委靡，終是畫脂鏤冰，究竟一生虛浮，全無真實得力處也，其能免於庸下之歸哉。

朱子曰：學不要窮高極遠，只言行上檢點便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

道不遠人，故君子爲學，曷嘗有窮高極遠之事，令人無所依據，以爲從入之端，惟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在言行上檢點得分明，便是至平至易，日用切實工夫。今人論道，又別是一種話頭，只論

理之所在，而不論事之當爲，只說心之所在，而不說身之所歷，其說至爲高遠，而蕩然無據，不可執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道非其道，而學亦非其學矣，其誣世而惑人，也不已甚哉。

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伊川先生程氏名頤字正叔。尹侍講名洙字和靖。朱子謂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殊途。而吾人爲學當知所向。伊川先生有言。昔之學者處其一。今之學者處其三。有詞章之學。如班馬之文。李杜之詩。是也有訓詁之學。如孔穎達。鄭康成之釋經。是也。至儒者之學。則以傳聖人之道。而非詞章訓詁所得與焉。故欲通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亦云。學者非他。所以學爲人也。人必至於聖人。方爲人道之盡。則能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豈有加乎此。可見不學爲聖人。不可以爲學。且並不可以爲人。觀二先生之言。其所以示人者。可謂至切要矣。學者其可不加體驗之功乎。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今都蹉過了。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栽

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

古人小學之教。自能言時。一歲有一歲工夫。從少養成德性。到得後來去學。便易成就。今人都蹉過了。欠此一段工夫。然莫謂時過難學。但肯立志用功。只據而今目下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一

力向前。莫少退步。栽後來爲聖賢根株。補前日做孩童欠缺。則亦未爲晚也。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全無發憤念頭。究至老死無聞。空自枉過此生。雖聖人其能如彼何哉。

朱子曰。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無一事不學。無一時不學。無一處不學。

學無止境。所當加時習之功。使其心惟在於是。而不知有他也。

故無一事不學。如處富貴賤之類。無一時不學。如終食不違之類。無一處不學。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類。蓋道理所在。無事不有。無時不然。無處不寓。必如是。學方可無一息之閒斷也。

朱子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

知以理言。能以事言。理有所未知。則必求其知。事有所未能。則必求其能。是之謂學。若已

知而益求知。已能而益求能。孳孳而不已焉。是之謂習。蓋天下鮮生而知能者。而所知所能。又恐閱時而或忘。故人不可以不學。而學尤不可以不習也。

朱子曰。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

天下事物之理。欲其能明。又欲其能行。二者不可偏廢。徒明不行。則雖知

其理而不能履其事。是明無所用。不過空明而已。未可以爲明也。徒行不明。則祇率其妄而不能見其真。是行無所向。不過冥行而已。未可以爲行也。此明善誠身之功。所以必交相爲用也。

朱子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

居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窮理則物不遺。而識日長。然惟居敬而後窮理之功有所施。惟窮理而後居敬之心益以密。二者交相爲務。而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

古人之書。所以講明此理。而理又見於事爲之間。學者讀書。既窮究乎理矣。尤必博觀古今聖賢所以處事之方。其經權常變

適合乎理者若何。如此方始有實得於心。而不至爲空疏無用之學也。

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朱子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

將去無致知一段。

涵養者存心之功。窮索者致知之力。二者相須不可廢一。如車之行有兩輪。鳥之飛有兩翼。缺其一則車不能行而鳥不能飛矣。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內外交養本末相資之學也。如溫公只率其

資稟之好。恣行將去。全欠致知一段工夫。究竟見理未明。即其以正統屬魏。以孟子爲可疑。皆不能無偏蔽處。故格物致知爲夢覺關。學者所當用力也。

朱子曰。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學問之道。知行二者。缺一不可。蓋實相須爲功者也。

知非行則無所見功。如目之無足不行也。行非知則昧於所往。如足之無目不見也。故論先後之序則知爲先。必知之無不明而後行之無不到也。論輕重之數則行爲重。必行之無所遺而後知之無所負也。此君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學也。

朱子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尙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吾人爲學。知之欲其明。而行之尤欲其篤。方其知之。

既識其理之當然矣。如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之類。而行未及實踐其事。則所知者尙淺。猶屬意見。懸想一邊。及既親歷其域。而孝於事親。忠於事君矣。則知之益明。眞見得有事親不得不孝。事君不得不忠者。而勇往前爲之愈力。不能自己。非復前日之意味矣。故論先後則知爲先。而論輕重則行爲重也。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閒。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私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蓋敬以直內。即

尊德性工夫。戒懼慎獨是也。義以方外。即道問學工夫。擇善固執是也。敬該動靜。義兼知行。聖學要領。只此八字。故一生用之不窮。程子嘗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即斯意也。

朱子曰。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

爲學工夫。不外擇執兩端。學者舍此

而外。便無入德之方。如窮格天下事物之理。以推致吾心之知。此是擇善邊事。至於實其心之所發。而使意無不誠。端其身之所主。而使心無不正。立其極以爲家國天下之所觀法。而使身無不修。此則固執邊事。蓋始則在於能擇。既則在於能執。亦必執之事盡而後擇之。功全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者。惟此而已。

朱子曰。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

之端。

爲學之事。雖是無窮無盡。然其要只在明明德一句。蓋德者。天之所以予我。而我之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全恃此虛靈之體。君子存之。不過存此本然之明德。以日進於高明。小人去之。亦止去此本然之明德。以日流於汙下而已。人患在不能自覺其非。

故德無由明耳。若能一念竦然。見得自家有不是處。則卽此一念之明。便可革其舊染之汙。而復其本然之善。而明之之端在我矣。爲學執有外於此哉。是故自是之見。誤人不淺。學者所當深省也。

朱子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古人爲學。不但是讀書。讀書其一事

耳。然去古既遠，聖賢言語，惟寄於書，故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但不可徒事口耳之功，須知古聖賢教人，大意所在，只是誠正修齊治平數端，所謂學者，是學此等工夫，要逐件從此理會，若不讀書，便不知身如何修，家如何齊，國如何治，豈不誤了自家一生？今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當如此有許多事，說齊家治國處，便當如此有許多事，節節俱在那上，自家都要一一理會排定，停停當當，在這裏來，便應將去，可見無一不是教學者底樣子，無一不是學者當做底樣子，必能從此著實用功，方爲讀書有益，不則將聖賢言語，徒向紙上看過，竟與自家毫無一些干涉也，豈所以爲學哉。

朱子曰：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明義理，或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

進之易耳。

河南夫子，謂程子也。程子嘗言或讀書以明義理之指歸，或尙論以別古人之是非，或應接而處事物之當否，此三者，或之於古，驗之於身，皆格物工夫所不可闕者也。能如此，則物格知至，見之明，自行之力，而遇事不患其不立矣。然欲從事格致

之功，又非可以浮鶩紛馳爲也，必須屏絕外好，專一其力，不使少有所分，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庶乎其進之易耳。學者若不從格致做工夫，將冥然無主，吾不知其所操，以爲應酬之地，而好異者，又欲屏去事物，尙言頓悟，其不流爲異端之學者，幾何哉。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學者最忌

自欺。若此念有一毫未淨，雖終身爲善，究竟未曾實用其力，不過苟且徇外而爲人而已，須是打疊得淨盡，使吾意無一之不誠，而後實爲善，以去惡，此心始可得而正。蓋誠意是人鬼關，必須用一刀兩段工夫，決絕斬截，過得此一關後，方可進步有爲。故君子必戒欺，求慊



而慎獨以誠其意也。

朱子曰：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

人之一心，至虛至靈，乃天所以與我，而天理之所在者也，不用則常塞而昏，用之則愈開而明，但當時時提醒，抖搜精神，終日之間，著意用力，毋令昏味懈怠，自然看得無限文字，窮得無限義理，若徒爲懶倦，不自振奮，一味放散，將去，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即看文字，俱無分曉，窮義理，俱無著落矣。夫以有用之心，而聽其昏塞至此，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閒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悵悵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

聖門教人，不外博約二端，始從下學，日用工夫，以達到上

達精微地位，其閒循循漸進，自有次序，故人之從事於學者，博而有要，而不失之汎濫，約而不孤，而自得其條理，無妄意凌躐等之弊。此學之所以多有成也。今之學者，則反是，其高者好談幽渺，淪於空幻，而全無下學之功，是知所以爲博矣。至卑者專事口耳，溺於見聞，而昧乎上達之要，又不知所以爲約焉。是於聖賢之教，均失之矣。則第見其悵悵然於所之，而終不得所歸指也，亦何用有是學哉。

朱子曰：學者博學，守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博約者。聖門之教。夫博則無可爲約。既博則又

當反約。蓋先王詩書六藝之文。皆後人之所當學。誦習其辭。講究其意。亦云博矣。而無以約之。則汎濫不知所歸。非所以爲學也。故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將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夫至約者何。禮是也。禮之爲言履也。言昔之所誦說者。無非爲力行之資。至是可實踐之而履其事也。若徒博而不知約。則止誦其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雖多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緝

將去。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周頌成王之言。朱子引之。言天生人而予以心。本自光明。不容一些蒙昧。只爲利欲所引。遂至昏蔽日深。所當用學問工夫。纔覺有利欲之念。即便盡根掃除。還我本體光明。而令其緝續將去。以至無時不明。此卽大學明明德之事。而

盤銘所謂苟日新日新又日新之意也。

朱子曰。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儉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吾儒之學。必以忠信爲本。而講於義理切實之功。以求其所爲正心

誠意者。自道學不明。人心日壞。相沿已久。爲士者不務爲誠慤篤實之行。而狃於儉薄浮華之習。於是欺詐叢生。巧僞百出。浸淫成風。漸不可返。有心斯道者。正不得不思所以挽救之也。

朱子曰。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

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

而已。

人必心常存而後能明於理。君子之學所以戒謹恐懼者。正欲存此心以明此理耳。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渾然常自流通。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此惟天地聖人爲然。蓋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能與天地同體。而不待思勉。從容中道。要亦只是此心常存。此

理常明。而無一息之閒斷也。若賢人必待戒懼而後存。衆人則不能戒懼而不存。所以相異而不同者。只爭這些子境界之差而已。夫聖人不易至。而賢人則可勉。學者須用戒謹恐懼之功。以求得乎此心。此理之同。毋如衆人之陷溺而不知返也。

朱子曰。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

學問思辨力行。五者不可缺一。吾人當爲學之始。便須實致其功。久

之見明。守定乃可以變化其不美之氣質。而入於

道德之途。聖人教人。不過如此。學者宜用力焉。

朱子曰。思索譬如穿井。不懈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

學而不思則罔。故當用慎思之功。然思索須著力磨刮。孜孜汲汲。不可少

有懈怠。久之念慮清明。自然可以見道。譬之穿井。只管向前去穿。不肯歇手。便得清水出。其先亦須是混

濁。到後漸漸刮去。卻自會清。非一刮便得清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亦在乎力之精專而已。

朱子曰。大凡人心若勤謹收拾。莫令放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人之

操則存。舍則亡。一逐物於外。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多。不得其正矣。若能勤謹收拾。常存不放。將不正之端自絕。何從而啓。然要在真箇捉得緊。使無一些放鬆。果能如此。雖半月之閒。便可見驗。其效甚速。此吾儒存心之功。所以必有事於主敬也。

朱子曰。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

人心只爲一向馳逐將去。故於閒事卻熟。於道理卻生。若收斂此心到純熟後。自然念慮清明。有豁

然可見理處。蓋熟則心專精而不紛馳。微細而不浮暴。故可以見理。大凡人之不能見理者。只緣平日心麤故也。收其放心。時時操存。則自精細而無不熟矣。

朱子曰。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

兩件方是兩件。

人只有此心。若被閒思雜慮占住了。雖有道理亦沒處安頓。蓋理與欲不並立。必須打疊得此心乾乾淨淨。便無一些閒雜紛擾。然後用以求理。此理方爲我有。得一件卽是一件。得兩件卽是兩件。積之既久。則中心純一無適。非天

理之流行而思慮之紛擾者。不待打疊之。自不知消歸何處矣。此學者所以必用主一之功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看時有書。看過則如無書。讀時有書。讀過則如無書。想時有書。想過則如無書。或作或輟。工夫全不接續。所以終不到得力處。抑知聖賢之言。

其味無窮。探討不盡。一刻也不容放下。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如在目前。行吟坐想。若此則道理爛熟胸中。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不難以我之心。上合聖賢之心。斯稱善學者也。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凡人止有一心。用於

此必荒於彼。學者若果眞實做爲己工夫。則此心刻刻在義理上。何暇理閒事耶。惟其不肯爲己。故日用之間。其心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且於義理卻生而不入。於閒事卻熟而日深。卒之義理之念。全爲閒事所移。而學亦因之俱失矣。何若掃開閒事。專其心於爲己。庶

所得於義理者  
不既多乎哉

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卻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

處事必以理而始善。而理必以講而後明。學也者。正所以講明道理而處乎事者也。故學則見事無非見理。而處之各得

其當。不學則心地全不分明。以之看理。便局於一偏而不恁地周匝。拘於狹隘而不恁地廣大。出之羸率而不恁地細密。而應事遂多舛錯矣。豈知此理不是從外來底。乃自家合下生來固有之物。堯舜性之。此理完完全全。一些無失。故不假修爲而行。無不得。湯武反之。便已有些子失。但能修身體道。以復其舊底。所以堯舜揖讓。其處事純乎天理。湯武征誅。其處事亦合乎天理也。夫所謂學者。正欲學以復其舊底而已。蓋人之生也。此理受之於天。向也交割得來。本自完全無欠。因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以至於失之。可不汲汲自修。法湯武之所爲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而不得不學也。倘不學則理無所得。只是硬爲隄防。處事全不見理。一向任私而行。平時或可勉強支持。至當事變之來。而惶惑不定。茫然無所措其手足矣。故知非明理之人。不足以處事。而非善學之人。尤不能以明理也。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

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聖門教人惟此日用常行工夫如戒懼慎獨之類甚覺淺近人人可爲然推之理則大本達道卽此而在無所不包無所不貫而充廣其量自與天地同其廣大故極其功用

所至可以爲聖爲賢而位乎天地育乎萬物無非此理之相爲流通而已豈別有所爲高遠難能之道哉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又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富貴

貧賤乃人生取舍大關鍵所在人情貪富貴而厭貧賤此處立脚不定則天理人欲界限已不分明入門便差後來無限工夫俱做不得了又貨色兩關吾輩最易失足須當下便與斬絕若少有遷就打不透則一生活用品俱從此喪更無話可說矣所以學者須當掃開心地潔潔淨淨立定脚跟穩穩當當將來希聖希賢事業始可向此中做出也

朱子曰人之爲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爲物之所轉則其日用之閒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

所能淫貧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

心者所以爲應事接物之主不能有以自立一當事物之來而在我無權遂爲其所轉移而不覺故爲學之道必用主敬窮理之功所見旣明所守旣定至於能自立其心則

日用酬酢之際有所以貫乎事物之中者隨其所遇而卓然有主任富貴貧賤威武之紛乘自可坦然處之而不能以搖撼我矣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亦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

聖學精深豈可淺測然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此學者之加功所以不可躐等而當循循有序也

苟不始於近者易者輒馳心乎遠且難烏見其能有得乎

朱子曰。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不得。不肯做工夫。大抵學者之病。只有二端。一是看聖賢太易。以爲古聖賢只此便是。不消用力。故不肯做工夫。一是看聖賢太難。以爲自家做不得聖賢。無處用力。故亦不肯做工夫。然人皆可以爲堯舜。未有自家做不得聖賢者。但人皆可以爲堯舜。不是生來便是堯舜。則亦未有聖賢只此便是者。故必去此二病。然後可以爲學。

朱子曰。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

損益相萬萬矣。

天文如日月星辰之類。地理如五嶽四瀆之類。禮如吉凶軍實嘉之類。樂如五音十二律之類。制度如車服器用之類。軍旅者。行師戰陣之事。刑法者。明罰敕法之事也。爲學所以適川。故凡內而治己。外而治人。明其理。習其事。正自

多端。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以及軍旅刑法。無非著實有用之事業。皆學者所當引爲分內。而不可有一之或缺者。是以古人立教。其於道德根本之務。固所當急。亦必使之習於六藝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者。正以學貴適用。吾儒經世偉抱。端在於此。視彼玩意空言。務華鮮實。徒於篇牘之間。較工拙者。其爲損益。豈不大相懸殊哉。學者當知所從事矣。

朱子曰。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或驚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

古人之學。原以爲己。非欲求人知也。近世以來。士子不知所以學。其一種溺於卑陋。不克自振拔者。此無志之士。固不足論。至有志於高遠。

者。迹其平日所爲。則又徒驚虛名。罔知爲己。惟恐聲譽之不彰。而不顧學問之未至。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多奢望。而所以自任於己者。反甚輕。而鮮實功。其遺已而徇人。略內而逐外。甚失乎輕重之宜矣。豈足以爲學哉。

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爲害於將來。

聖賢言語。所以垂教後世者。無非正大光明道理。非有新奇怪僻之論。吾儕講學。但當遵

守聖賢遺訓。可以治己。可以教人。斯爲得之。若好新喜異。必要另開一箇生面。另覓一箇話頭。上則混亂正道。得罪聖賢。中則流入異端。自誤一己。下則蠱惑人心。爲害將來。三者之病。皆所不免。所當深以爲戒。而後講明正學。庶以繼往聖而待後賢也。

朱子曰。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

凡人爲學。趨向在所先。而功用在所後。趨向正。見諸功用者亦正。趨向邪。

見諸功門者亦邪。故必先辨其所趨之邪正。而後察其所用之能否。蓋趨向本也。功用末也。苟趨向克正。則本原之地已得。雖其人或不能用。然其道之可用者自在。固無害也。如趨向不正。則本原先失。其餘俱不逮問矣。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不過詭譎之術而已。烏足見稱於聖賢之門哉。故論學者。不可徒知其末。而當深探其本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沈潛，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

聖賢言語，皆爲後人力學致用之資。故其載在簡編者，平鋪放著，亦甚淡而無奇。而其中廣大精深，凡天人性命之理，修齊治平之要，靡不悉備。蓋自有無窮之意味焉。誠於此用從容沈潛之功，不失之淺躐，亦不失之麤浮，默識心通，有以自得其趣，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由是應務有餘。

其用亦可得而推矣。欲窮經以致用者，可不知所用心哉。

朱子曰：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

爲事也。兀然，不動之貌。傳說，商賢臣。高宗，商賢君也。爲聖爲賢之事，必學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能。未有飽食安坐，終日無所謀爲，而於古今道理，知之於忽然之間，得之於兀然之頃者，傳說之告高宗，必學於古訓，乃有獲。夫古訓者，今人之資也。苟欲獲身心之益，其可廢考功哉。

朱子曰：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久自有至處。

爲學之道，不外知行兩端，更無

他法。熟讀精思，所以求其知也。但能如是不懈，則道理雖微，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所以力於行也。但能如是不遷，則路頭雖遙，久久自有至處。舍此不務，則終無見之之日，至之之時矣。可不勉哉。

朱子曰：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

莊篤。學求有得於己，而其功則非一日之積，必也精思以擴其知識，力行而勇於進爲，朝夕不怠，遲之又久而恍若有所得焉，則卽此悟彼，積少成多，雖平日所聞一善，而融會貫通，覺其理皆爲我用，由是措之踐履之間，自然精明強固，而日以莊篤矣。蓋功至精專之候，始能會衆理於一身，此惟善學者自知之也。

朱子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爲學肯做切實爲己工夫，則其心安，篤實絕去外驚紛馳，一味只向聖賢路上行去，自然深造有得，居安資深，而承載得許多道理矣。若輕浮淺露之人，毫不著己近裏，縱使探討有得，究亦旋得旋失，承載不住，而終歸於烏有，豈能如安靜篤實者之有益哉。故學必以爲己爲要也。

朱子曰：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凡人一生做事，全靠精神力量，有全副精神，全副力量，以此任天下事，遣大投艱，皆可勝任而愉快，何患不成。如天地之氣剛而不息，是

卽天地之精神力量也。許多萬事萬物，無不在裁成鈞陶之中。人若能自強不息，則亦與天地合其德矣。何事之不可爲哉。

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深淺，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學問之道，非有他端，不過隨事精察，卽物窮理而已，但其間事有大小，理

有淺深。若生一厭煩之心，與一畏難之念，則志怠力衰，即不可以爲學。須勿論其大小淺深，但有事理，一到目前，便與盡力理會。到底不容少有草率含糊。如此真積力久，自然事無不明，理無不得，而豁然貫通矣。何患學問之不進益哉。

朱子曰：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

古人皆有得於心身，而後筆之於書，以授來學。今日讀之，則理日明，義日精，而身心之德亦日以進，非所以蓄自家之德乎？若讀過古人之書

而如未嘗讀焉者，此則口耳之學耳。烏足與言學哉。

朱子答劉仲則曰：不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

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

所以講學問辨者，正以窮究事物之理，使於持躬接物之間，皆一一知其本原之所在，而出之無不中其機宜，與適合乎事會耳。苟其不然，則冥心以往，味味然莫

知所之，其能令身世咸宜乎？此子路何必讀書之論。聖人所以深惡之也。今試以治民理事之暇，稍有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讀而思之，則見識益明，事幾益悉，當自覺有進步處，其得力正復不淺。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豈可謂書不必讀哉？昔子夏亦云：仕而優則學，蓋學問之事，原無止期，隨在獲益，所以無時不可讀書，無處不可讀書，未便以居官而遂忽之也。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

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

學問只有一箇大道理。須是勇猛著力直前大進一番。方

始有些進益。若能於大頭腦處攻得破。則見許多零碎道理。都只是一箇道理。頭頭俱有著落。觸處洞然。流通浹洽。到此得力田地。胸中多少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正緣他於大底看得分明。故夫子與之。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亦不過此一箇道理耳。若不向大底理會。只去搜尋零碎節目。是無本領之學。終不能融會貫通。亦安望其有得力處哉。

朱子曰。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

爲學不可

存有等待之見。即從今日爲始。便可用功。隨時提撕。無伊昏昧。隨處收拾。無使縱弛。則心常存而不放矣。隨物體究。本末不遺。隨事討論。是非必辨。則理漸明而知至矣。如此日積月累。勿令閒斷。道理自然純熟。心體自然光明。何患不至聖賢地位哉。

朱子曰。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併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又

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閒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

轉。方是。

學問工夫。不是浮浮沈沈。可以做得成的。聖賢道理。不是悠悠忽忽。可以見得到的。故欲做工夫。須當忘寢食。一直做將上去。使有箇入頭處。得些滋味。然後接續用力。只管向前。自然大有進益。欲得道理。亦非甚難。須如饑欲食。渴欲飲。十分要緊。如救

火。如追亡。一刻難緩。似此勇猛直前。積以年歲。看得道理透徹。活潑潑地。常在這裏流轉。方是真有得力處也。此正我夫子發憤忘食之功。朱子特申之以教學者。其爲言益深切矣。

朱子曰。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聖賢之言。如四書六經之類。其意本明白易知。精約有要。未嘗有艱深不測之辭也。但言近而指遠。故易曉之中。自

有包涵不露蘊蓄無窮之旨。亦非有所留而不盡也。學者即其易曉而尋求之。至於融會貫通。則其中之所含蓄者。亦可以會心而自得矣。

朱子曰。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學問自有箇大中正

正天下公共底道理。須從四方八面會看將來。自然得大頭腦。何有於成見可執。是已而非人也。今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顧這邊遺卻那邊。主於一說。得一頭失了一頭。故不見四旁。而起紛紛爭辨之端。多見其入於詖僻而已。若聖人中正和平。全無一毫矯拂之見。故其所學。徹上下。合內外。不偏不倚。而自爲天下古今之所莫能加也。奚爭辨之有哉。

朱子曰。讀書大抵祇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爲深昧之說。卻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

其正。陷於支離怪僻之域。所害不細矣。聖賢言語。大約光明正大。使人易知易從。無有所爲幽深隱僻也。學者讀書。但就當日事上理會。設身處地。看其語意如何。便可知其底蘊。而以明白淺易之言爲之發。

明其旨。斯爲得之。不可過爲鉤深闢昧之論。反失聖賢立言本意。令人益不可解。而自家如此用心。亦不得其正當。至陷於支離怪僻之域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生心害政害事者。正坐在此。其爲害良非細也。蓋當時釋書者多有此弊。朱子此言。正所以救正之也。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

古人之書於理有未安者。止隨其事而論著明白。使人知所適從可矣。若遽改其書。以沒古人之實。則或古人於中尙有深意。安知其非出於意不盡言耶。甚矣。讀書者不可不闕疑而審慎也。

朱子曰。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穿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

汨沒也。大凡文字皆有義理存焉。學者勿先執己見。故作

疑難。且虛其心。平易以觀之。而意味自出。可以自我領略。無不可解之辭。與不可通之旨也。若不從正大明白處求。而苦尋支蔓。旁穿孔穴。另覓一解。致使義理之正脈。反爲其所汨亂。此甚怪誕不經。不可以爲訓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所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實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

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

此朱子言當時解經之弊。而戒人之妄作也。古人之言皆有深意存焉。解書者必如孟子所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今世學者。鹵莽躁率。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用意之所在。而全不相入。直欲自立一見。以私意強實其中。是以不免穿鑿其理。破碎其辭。屈聖賢之言。俯而從我之說。且欲伸我之說。而遂大背聖賢之言。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如罪人之拘繫桎梏。不得自由。甚或傷其形體。并非其本來面目。而有所不顧也。夫其妄意自用若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俯首讀古人之書。致古人不幸而遭此屈折哉。甚矣。書不易解。解書更不易也。彼別尋意見者。適足得罪於古人。而爲後學所嗤笑耳。可不戒歟。

朱子曰。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

爲學者身心性命。皆自己之事。故要十分著力。不可一念留餘。然而資於人者。

所以制己朋友講習之助亦不可少。但不能審取則淫朋狎友何以爲克治之藉。故又在取之審。而後過有與規。善有與勸。有以收麗澤之益耳。

朱子曰。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

添底事看了。

學問所以學古聖人致知力行。是自己合做底工夫。苟能著實用功。即未能到聖賢地位。亦可成箇品行。不枉過了一生。若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身上底事。所謂愛我者莫能助也。知學問則於自家身上方無欠闕。所謂忌我者莫

能阻也。今人皆把學問做外面添來底事。看得與自家絕沒緊要。可以做。可以不。做。所以不肯著實用功。悠悠忽忽無一善狀。至終其身爲庸碌之歸也。悔何及哉。

朱子曰。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

人情不能安分貧者

欲效富者所爲。賤者欲同貴者所用。不知減省。至於不給。一有急需。罔知所措。將好讀書日子。盡廢於經營衣食之中。良可嘆也。故朱子謂人生諸事。且得隨所遭之緣。順以處之。安分自足。但當勉力讀書。專用其心於微言大義。而無聲色貨利之擾。凡日用應酬一切無益之浮費。宜省者省之。宜節者節之。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用。庶家道免致窘乏。而學業可以無荒。乃爲佳耳。世之學者。其可不戒奢從儉。去華就實。以爲讀書地哉。

朱子曰。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

遠而稅駕之日賒也。

聖賢之言不必多求。隨學一二，莫非義理之極致。雖終身用之，亦有不能盡者。今之學者，未嘗深求其精微所在，而涉獵汎濫，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既不知內究詁心，又未能實體誦身，遂視吾學爲容易之空言，不足

以厭其意，而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反誤而求之於彼。是其厭常喜怪，舍正趨邪，其爲愚罔甚矣。夫人將適千里之途，必先明乎從入之路，乃今迷於所向，若此將進步日遠，稅駕日賒，吾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嗟乎！學術之日非實自儒者甚之，不亦深可悼惜也哉。

朱子曰：學者須是耐煩耐辛苦。又曰：這道理若不揀生棄死去理會，終不解得。

道理無窮，不是輕易可得，故必須耐煩，不怕瑣碎，逐漸做去，耐辛苦

不怕勞力，吃緊挨上，方能苦盡甘來，且其中深微曲直處，若不揀生棄死去理會，則所見止屬皮膚，終不能入其闢奧，故學者定須下一番死工夫，不可以其難而自餒也。

朱子曰：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

人志。

科舉之學，非此無以進身，故士人一入門，便學作文取功名，至有老死而不能卒業者，其爲累人不淺，而人之於其所奪也亦已甚矣。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思饒俸一當以得爵祿，不得不藉此爲階梯，故不可不勉爲之耳。其實人之心志，盡奪於此，自少至

老，惟用此一邊工夫，而於聖賢正經學問，俱無暇一究及也，其可惜也夫。

朱子曰：今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閒，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



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

學術與心術相因，學術之不正，足以壞人心術。今學者之病，最是一入門，先學作文干祿，使此心奔馳不得寧靜，但謂一生學問，不過爲此之計，全不知有希聖希賢底事，而無暇深究義理，故於

古今之學，義利界限，未能辨別分明，昧乎輕重取舍之宜，惟務爲趨時干進之地，所以記誦雖博，文詞雖工，日儼精神，而祇重爲此心之害，終不得其正也。豈知聖賢言語，開口便教人辨義利，審取舍，詎徒爲取功名利祿之資，而於自己身心，全不理會。今欲大去其病，必須反其所爲，使趨向克定，然後講明義理，可以議爲學之方，而做聖賢事業耳。不然，心術既非，學術愈爲之壞，誠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噫！朱子此言，其所以警學者深矣。愚謂人苟能立聖賢之志，則即作文一道，亦是闡發聖賢義理，固無妨乎其爲學也，而特無如其心之多不可問，何哉。

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是題目上合說，義是題目上合說，義是題目上合說，都不關

自家身己些子事。

聖賢言語，寄之於書，其所說底，卽是自家身上所做底事。今專做時文底人，所說底亦都是聖賢說話，如說廉，他

也會依聖人說得好，說義，他也會依聖人說得好，一派好話，頭津津說來，豈不中聽。及到他自身做處，則便不廉不義，與所說底全然相反，不啻天淵。此是何故？緣他平日用功，惟是要做時文，故將許多好話，只就紙上敷衍一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是題目上合說，義是題目上合說，義是題目上合說，不過是替聖賢當日說話，與自家身子毫無關涉，所以做底終不是說底也。向使移此工夫，實用之於身心，便是聖賢事業，惜乎其精神徒費於筆墨間也。所謂科舉之學，累人不淺者，寬其然乎。

朱子答呂子約曰。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所謂見得大頭腦者。卽指心也。人之一心。爲應事接物之本。心若不

存。則無以檢其身。故爲學工夫要領。須於日用閒常見得大頭腦分明。方於操舍有用力處。至於操舍之功。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使一些走作。此方是求放心。非是空空說求。而其實卻茫無把捉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學者若非真見得此心。著實把持。則日用工夫。俱無頭腦。是故存養主敬之功。刻不容緩也。

朱子曰。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

學問之事。惟求默識心通。自得於己。然果有所得。則出言吐氣。自有安詳涵養之致。便自不同。若分疏解說。費卻無限議論。欲以自見其能。誇示於人。而惟恐人之不信。是其輕浮淺露。專於逐外而驚名。便知其胸中實無所得矣。此卽學者爲己爲人之別也。

朱子曰。聖賢言語儘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學者只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去做。依古人說的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硬自立說。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

聖賢言語。所以垂教後世者。可謂儘多。又得前輩逐一剖說分曉。指引後學法門。學者生居今日。已爲太

幸。但當實心聽命。切己向前去做。依古人說的言語。身體力行出來。便是我底。希聖希賢工夫。最爲至便至易。何必別生一番意見。硬欲自立新奇之說。以背謬於古人。究竟不是路頭。既誤自己。復誤他人。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也。噫。古人雖遠。大道猶存。千載而上。千

載而下此心同此理同也。我輩但能紹述而昌明之足矣。若妄出意見，倡爲異論，思欲掩古人而上之，究之古人卒不可掩，徒自爲名教之罪人也，不亦惑哉。

朱子曰：近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

落草猶言草竊也，徑路之小而捷者。

也。君子之學，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懷者讀書修己之念而已。近年以來，學術不明，奔馳滋甚，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先存邀取功利之心，猶人未出門踏著正路，便思落草由徑，爲剽竊計，向無人處，私語密相傳授，以爲奇特，賤形醜態，全不成箇模樣，沒一些羞惡之心，後生輩若存此等心術，作此等伎倆，便壞了終身人品，所以不得不深惡而痛斥之，恐其轉相傳效而無所底止也。

朱子曰：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擱一掌血，使之歷歷分明開去，莫要含糊。

不用一刀兩段

工夫則終不得力，須是實實落落，一棒一條痕，一擱一掌血，方好。如起一念，則辨其孰爲公孰爲私，處一事，則辨其孰爲是孰爲非，公則存之，私則遏之，是則爲之，非則去之，省察體勸，使之歷歷分明開去，不容有一毫含糊蒙混。此方是斬釘截鐵手段，而學問方爲得力也。

朱子曰：學者最怕因循，又曰：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因循者，怠玩之意，即所謂放緩也。一放緩則進不上而退將下來矣。故當如撐上水船，勇猛向前，用力撐去，撐得一篙便是一篙，切莫少鬆了。

手不到源頭不肯休，此方是善學者也。

朱子曰。莫說要待一箇頓段工夫做得。如此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

賊也。需即等待之意。天下惟等待一念。最足誤人一生。今日待來日。來日又待來日。將有限光陰。盡數蹉過。後雖欲爲。已無及矣。故吾

人爲學。莫說等待一箇頓段工夫。方便蹉過了。莫追。只今日下。就要向前用力。做去。立志既定。斷然不疑。即此當下奮往。鬼神亦避其銳。何患學問不進。若一有等待。遷延不決。

便多害事。所謂需者。事之賊也。可不知所戒哉。

朱子曰。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

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無時不可讀書。故當處事之時。正好講明道理。今人每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蓋講學本以明理。其工夫即在處事上。

見如遇富貴。就做富貴工夫。遇貧賤。就做貧賤工夫。順理而行。處之各求其當。即此無非講學。何有於相妨哉。兵法有云。因其勢而利導之。便是善用兵者。學者亦然。能隨其遇而處置之。便是善爲學者。古今來豈有離事之學乎哉。

朱子曰。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

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自家合做底事。於人何與。惟其心純是爲人。故雖是己事。亦要報與人知。如有飯不自喫。而攤在門前與人看也。此等意念未淨。滿腔俱是驚名。終不可與爲學。故必須打疊得此意盡絕。然

後爲實落工夫。方能自進益也。

朱子曰。據某看。學問之道。祇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幽妙。又曰。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學問之道。不必他求。只此眼前日用之間。行習著察。無非所當由的道理。初無所爲幽深高妙。雖知難行者也。但人日在道理之中。而自不覺耳。誠

見得道理。祇是如此。並無別箇自家合當做的。便向前去做。不合當做的。便斷然不做。明其是非。決其取舍。循乎天地而不徇乎人欲。卽聖賢莫大之學問。亦不過是矣。孔子曰。道不遠人。子思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皆是此意。豈欺我哉。

朱子曰。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卻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古今止有一箇道理。大公至正爲衆人所必由之路。而爲聖爲賢。卽不外此。此甚分明。人人可行。卻不肯向前去行。而別尋一線路走。不顧天下之公是。但求合己之私意。便自稱是道理。率意妄爲。而不知陷於邪僻。而不可返也。今人每每如此。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

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是者天下之公理。非者人心之私曲。衆人惟徇乎私。故不辨是非。而所行多不直。若聖賢爲學之要。祇是事事至公無私。必審求其是。而決去其非。於天理人欲之間。不使少有毫釐之差。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應念而

發。皆悉合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卽所謂直也。生理本直。聖人以之應萬事。而萬事皆得其理。天地以之生萬物。而萬物日出。不窮。惟此直而已矣。然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之學。不過審求其是。以同歸於一直已耳。夫豈有他道哉。

朱子曰。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

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彙分寸躋攀以幸其竊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懷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

此朱子自序其爲學之始終也謙言自少秉質愚鈍事事不能及人豈敢有所他望特嘗側聞先生君子餘教未忍自棄竊有志於古者身心性命之學而師心以

往莫知適從求之多不得其道蓋有舍近而驚乎遠處下而窺乎高不務近裏著己而馳情於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徒勞無功不可謂不久矣既乃困而不通因自悔其用力之誤始復退而求之句讀文義之間究前聖之精蘊謹之視聽言動之際察自己之修能日夕孜孜冀其一得而亦未有聞也方愧識見孤陋欲與二三同志並心合力磨厲切磋以從事於其閒庶幾如銖之積如絲之彙得一分則進一分得一寸則進一寸勉力躋攀以幸竊知理義之實或不至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云邁齒髮頓衰自顧生平無一長可告知己是以此心懷然大懼日力之無多將終至於泯沒思求助於當世有道君子少加鞭策以速其遲暮之進而正恐其見棄不得領受其教益也是竊之重自愧厲者如此何敢以教人爲哉噫觀朱子此言其卽我夫子不知老至之心也夫而所以儆勉乎後學者亦已深矣

# 續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

此卷論致知。而所謂致知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然窮理之方。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是。故其工夫實未易盡。而尤莫大於讀書。學者由四書而遞及五經。又會通乎濂洛關閩之指歸。以與經書從事。然後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焉。則真所謂窮理以進其知者矣。

朱子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

古人爲學。皆求實用。讀一書則必退而驗諸事。日用尋常。皆卽其六藝之文。參考其成法。而識事理之當然。有所疑礙未達。則必質問。問必實有得焉而後已。弗得弗措。所謂什百其功也。古之傳道授業解惑。職此之謂。後世學者。雖載籍

極博而潛心  
實用者鮮矣

朱子答王子合曰。所喻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

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見道未明。故思慮不一。而胸次膠擾凝滯。向以超然遠到。此學者之通患。而非可以固陋之衷驟革其宿習也。是莫若移此膠擾之心。以研窮義理。使向於彼者。專一不分。然後胸中灑然凝

滯悉化。則雜思妄慮。繫於此者。將不解而自渙然冰釋矣。故窮理要哉。

朱子曰。日用之閒。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此示人切

實用功也。聖賢之教。天道性命。雖極精微。要皆自具於吾身。學者誠能日用之閒。隨時隨處。提撕警覺。逐事調理。研索潛思。而實用其力焉。則自然默識心通。觸處洞然。凡在天有四時。在人有四德。而爲天道性命者。皆引爲吾身切己之圖。而舍是豈有他求哉。

朱子曰。日用之閒。止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

學問之道。在明心以見性。故凡日用閒。能使其心不昏於物欲。而本體常明。則學爲有本矣。然

後隨事調理。優游漸漬。以培養之。使日新不已。心與理融。將不期進而自當有進也。



朱子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况遂以二三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

萬殊者，理之散也。一者，理之合也。二三者，意見之私也。天下事理萬有不齊，而其歸則一。豈容有二三之見，故人之言行不必皆同者，正以其殊塗同歸，不害其爲一理之合也。使欲強同之，猶未免爲意見之私。况不察其理之一，遂以二三之見爲理之固然，而輒謂不必同，此其千里之謬誤，可勝言哉。又何俟舉足而始昏迷，舛錯於庭戶之間也。人果知事理之同異，無不統於一，則不爲二三之見所搖惑矣。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失信。

日用倫常之行，視乎義理耳。義理不明，所行何以盡道，故必見得然後行得。不見如何行，行路且不可，况爲學乎。彼自立標準教人者，或有好資質底人，尚可闕了窮格工夫，任實以往，否則未有不顛蹶也。然聖人大學之教，八條目中首在格物致知者，原要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以盡入於聖賢之域耳。非能槩得好資質之人，擇而教之也。若用格致工夫，講明道理，則孝弟忠信之道無不習熟胸中，舉凡事親事兄交友之間，在在皆行乎其所得，不然，尙何患踐履不至乎。君子教人，務使學者有

以爲受教之益，而何得立標致以誣人耶。

朱子曰：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卓乎義不可及也。

聖賢立言，所以垂教也。然惟識解高妙，於道見得極明白，故其言足以達

之。只覺極平且易而隨在可行也。夫平易則似淺近矣，而其中意指實深遠而無窮。天經地義，卓越今古，非天下後世所能及。然則見道之言，人奈何不深長思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

理之謂哉。

有一事卽有一理，不論巨細幽明也。故無理則事不立，無事則理不行。理與事相因，非可以分內外。若有不可推者，則其事皆妄也。夫豈理之謂哉。

朱子曰：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

義利取舍之間，極爲纖悉，惟其察而精之也。幾微疑似，直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至大至剛，橫塞宇宙，人苟欲砥

礪廉隅，周通當世之務，未有不致精於此，而能推暨於彼者也。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竝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是如此，更無回互。

理一而已。故是非不容竝立。設以利害關心。必不能顧義理之是。而憚擲百出矣。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初無計較利害之私。所以應事接物。斷制截然。毫無滯礙。由是推以及人。坦然明白。吐心吐膽。竭盡無餘。未嘗有所回互於其間者。惟其是焉爾。

朱子曰。講學正要反覆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

吾人講學。本欲求乎義理。而說之不詳。思之不精。亦無以見其指趣之所。在矣。故反覆以究其義。則其義明。研窮以析其理。則其理精。學者將以會

義理之要。不可厭煩。苦而略講究之功也。

朱子曰。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

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

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

此醒人知求之心。以爲居敬窮理之地也。有放心而不知求。固惑之甚者。然病正在於不知耳。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一念。昭然有覺。悚然不自安。而吾心之全體大用。早露於是矣。由是懲其

放之弊而收之存之。整齊嚴肅。持敬以立其體。潛玩研思。窮理以致其用。晝有爲。夜有思。息有養。瞬有存。則其日增月益。將有欲已而不能者。一念知求。推而極之。乃至於此。人奈何弗思哉。

問。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朱子曰。也是不會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道不遠人。內求自足。惟不

曾真心去看。所以道理不出。徒見其填塞而不虛。膠擾而不靜而已。若那會看底。沈潛思索。觸處皆道。只就看這道理處。自然虛而能應。靜而能思。心地恆覺清明。是道與心固互相發。而特患乎人之不用其心也。

朱子曰：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

天下之理散見於天下之事，故有一事便有一理，不能體事非真窮理者，惟於

天下之事，自日用飲食之微，以至綱常倫理之大，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其事之當然，而深察其理之所以然，絕無一毫蒙蔽淆混於中，方是真實窮理也。不然，懸空臆斷，便自謂明了，投以一事，未有不惘然無可捉摸者。窮理豈易言哉。

朱子曰：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

始者，關鍵所在也。天下萬物，各具一理，理有未窮，則知有所蔽，故格物爲致知之始事。凡人行事發端於意，意有未實，則行有所偏，故誠意爲力行之始事。所

謂格致爲夢覺關，誠意爲善惡關，學者所宜喫緊用力也。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了。元

不曾仔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豈可不戒耶。

學貴精純，所以博雜極害事。觀范醇夫一生誇多務博，作此等工夫，則其於聖賢之言，都只著忙草

率看過，可想而知矣。彼惟心曠氣浮，不曾細心玩索，所以從二程許久，雖尊仰取法，出於願學之誠，即其所著論語說唐鑑亦多資於程氏，然到底見處全不精明，於聖賢之言，終成獵涉，未得指歸。學者務窮理以致知，豈可不戒。

朱子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

下落處。

學固不應思，然思索義理，到紛亂無緒窒塞不通處，只覺愈思索愈膠擾，故須是一切掃去，直養得心地清虛，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然後再將紛亂窒塞處舉起一看，無不得其理者，便覺得有下落處矣。此是朱子真實體驗出來，學者非深歷其中，烏足

以知之。

朱子曰。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

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閒。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義類繁多。所以一一融會而貫通之者。惟其心而已。然而義理難看。人心又當善用。所以要寬著心者。蓋其規模甚大。擴

之可以彌六合。若不寬。則躁急無序。不足以見其大。所以要緊著心者。蓋其文理細密。析之如判乎秋毫。不緊則考覈踈疎。不足以察其細。又若心拘滯而不化。於文義少爲閒隔。則亦窒礙障蔽。何以見其大規模處乎。甚矣人當善用其心也。

朱子曰。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

此病而亟反之。

此見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也。人情事幾莫不各有道理所在。惟虛靜則不爲所亂。今見得未甚分明者。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所以心地不虛。因以不明。而事物因得而亂之。要當深察此病。而亟思自反。則莫如持敬主靜。以存其

也。心

朱子曰。作詩閒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窮理致知。貴乎反躬實踐。固不在多作詩文。然數句遣懷亦不妨。但多作便是陷溺爾。夫當未酬應之時。果能平淡自攝。比之思量詩句。較足收斂。

性情然而真味洋溢發之爲有德之言又與尋常好吟咏者迥然不同也大抵人能根本乎道而後發之爲枝葉則無乎不可矣

朱子曰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助也

所見不真必不能實爲善以去惡故致知爲誠意之本知既至則大端所在自可無差特恐幽獨之中一念方萌或以爲細微而未及謹則亦

足以累吾意而遂入於不誠是以謹獨之功尤爲誠意之助而君子所必致力以收致知之效也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如今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

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迎

刃而解

洪慶姓石字子餘此朱子亦因其病而藥之也爲學者涵養皆致知之助故且端莊存養靜觀此心昭曠之原不得全靠紙上語空費鑽研工夫直養到此中昭明洞達無些障礙然後取文字來看則自然義理昭著意味無窮以之觀理處事便覺十分

透徹游刃有餘較之勞勞鑽研其得效不已多乎

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

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也

然文字亦不可廢看自家用力何如耳若此等語對諸人說恐他便一向不理

會文字又墮於空疎不實故憑他且看文字撞箇入門也大抵文字能不作紙上空言直引向自家性分上理會則得之矣

朱子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卻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理一而衆說紛然。此處不同之極致。必有是非。各出精蘊。互見者。今理會道理。到此處。甚不可潦草放過。卻好重整精神。

定著見解。仔細一看。然後能精所擇。而不爲衆說淆亂。是亦致知一法也。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古今只此道理。具備於書。而天下之名物象數。亦寓焉。吾人讀書。將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以致吾心之知也。故是格物一事。而可不講其讀書之法乎。將窮盡天

朱子曰。讀書須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者與聖賢相晤對。便思學爲聖賢。不可有褻心。不可有躁心。不可自矜。不可自昧。故須斂身正坐。敬以持之。緩視微

吟。寬以居之。虛心涵泳。會古人於意言之表。切己體察。引自己於朗鑑之中。兼此四者。而後聖賢之精神。與我相貫注。沈潛往復。未有不能得其理。而體其事者。是讀書之要法也。

朱子曰。讀書只一編。讀時便作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再讀。便記得。焚舟事。秦伯伐晉。孟明濟河。焚舟示不再舉也。此言讀此一書。務要成誦不忘。只一回讀時。便

習之又習。至於精熟。作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再讀。已自記得。如此用功。自然浹洽於中。而非涉獵無得者比矣。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讀書須熟玩潛思。虛心涵泳。直讀到不忍舍處。只覺旨趣橫生。有無限快意。方見得真味也。見得真味。愈不忍舍矣。

朱子曰。某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此朱子自言其解經之法也。解經惟順聖賢語

意就其虛字實字看他血脉貫通處爲之解釋理明即止不參己意不自說道理虛心細心方能體貼得出朱子嘗自謂某解論語理會四十餘年中閒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即此意也

朱子曰解經不可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只說得自一片道理

經意都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

無經

古人作經著傳以垂訓後人後人表章經傳以昭示學者皆不得已而有言也故凡解經者不可做文字反使理晦止合順文解義由辭得意理明便足若做成文字自立剝解自說道理經意都蹉過矣大抵經以明理猶之傳以解經經明可以無傳理明可

以無經凡天地間之不可磨滅者理而已非徒爲文字以悅人也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朱子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徧

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

讀書不記學者通病然受病之原亦無他故也只爲貪多務博故記不得耳蓋多則心泛濫而諷誦煩難少則心專一而精神易到如陳正之雖極魯鈍然其讀書甚有法每讀只五十

字其取數甚約又必讀二三百徧其用力甚勤方能熟記於心因從此日積月彙漸次習讀去到得後來卻無書不讀彼絕不貪多而積之既久所得仍不少世之貪多者反不足以及之讀書之道此可爲法矣

朱子曰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取數既約易於習讀講解所謂工夫少也然而所載皆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言近旨遠讀之則得效多矣六



經周易尚書詩春秋禮樂諸經。爲數既廣。習讀講解尤難。所謂工夫多也。然其所載皆道法治法之大。奧衍宏深之詞。事肆而隱。讀之則得效較少焉。學者察乎此。亦可以知先後次第之序矣。此以下因輯其分論讀經書之事。

朱子曰。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篇爲要。龜山曰。事事

緊要。

龜山示五峯讀書法。先讀論語者。蓋所載皆孔門答問求道之方。無不具備也。又示以事事緊要。見得二十篇中。至精至粹。無一語不當熟讀潛思。龜山最得讀書之法。故朱子述之以教學者。朱子又嘗言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舜。都是做工夫處。與

此意正相

發明也。

朱子答汪子卿曰。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

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

聖賢言仁。要在身體力行。學者果能研精思索。深探其立言之意。反求諸身。隨時隨處。而實用其力。則於靜存動察之間。

所謂無終食以違之。無求生以害之者。皆如有最重之一物。切於吾身。可以指名。而窮通得失。任萬變之來。脫然無與於我。何所往而非仁哉。然則成名君子。志士仁人。固在思索義理。尤貴乎身體而力行之也。

朱子曰。孟子說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淺深如何。

仁義禮智性之德也。固是舊有的名目。然至孟子。乃說出四端。其於側隱羞惡。

辭讓是非。指點親切處。極好沈潛思索。細心玩味。人能自驗當身。而反觀其心之明昧。理之淺深如何。自此察識以擴充之。則當必有以盡其才而四德在我矣。

朱子曰。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於己。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之明德各

造其極。是放在明明德一句。須沈潛涵泳。常常提醒在這裏。到得他日工夫純熟。長進處。卽在這裏。蓋內聖外王。無不統貫。胡敬齋所謂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也。

朱子曰。見得義當爲。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卻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至。見得義當爲

決爲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

此言格致之實學也。分別義利爲學者第一義。特患不曾見得耳。若見得義當爲利不可做。卻說不做也無害。做也

無害。此則何嘗真知實見。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也。惟於義利界限。見得十分透徹。十分斬截。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不做。心下安然自肯。確然自信。這便是物格知至。中工夫。效驗一齊俱到矣。

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

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

只是不會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

不見聖人之意。何以爲學。然學者鉤深索隱。都只爲見得不透。故費了千言萬

語。竭盡心力。終不得其意耳。大學說格物。正欲人見得聖人之意透也。且如楊墨之爲我兼愛。害仁害義。彼實見處不透。烏能自知其不是。又如釋氏授徒。以虛無幻化立教。亦豈肯自道不是。都緣見未透徹。徒知爲虛。不知虛中還有實理。乃是聖人大本領處耳。此大學

所以貴格物而窮理也。彼枉費心力者，不大可惜乎。

朱子曰：中庸未易讀。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

中庸一書，言性言  
道未易讀也。顧其

說如中和位育以至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雖無所不包，而其審端用力之地，則只在學問思辨明其善，戒慎恐懼謹其獨也。至所謂明善切要處，又不過自思慮方萌及事物應接間，辨吾此念之孰爲公私，此事之孰爲邪正而已。是乃真實窮理工夫也。若於此處淺涉獵，草草放過，則於其說之統貫包舉者，茫無端緒，而亦何所用其存養之力乎。此讀中庸之要法也。

朱子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

易始於苞符一畫，故爲文字之祖。而天道地道人道無所不備，故曰義理之宗。蓋聖人憂民覺世之書，亦卽君子恐懼修省之書也。學者博稽文字，思索義理，孰有過於

此書者哉。

朱子曰：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實其中以爲範。

河圖洛書俱以五爲中數，而內外正隅之數，俱從五而推之。一至十爲河圖，而虛其中十

與五者，象太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而實其中十與五者，主建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範。河圖奇偶相對，雖有十而五十皆不用。洛書奇偶相乘，雖無十而縱橫皆成十。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表裏，而旋轉運化於不窮也。夫

朱子曰。易有象然後有辭。筮有變然後有占。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

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

周易一書。有象有變。有辭有占。凡以爲人道計也。然易必有陰陽老少之象。然後有卦爻之辭。筮必有七八九六之變。然後有吉凶悔吝。

之占。顧自象之變也。尚在理之自然而未形於人事之著者也。辭則各因自然之象而指其事之吉凶。占則又因吾卜筮所值之辭。或吉或凶而決其趨避焉。其示人至爲詳備矣。此聖人所以與民同患而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也。

朱子曰。尙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

讀尙書者。當求聖人之心。如堯

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則曰。予畏上帝之類。儘有無窮精蘊。故若止能貫通。猶是第二義。而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也。況其中有可通者。亦有難通者。不妨姑闕其疑。則只通其所可通。毋彊通其所難通。恐以附會穿鑿之見。反失聖人當日立言之旨耳。

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詩。理性情者也。然其爲經也。風俗之美惡。貞淫。關政治之得失。是下而人事浹焉。時序之雨暘寒燠。係氣

化之盛衰。是上而天道備焉。直無一理之不具。而可爲興觀羣怨之資者也。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妙不容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虛心。

平讀意思自足。上蔡云：學詩須先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要法。

讀詩之法，非可以艱險急迫之心求之，只是熟讀涵泳，以我之性情。

遇詩人之性情，澹洽於其中，自覺盎然太和之氣，從胸中流露出來，其獨得之妙，有未易以言傳者。然亦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強於名物上尋求義理，但虛心平讀，便可以觀羣怨意思自然滿足。故上蔡云：學詩須先得賦比興風雅頌六義，即其立言之體，而優游諷詠以得之。則三百十一篇中，人情世態，凡曲囀於感。

歎歌思者，無不歷歷在目也。此真是讀詩要法矣。

朱子曰：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

以見意義，其詳則具於史。後世史既亡逸，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盡信，終是案底。是以看春秋者，且須看得一部左傳，自首迄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春秋一書變史爲經，皆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而悟其所以筆削者，眞義理之權衡，與夫當時事之大意，昭然在目也。此讀春秋之法也。

朱子曰：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

爲書，以傳於世。

禮儀，朱子謂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蓋經禮也。威儀，朱子謂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蓋曲禮也。此言古禮非必著而爲經，蓋先王之世自朝廟以達閭巷，儀

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實踐而躬行之矣。子思子所謂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行者，何嘗必布在方策而後傳其儀品之章，動作之節哉！自後世禮廢而秉禮之儒者，每悼惜之，乃始綜論載籍著為成書，以傳於世，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者也。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載其事者也，故學禮先須看儀禮。蓋儀禮是禮經全書，其他若禮記皆是講說，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皆所以明其理也。惟先學儀禮，復參之禮記，以求其理，則得之矣。

有昏義，皆所以明其理也。惟先學儀禮，復參之禮記，以求其理，則得之矣。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周禮一書，本天理而定為儀則，以立萬世之常經，廣博而宏大，精深而細密，許多立法制度，具在其中，此周家禮

樂之所以明備也。

朱子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

孝為德之本，教之所繇生，先王之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故孝經所係甚大，然

只前面一章，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十七章，皆是後人綴輯孔子之言，而集成一書也。孔子曰：行在孝經，曾子養志，臨終啓手足，以大聖大賢之行，一孝焉，盡之學者，其可忽諸。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

周子通書

四十章，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凡其誠幾慎動之理，以及禮樂刑政之端，其道至大，其義至精，其味甚長，真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乃簡約質樸若此，視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故為大言，以欺世者，氣象迥然不侔，故宜與六經四書並垂今古矣。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故修身之法。具備於其中。而近思錄乃周張二程遺言。包括義理。至精至微。尤爲詳盡。學者果能於此二書。真知

實踐。何患不到聖賢地位。有志者自辨之矣。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

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擇之精。語之詳。義理之微。事爲之著。無不統貫。又一

一皆鞭策入裏。踏著實地。故學者須看此四家文字。解析秋毫。優游厭飫。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則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或言理而遺事。或言事而遺理。皆不能無過差矣。慎毋惘然以從事也。

朱子曰。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皆撮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故朱子弁其首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

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於此見其梗槩。故最好看也。是以四書簡易平實。六經奧衍宏深。學者必先四子。而後六經。則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語關體要。切於日用。沈潛玩索。盡識大端。然後可以求四子之書。則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也。

朱子曰。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

聖賢之道。理莫備於經。甚醇而正也。帝王之行事。具載於史。甚廣而博也。故讀書者。必先以經爲本。而講明其道理。使胸次洞徹。略無滯礙。然後讀史。以博其見聞。凡古人之

行事。是非得失。無不互相參考。如是則吾心既無遺理。而古人皆可借資。豈非讀書之要法乎。

問、爲學祇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經以明理。史以紀事。爲學者固當窮理。尤在體

事。若只讀六經語孟。而於史書雜說。槩不之省。則何以見古今之成敗。使是非得失。瞭若指掌。通事勢而識時宜乎。故讀史一事。亦窮理格物者所必及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大倫理。所謂三綱五常也。大機會。如用人行政之類。大治亂得失。凡有關

能觀此三者。而史書之政治人物。統貫無遺矣。

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綱目。朱子所作。蓋因司馬溫公通鑑而修之也。正統者。所以大一統之義也。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

而分註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歲者。天之甲子年者。君之

年代。表歲首年者。表其甲子。以冠一年之首也。統者。國之位號。因年著統者。列其國號。以系一歲之下也。大書。直記之也。分註。旁載之也。表歲首年。因年著統。則有以得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大書提要。分註備言。則有以見其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其通貫曉析。不如指掌之明且易乎。李方子曰。取羣史之長。合諸儒之粹。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誠哉是言也。



# 續近思錄卷之四

## 存養

此卷論存養。蓋存養之功。實貫知行。故編此以列乎二者之間。見致知涵養。互發兼修。不可偏廢。而後有以爲力行之地也。

朱子曰。欲應事先當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晰煩雜。而無所差

錯。

天下一事必有一理。見理不明。何以處事。故欲應事者必先窮理。然不能持敬以爲窮理之本。則心愈雜。理愈紛。而事亦愈差。故必加涵養之功於存主之際。使心地本原。淵然虛靜。瑩然明徹。然後能極深研幾。察見微渺。有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自然剖

晰煩雜。無所差錯矣。此涵養與致知有互發之功也。欲窮理以應事者。主敬其要哉。

朱子曰。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

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敬者，徹始徹終之學。故主敬爲存心之要。知者，初學入德之門。故致知爲進學之功。二者相資，不可偏廢。苟能彼此交發，而優游厭飫於其中焉，則知明守固，日新月異，而造道不難矣。又何有舊習之非，不漸移

默化於沈潛體玩中哉。若偏致其功，則或

流於寂，或務於紛，未見其能底有成也。

朱子曰：主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整齊儼恪整思慮者，敬之主乎內也。嚴肅威動容貌正衣冠尊瞻視者，敬之

主乎外也。易曰：敬以直內。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皆所以言敬也。然苟知主敬，亦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等數語，而實地加功，驗諸身心焉，則矜持之久，純熟漸生，凡所謂直內，所謂主一，確有定分，自然不待臨事安排，而身心肅然就範，表裏無不一矣。加意涵養之功，孰有外於是哉。

朱子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固必

相須者也。然樂主樂，而所謂樂者，亦其胸中從容不迫，無事物之擾，而自和樂耳，非著意放開之謂也。若著意放開，則侈肆不敬，胸中益覺所擾，何能和樂。蓋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自然云者，卽此而在也。而周子亦曰：禮先而樂後，禮理也，樂

和也。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是樂本於禮也。樂本於禮則和本於敬亦可見矣。

朱子曰：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

道味不深，則世情不能皆淡，誠使讀書涵泳義理，久之而深知其味矣，彼世間一切利害

榮辱，何所容心，適然值之，則隨遇而安之，固自不存異念於中也。此其用功得力之處，具在伊川所謂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杜元凱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時乎。

朱子曰：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敬之一字，所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要者，蓋凡天下之理，有所未知，非敬則多

所縱忽，未免昏而無得，何以能知之於始，有所已知，非敬則多所遺忘，未免旋得旋失，何以能守之於終。若曰進學之始，姑無用敬，必先知得大體所在，而後敬以守之，則彼疎忽不敬者，雖欲求知，而其心已顛倒錯繆，貿亂無緒，又何以察夫大體所在，一一而知之，知之既不精，卽未有守之而能固者也。此所以成始成終，不外一敬也。

朱子答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費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按程子嘗曰：亦須要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日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

耳。伯恭名祖謙，開封人。學者稱東萊先生。朱子友也。整頓收斂之法，從容游泳之功，二者皆不可廢。然一則苦費力，一則墮悠悠。此正

學者通患。但整頓收斂，初學豈可少此工夫？故程子嘗曰：亦須要自此去，直待深造有得，左右逢原，德盛後自然從容也。今亦常就整頓收斂處著力，只是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功效。蓋欲速則不達，即成弊病。惟於齊莊整敕之中，時寓從容游泳之致，斯爲佳耳。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

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卽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否？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李先生名侗，字愿山。魏延平先生俱閩人。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是探本功夫。固

進學之力，亦養心之要，故延平稱之。但程子遺書云：既思卽是已發，則靜坐看此氣象，既涉於思，何以謂之未發？是以疑其有礙。

黃直卿曰：此問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

直卿名幹，亦閩人。直卿以爲此問固切，但程先生於未發已發，剖析毫釐，體用

判然明白。羅先生於未發氣象，探本原，洞見道體綱領，亦並行而不相悖。况於靜坐中看，自是虛靈不昧時見其氣象，仍然思慮未萌，何礙於未發？惟蘇季明以求字爲問，求則大費思慮，尙得謂之未發乎？伊川所爲力辨其差耳。朱子曰：公雖如

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

羅先生說。雖如此分解出來。終恐小偏。便做病也。如明道

之說。靜坐上蔡之言多著靜。一小偏則其病皆同。蓋靜時萬理具備。是涵乎動之用。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體。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無物不有。無處不然。學者只是靜存動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無物無處不是道理。雖日用尋常至微至小處。皆道理所寓。便當以道理處之。何必專在靜處尋求乎。故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敬原該動靜兼體用者也。便說得七平八穩。非閱歷有得者烏能見及。若以世之紛馳膠擾人比例觀之。會靜豈不是好。但講明此學。則當要於萬全無弊。不可使有毫髮之偏也。大抵未發之前。須操得密。已發之後。須察得精。道理原自不偏。工夫務在周匝耳。

朱子曰。思索義理。涵養本原。

天下事物。無非義理所存。必精以研之。而殫思索之勤。則深入無間。自渙然冰釋矣。吾人一心實爲本源之地。必敬以主之。而用涵養之功。則操存不失。自怡然理順矣。此存心致知之學。二者不

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涵養之功，不可一刻間斷。吾人日用間，靜時少，動時多，故自思慮未萌，以至事

物交接，更宜加意於此。凡日用動靜，無時無處而不養焉。斯天理常存，而人欲自不得參矣。若不實致其功，而徒託諸空言，少有間斷，私累乘之，非惟無益，亦且有害也。大抵涵養工夫，只於靜坐上求，便有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使專於靜處用功，豈動作云爲而遂可不敬乎。朱子謂更宜加意者，正是指出涵養本源之地，在在當求，勿墮入空虛窠臼也。

朱子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

之謂也。子思云：不誠無物。夫子云：修己以敬，是誠與敬乃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要，而不可須臾離者。學莫大乎是焉。顧何以謂誠，惟不自欺則必求自慊而不妄，又所以誠也。何以謂敬，惟不怠慢則必敬足以勝之而不放蕩，又卽攝其肆心也。誠與敬之義，豈

有他旨哉。然程子嘗謂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學者之加功，亦不可不知也。

朱子曰：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

矣。朱子嘗答季通曰：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然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是故理欲原不並立，道心爲主，則理據於中，常居其勝，人心自不得入而奪之。人心旣屏，則天理流行而亦無適，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危微之交，極難照管。凡一念慮一動作，果是天理耶？是人欲耶？或本是道心之發，終未離人心之境耶？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非得精明純固，審幾致決，克盡私欲，全復

天理而欲其一  
照管不誠難哉。

朱子曰。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

頌讀詩書。特紙上之陳言耳。若不反之於心。何以知人。何以論世。况能體驗親切。引爲身心性命之借資乎。故喫緊

是理會這一箇心。使有箇主宰。然後以彼證我。事物之來。自然次第就理。若全靠那紙上說底。則滯而不化。徒生膠擾。雖讀破萬卷。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

人之易放者心也。惟敬則此心常惺而存。不敬則放失而不存。學者所當無時無處無念無事而不用其敬也。蓋涵養本原爲第一切要。而居心以敬。正涵養功夫。

千古帝王傳心之法。無出此者。其可以或忽乎哉。

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

毋不敬者。戒慎恐懼。畏敬中存。所以遏欲全理。而爲正心誠意之事。以進德而言也。思無邪者。廓然大公。邪妄盡滌。

則是欲盡理純而爲心正。意誠之事。以成德而言也。

朱子曰。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

人之一心。如太和元氣。渾然在中。宜

直養而無害也。若夫道理無盡。固不可不有以思之。但思之過苦。則竭精殫神。天君不泰。故恐其心勞而生疾也。事物當前。亦不可不有以折之。但折之太繁。則意見橫生。天真不固。故恐其氣薄而少味也。凡此者。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非藏修息游之道也。

朱子曰。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

閒中靜坐。則省應接之煩。無外馳之患。收斂身心。則深齊肅之念。致存養之功。故於此頗覺得力。而可以馴至純熟之地也。

朱子曰。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曰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

敬字是徹始徹終。徹上徹下底道理。故須該貫動靜看始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於中。不容少懈。及其應物而酬酢萬變。可以不亂。無非敬之所爲也。敬之爲用大矣哉。

朱子曰。人自從生來受天地許多氣。自是浩然。只緣見道理沒分曉。漸漸衰颯了。若見得真是真非。要說

一直說去。要做一直做去。這氣自浩然。

人自有生以來。氣以成形。天地之塞吾其體。是受天地許多氣也。故自浩然。而太虛氣化。合知覺於吾心。夜氣清明。驗幾希於平旦。此中道理。正未易見得分曉耳。不能

分曉。那得不漸漸衰颯。若果見得真是真非。直養無害。自反而縮。要說一直說去。言人所不敢言。要做一直做去。行人所不能行。光明正大。勇往無前。這氣自浩然也。人可無見於道哉。

朱子曰。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他謂心也。心是神明之舍。本自光明。心是虛靈之宇。

本自廣大。只合優游涵泳。著些子力照管。便復其初。若苦著力而妄意推求。則是矯揉以賊之。卻反不是矣。學者深體乎此。自知持敬卽照管之道。無他方法也。

朱子曰。若不先得箇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人能涵養其心。則本原有在。凡人倫



日用事物當然之道，皆可實地理會，精切不差矣。若不先得箇本領，而中無定主，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博涉強記，於我無與，徒添許多錯雜潰亂驕矜鄙吝而已。學所以先立乎其大也。

胡季隨曰：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朱子曰：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心，則終身只是作

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此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聚功用中來。

胡季

隨名大時，通透灑落，如周濂溪之霽月光風，胸中方是灑然地位，豈容易事？如何可令得？必欲令之，則彼終身不復知有積漸之功，只是作意助長，強作解事，強作超脫，直欺己以欺人，永不到灑然地位。其爲貽誤學者多矣。蓋通透關於識，而灑落係乎養，故必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後，漸見功效出來，方可幾此也。學者加功之始，亦惟真實積聚，俟其自至，然後胸中乃得此境界耳。學問之道，豈可以作而致之也哉。

朱子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要於事物上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此言學者當於事物上驗學力。

而後見居敬窮理之功也。人惟持養久，則漸致純然而氣和，氣和則根心生色，而溫裕有容，婉順可親。望之者自然忿怒之意俱消矣。惟體察久，則渙然冰釋而理明，理明則吐辭爲經，而諷導之言婉而善入。詳款之語直而有體。聽之者自然爭卻之心頓移矣。且復參觀自

然之物理。深察必至之人情。爲之設身以處地。揆時以度勢。則正大而可以無偏。公明而可以無蔽也。要惟於事物上驗學力。而後工夫之疏密可得而知也。若處事接物。猶有窒礙齟齬之處。則是吾涵養體察之功。尙多未至。而必求其操存之益密。察理之益精。而後已也。故又深考其病源所在。而鋤去之。而吾學乃庶幾底於純全矣。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

坐時意味好者。以其檢點此心惺惺不昧也。若臨事

接物時。便逐件疏忽。照管不到。安得終日長坐。求意味之好乎。故須是隨事致謹。精明不亂。使動時意味與靜時意味一般。方是長進工夫。而徒求之靜者失之矣。

問。操則存。朱子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處。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

若只兀然守在這裏。驀有事來。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心是活物。操則存者。無他道也。只於應事接物時。纔操得住。理便在心。便存。應事不是。便是不曾操。故心不在。理亦

不存。若不於應事接物上見之。只兀然靜守。及事物乍投。操底卽換散了。則兀然之操。與不操何異。卻是舍則亡也。操舍之分。判於此矣。

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心之用。與天地流通。朱子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

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麤表裏。融會貫通。

心之體用。與天地同流。固是充塞無間底道理。然又不可一向摸風捉影。去無形迹處尋求也。蓋心體雖自廣大。其用雖自流

通亦豈得憑臆而遊，遂能與之符合，故惟日用事物以體其事，經書史傳以究其理，優游涵泳，到得精蘊表裏融會貫通，然後體立用行，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德者也。

朱子曰：持志比存心字較緊，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存心是收斂入裏工夫，持志是用力向外工夫，故較爲警策，志不定便散漫無紀，一持其志，則吾心之所之，皆有規矩準繩，內外固自肅然而悉就。

吾範圍矣。

朱子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孟子曰：無

暴其氣，言氣壹則動志，如蹶者趨者類也，然自此而推之，但使凡人多動作而妄爲，多笑語而妄言，於力所不及底事，偏好勝而恃氣以往，皆暴也，故須事事節約，本分之外，毫無矯揉造作，莫使過當於理，善養之道，卽此而是矣。此孟子之集義所爲明襲取之非而戒助長之害歟。

朱子曰：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窮理涵養，此致知存心之學也，不窮理則涵養流於虛，不涵養則窮理多未盡，二者所宜交致其功，而不可偏廢者也，學者誠能互發並進，亦安有不心存而理得者哉。

朱子曰：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

以病乎敬者益深矣。

敬之一字先儒訓之者甚多。至程子以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兩言訓之。始爲的切。然學者苟能於存養之地。實用其力。則念念是敬。在在是敬。雖程子之言。猶爲剩語也。如其不然。徒得乎敬之說。而涵養不至。操

存不力。雖言敬日愈多。而心日愈雜。其所以病乎敬者

益深矣。朱子言此。欲學者之猛省用力。以涵養其心也。

朱子曰。此心瑩然。全無私意。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者爾。

瑩。光瑩不雜也。起。動也。滅。息也。此心瑩然洞徹。全無私意以雜之。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至虛至靈。足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及其順理而動。心與理。順理而息。理與心融絕無意。必固我之私。略礙胸次。斯乃所以神明默成。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爾。學

者果能涵養純熟。矜持渾化。則此心之所以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未有不可自驗而知也。

朱子曰。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急難湊泊。故伊川只說箇敬字。庶幾執捉得定。有下手處。

周子

言學聖以一爲要。而曰一者無欲也。蓋以人心有欲則雜。無欲則純。理固是矣。然未免話頭太高。學者驟難湊泊。故不若伊川只說箇敬字。尤可把握得定。庶幾涵養此心。學者有下手處。惟敬則可以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自然靜虛。動直。明通公溥。無欲也。敬也。同歸於一而已矣。

朱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

存心之法。

凡人日用間不外居處執事與人三者。心在於恭敬忠則無往不存矣。豈非存心之法。然三者之中又不外於言行。說一句話必求其是。做一件事必求其是。若不是便不敢說。不敢做。則言有物。行有恆。居處執事與人亦無往不得。只此是存

心要法。而何必他求哉。

必他求哉。

朱子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爭箇醒與不醒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錯處。若

被私欲引去。一似睡著相似。只與他喚醒。才醒便無事。

大凡涵養此心。固要收斂。然自不用大段拘束。所爭者在醒不醒耳。蓋一念靈明。萬變畢照。人若醒時。各有耳目。即各有聰明。

應事接物。自無差錯。只爲私欲引去。一似夢夢昏睡。故顛倒錯繆。無怪其然也。惟有與他喚醒一法。纔得醒來。便耳目依舊聰明。便無差錯事。故知此心只爭睡醒也。人慎毋俾晝作夜。夢過一生哉。

問。敬易間斷如何。朱子曰。覺得間斷。便已接續。習得熟。自然打成一片。

敬自間斷不得。常恐人不覺耳。覺得間斷時。便接續將去。始雖費檢點強持之勞。一到習

熟後。自然不知不覺。心與敬打成一片。渾體皆是矣。尙何間斷爲慮哉。

朱子曰。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

此論君子於涵養純熟。矜持渾化之時也。凡人之心。淺狹齷齪。所以變態橫生。風波不定。惟君子能涵養此心。至於渟滄無涯。纖埃不入。故如一泓

清水。任他疾風雷雨無端乍至。更不起些微波。依然潔淨無塵也。此其所以不可及哉。

朱子曰。學莫要於持敬。然須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若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收拾起。幾時

得見效。

持敬乃爲學切要工夫。無分久暫。無分常變。須臾間斷不得。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若今日作。明日輟。忽然放下。忽然收拾。則是敬肆中參操舍。無以自主。存亡因之莫定。幾時得見功效之成乎。信夫涵養之功。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一學者苦敬而矜持。朱子曰。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只是自心自

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苦敬而矜持者。不識敬亦不明心。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以敬存心。實是敬之卽心也。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事。而又以一心守之。是判而爲二。故有此病。若知得持敬之道。只是以自家

之心省自家。卽身卽心。卽心卽敬。當體便是。異其名目而非別有物事。則自無此病矣。故曰。但得心存便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最宜詳味。

或勞朱子人事之繁。朱子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

朱子接引後學。酬應物情。不厭不倦。故或病其繁。不知儒者之學。自明體達用。至於日用

細務。諸凡事理。只得耐心煩勞。逐件做去。纔起厭倦之心。便非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道。由是觀之。學者固當操存涵養此心。勿使厭怠易生。庶可爲應物之本也。

朱子答林擇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

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

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也。

林擇之名用中。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者愛之理。

也。故程子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乃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隨時可以發見。觸處無不流行。於此見得親切。即是萬物一體。應念而存。更何內外分別。若於此親切處見得不透。卻去身外尋覓。則已判身心而二之。宜與此理莽蕩無交涉也。觀陳經正言。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非卽所謂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者乎。伊川又有他人食飽之說。亦是看破此病言其內外不相浹洽也。要之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身卽吾之身。天地之帥吾其性。吾之心卽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也。天地一大腔子也。而奈何於腔子外尋覓哉。

朱子曰。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

戒懼是於此心空洞無物時。常自提醒。常自敬畏。乃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存養之功也。

謹獨是於事未形而幾已兆時。愈加提醒。愈加敬畏。乃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省察之事也。所以君子於道無須臾之或離也。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此發明持

敬之方。著爲箴警。欲學者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也。正其衣冠。使附吾體者不至於偏。尊其瞻視。使觸吾目者不至於變。潛心以居。如對越乎在天之靈。則持敬於靜矣。足容必重而不傷於輕。手容必恭而無卽於狎侮。又擇地而蹈。使折旋如蟻封之繞。則持敬於動矣。此皆處己之敬。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出門如賓。不忽於暫時承事如祭。不

輕於一事戰戰然恐懼兢兢然戒謹而罔敢以或易則敬凜於外矣守口如瓶無一言妄發防意如城無一念妄萌洞洞然端慤屬屬然專一而毋敢以或輕則敬持於內矣此接物之敬也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

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

不之東而復西不之南而復北惟當事而此心常存靡有他適此無適之謂一也勿貳之以二勿參之以三惟此心精察乎萬變監守於

一此主一之謂敬也凡此皆持敬之要旨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

人能從事於斯則一處已而動靜弗違一接物而表裏交正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此持敬之效

也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斲

若夫不敬之害又有可畏者須臾之頃一有間

斷則私心日熾人欲日滋萬端膠擾雖不火不冰而寒熱交攻毫釐之差繆以千里天壤且易其方矣由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既已淪胥九容九思之法亦復蕩佚無有不敬之害可勝言哉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

戒敢告靈臺

靈臺心也於是呼小子而叮嚀之曰嗚乎小子觸目警心尙其念哉因事致誠尙其敬哉爰假筆墨之司據此垂戒敢告爾小子之各有心者噫朱子此箴示人持敬之道可謂至矣學者有志聖賢而從事於存養省察之功舍是曷由乎

哉



# 續近思錄卷之五

克治

此卷論力行。蓋致知必進以篤行。而存養尤資乎省察。是以克治之功。君子所宜深致力也。

朱子曰。通書竭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

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麤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精一。孔子所謂克復。便是此事。

幾者。動之微也。通書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也。其言不一。曰幾善。惡者是言衆人之心。天理人欲動處。其幾甚微。爲可畏也。曰幾微。故幽。是言聖人之心。能洞乎事幾之微也。曰見幾而作。又曰知幾其神。是言君子之心。能審幾以至於聖也。盡力說箇幾字。乃喫緊警發人處。蓋人當念慮初動。近而公私邪正之界。於此發其端焉。遠而廢興存亡之理。於此啓其兆焉。一或不察。厥後相去天淵。便覺甚難爲力。但只於此處看破。若有私意邪念。卽當用力。遏絕幹轉。挽回將來。此是人生日用第一親切緊要工夫。精麤隱顯。一時穿透。省卻後來無限氣力。希聖希賢。俱從此做起。堯舜所謂精一。孔子所謂克復。其事只是如此。人能兢兢業業。嘗加審幾之功。存天理於方動。遏人欲於將萌。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哉。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張子名載，字子厚，學者稱

橫渠先生天理人欲發端甚微，只爭些子。周子屢說幾字，欲人之辨於其微也。然辨之不早，到得後來，便覺幹轉費力。故張子每說豫字，欲人之定於其先也。二先生皆是喫緊爲人處，學者不可不知。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卻爲人欲引去，做了又卻悔。朱子曰：此便是無克治工夫。須是遇事

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

知之而又行，行之而又悔，是平日全沒剛斷力量，而天理之公，不勝其人欲之私矣。故朱子謂無克治工夫，須是遇著事時知

其非理，便與克下，莫存一些遲回顧慮之見，苟且放過，使之私意無所容，自然退聽而漸消矣。大抵處事明理爲先，即當行以勇猛，當下決截，方能精進。不然氣不足以勝私，終被私欲引去，雖明理亦何濟於事哉。

朱子曰：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

理欲之界，其端甚微，一有游移，便立腳不住。能於此處立定腳根，牢固穩當，則天理不爲人欲所勝，從此一力

去做工夫，自然日進

一日而未可量矣。

朱子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

之。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未有夾雜於其間而可以有爲者。從天理則人欲不期去而自去，徇人欲則天理不期滅而自滅。蓋存亡之幾勝負之勢，只爭毫末。學者須於此處用體認省察工夫，不可少有間斷也。

朱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滎陽成皋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割定腳。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劉漢高祖項羽也。理欲

進退之勢。正如劉項用兵。兩相對拒。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勝負全在此處。略一回頭不得。初學正當從此牢割定腳。隨時隨事。逐漸捱扎。旋捱將去。莫放此心游移退轉。終須可以勝私。到得勝時。氣象自覺與前不同。猶戰者只管猛力向前。自然得勝。勝時便有許多威武也。

朱子曰。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學問未到。天理見不分明。此心渾是人欲。既知學問。則理欲之界。見之已明。自然天理發見。人欲潛消。而向聖賢路上去矣。然私欲轉念卽來。難於

淨盡。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當決絕。不可容留。卽纖微不合理處。便是人欲所伏。尤當精密省察。毋令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害乎天理。此方是學問得力處也。

朱子曰。義利之間。誠有難擇。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義利每多夾雜。有似義之利。亦有似利之義。若非學問功深。窮到至精至微處。誠有難爲別擇。初學但於意中所疑。其近利者。卽便舍去勿爲。則錯處自少。向後工夫既到。看得義理親切。卻看舊

事只有於義上見未盡利上舍未盡者。大段已自無傷。不至有過當之舉也。若初不肯舍。率意妄爲。則其害義者必多。後雖知之而已不勝其追悔矣。故義利之間。苟未能擇。則莫如能舍之爲得也。

朱子曰。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便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者。

皆是也。

事無論大小。皆有義利存乎其間。必須判得分明。做得決截。今人做好底事。自是屬義一邊。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則是不離利之見也。所謂所爲雖善而不知其道。猶未免有私者。天下比比皆是也。此義利之辨。間不容髮。學者不可不細加檢

點矣。

朱子曰。須於日用閒。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

無事無義。須於日用閒。常令義之所在。了然明白於胸中。然後不至爲私欲所奪。此中有精察工夫。或言心安處便是義。則大不然。蓋惟見得分明。方能安其所當安。而可以爲義。若見得不分明。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者。豈可以安爲義乎。以知辨之不可不精也。

朱子曰。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凡事自有正大道理。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以此處之。便是至公無私。而事之成敗利鈍可

不計也。若稍參以自家意見。則便私而不可爲矣。此君子所以無適無莫。而惟義之與比也。

朱子曰。閒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

是工夫。閒居無事時，將自家平日所行底事，細爲檢點一番，其間有當是而非，當非而是，顛倒而不合於理者，有當好而惡，當惡而好，意見之不得其正者，能自察而知之，識得是病，便是藥。工夫卽從此而在矣。何事他求哉。

朱子曰：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

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

學者平日所用工夫，不必多求，只求一箇是而已。道理只有是非兩端，從是處行，將去則善，從非處行，將去則惡。如事親宜孝，事君宜忠，此理之至是者也。反是便非矣。不寧惟是，凡事皆當如此，須用

審察之功，於是非相持之處，仔細辨別，擇其是者而後行之，則自無不得其正矣。古聖人千言萬語，所以諄諄教人者，亦不過發明此至是之理，欲人知所率從，而毋流於非僻之私焉已耳。夫豈有他道哉。

朱子曰：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此言人之於事，當明辨其是非，而尤不可不先自治其氣質，以爲處事之本也。大凡有一事，便有是非兩端，相持並立，是者乃

天理之公，非者乃人欲之私，就當從此處與他剖判得極分曉，不使天理少參於人欲，此便是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所當著實用力者，然人之氣質合下生來便有所偏，故其所見處亦往往不同。偏於剛底人，則所見剛處爲多，而處事多失之剛；偏於柔底人，則所見柔

處爲多。而處事多失之柔。必先就其氣質偏處。痛加克治。然後以之處事。方不至有偏倚之見。而循天理。過人欲。事事能求當乎。至是之歸也。不然。氣質未變。雖見得道理。是了。仍然偏一邊去。豈能以無失也哉。

朱子曰。人做不是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

難焉。凡人做事。有不是處。自家心裏不安。此正是良心所在。不能泯滅。但一轉念。復被私欲蔽固。雖有善端發見。沒力量掙扎出來。卻

依然陷溺去了。此所以終不能成好人也。須是大段勇猛著力。與後起私欲爭戰一番。不可輸彼。知得此事不是。即便立定腳跟。莫向彼行。硬從好路上走。如此強力支持。久久漸到純熟。而私欲自然退避。不能以勝我矣。故周子曰。果而確無難焉。言人能果決其行。堅確其守。則勇於有爲。而人僞不能奪之。自無難幾於聖誠之域也。此可見學者宜自用力也。

朱子曰。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卻終不肯。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固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

學者平日須是著實用功。自家檢點。如見此事不可爲。何以又要去做。既知好事要去爲。何以終不肯做。此處不可忽略。放過。蓋人心本善。當見善欲爲之時。乃是真心所發見處。少閒爲氣稟物欲蔽固。將去便

又不好了也。須就此處。自去體察。初起念頭。毋爲後起所奪。最是爲學第一件。緊要大工夫。不然。悠悠忽忽。全摸不著自家病痛所在。則終無進益之日矣。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不知不覺自會變。不消得費力。人之氣質不能無偏。因其偏而又欲著一物事以救之。扯東補西。越見不平。究竟摸不著頭腦。安能於自家病痛。一一對鍼。其實要緊工夫。只須於大底道理看教分明。覺得大段如此平正。則平日偏處自見。如入暗室取物。但以火照即見。若只暗中摸索。徒費心力何益。且大底道理既明。自家病痛便不知不覺漸漸轉變。不消費力治之。而自無不治矣。故學者用功在於得大頭腦。而不必徒爲救正之計也。

朱子曰。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閒。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人之性情有偏。於褊小急迫。發不中節者。即須因病自醫。當下檢點。凡平日言語動作之間。皆當以緩持之。勉強從寬。持之既久。漸成自然。則所發自有條理。不至於褊急矣。此即古人佩章之意。亦救偏之一道也。

朱子曰。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人於臨事多爲血氣所使者。只是見義理不透。而客氣動於中也。惟平日於性理說話。涵泳玩味。沈潛久之。則客氣自消。臨事便有別處。不至爲血氣用矣。蓋惟理足以勝私。學者讀書養氣之功。正自不可少也。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爲多、

氣質之偏、得於生初、耳目口鼻之欲、具於當身、人已忌克之類、形於交際、三者皆人欲之私、在所當克者也、然人之一生、氣質其先者、交際其

後者、而當身日用之間、惟耳目口鼻之欲最爲難防、觀夫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則知克此項意爲多、誠能於此掃除得淨盡、則氣質之偏、亦自可化、而忌克之念、亦自漸滅矣、此程子因立箴以示人、而學者所當著力也、

朱子曰、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克而好勝、伐而自矜、怨而忿恨、欲而貪得、四者皆心之病、而人之所不能無者、若但制於其末、則旋滅旋起、忽去忽來、容能治得許多、必拔去病根、掃除淨盡、使之一絲不留、然後心體

光明、純乎天理、此惟仁者能之也、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山之勢甚難摧抑、猶人忿怒之所發、其氣盛大、亦難摧抑也、壑之勢甚難填塞、猶人愛慾之所流、其

情沈溺、亦難填塞也、知其難、則知所以摧之填之而不留餘力矣、火之勢可以燎原、急宜救止、猶人奮怒之所發、其氣方張、亦急宜救止也、水之勢可以滔天、急宜防備、猶人愛慾之所流、其情日汨、亦急宜防備也、知其急、則知所以救之防之而不緩須臾矣、然此皆治其末之方也、若明理養心以正其本、則自可無此患矣、

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



少閒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夫子說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剛自是美德。故朱子謂某看人須是剛底好。雖亦不能無偏。然比之柔者，則大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蓋剛強不屈之氣，一往無前，自

屬君子邊人，而可以任大事。若柔弱不剛之質，遇事全無力量，不會振奮。只困倒去，亦將何所用哉。固知剛者之難得，而學者不可不自振奮也。

朱子曰：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往那裏去，也是可怪。

善與惡本不相容，能爲善之人，未有不疾惡者。蓋真知惡之可疾，則其疾之也必嚴，而其爲善也益力。所謂見不善如探湯也。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付之

度外，全無疾惡之意，則豈有爲善之基乎。夫天之生人，與之以秉彝之性，無不好是懿德者。若見惡不疾，則必見善亦不好。吾不知其秉彝之良心，將於何去也。不亦深可怪哉。

朱子曰：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

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

成。

人處天下國家之事，全靠此心。必須剖判心下，令其灑然分明。若犀之照，若鏡之懸，善理則明之，惡念則去之。凡義利善惡是非，毋令絲毫少混，不能別白於心。如處家事，則取其善而舍其惡。處國事，則取其得而舍其失。處天下事，則進賢而退不肖。諸如此類，心

中無疑，便斬釘截鐵，斷然行去，自可無事不成。若此心做不得主，蓄疑莫決，勢將紛紛淆亂，亦安能有所濟哉。故處事莫要於治心，而治心尤必先於明理也。

朱子曰。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明學問。如善惡兩端。便要分別理會得。善惡分明後。只從中道上行。何緣有差。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只訓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謂中庸不可能。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中道也。學者欲得中道。必須講明學問。使先不迷於所往。如善惡兩端。便要辨別。何者爲善。何者爲惡。理會得分明。然後從中道上一向行去。自然恰好合宜。何緣有差。所謂知之真。則行之當也。子思之言中而曰中庸者。平常也。日用常行之間。事事皆有中道。不可過亦不可不及。所以言中庸不可能也。學者苟不用學問之功。則見理先不分明。何由得中道而行之哉。

朱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多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

處都不得力。

人生不能無欲。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曰寡。似非不好底欲。若是不好當盡絕之。何但宜寡。只是眼前日用的事。雖未免有欲。然不可多。多則東馳西逐。本心爲所紛雜。而不能養矣。蓋人止有一心。專用之則靈。分用之則亂。如做這一

件事。便只做這一件事。莫做那件。若讀書寫字做詩之類。皆當專一。不可他及。苟既做此。又要做彼。一箇心分做許多用。忙箇不了。到得合用處。已自神散而昏。都不得力矣。夫心爲一身之主。而以欲亂之。則無主矣。其何以應萬事乎。故養心之道。必以寡欲爲至要也。與

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理欲之分。近在幾微。卽飲食之間。亦須辨別。如饑而食。渴而飲。此當然之

天理也。順其當然而飲之食之可已。若必欲求美味，則出於嗜好之私，便是後起之人欲矣。孟子所謂未得飲食之正是也。

朱子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度量追狹之子，或恃才傲物，或藉氣凌人，其中心忌刻實，不能容人，亦鄙之不屑與校，而反爲人所容。若大丈夫則所志者大，所見者廣，有含弘包荒之度，而不存計校物我

之私，故容人而不見容於人，學者皆當法此氣象也。

朱子曰：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而不可得。

禮者，人之規範，所以守身也。其條目甚嚴，不容一毫出入。古人視聽言動，無不循之而行，故終日只在禮中，不敢少有放縱，欲求自由而不可

得也。學者若不從禮上立腳，則恣肆

苟且，欲一事之合於法，其可得哉。

朱子曰：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

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撓之哉。

人皆有一箇身，此身無論富貴貧賤，皆當以道義自修。今人置此身於不修，而馳情外慕，方其爲士，時學尙未至，便已汲

汲求仕，及其既仕時，心尙未足，復患爵祿不加，趨走公卿之門，奔馳勢利之途，沛其生平，無一日之閒，其爲勞瘁甚矣。何若山林布衣之士，雖處貧賤，而道義自高之爲得也。夫道義有於身，則貴且尊，雖三公不易，千駟弗視，何外物之足以撓其心哉。不修道德而徒慕爵祿，

終其身爲人役也，亦可慨夫。

朱子曰：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凡事當先見其難，不敢有輕易之心，而用力以爲之，則其後自易。若一有輕易之心，則難者將

至而困我矣。如樂毅爲燕將，用兵伐齊，始常懼其難勝，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一戰而下齊七十餘城。雖堅無不破者，及其既勝，則氣驕膽大，自恃兵強，遂攻二城而不克，非二城之堅於七十餘城也。蓋心見其難則難者亦易，心見其易則易者亦難。天下事大抵皆然。人當常存其敬畏可也。

朱子曰：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此固吾所自有，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

蔽而失之，則當求所以復之。今乃聽其失而不知求，至富貴，乃身外之物，反多方以求，惟恐不得，縱使得之，亦非在中之美。與吾身心毫無所益也，而况未必得乎？若吾心之義理，特患人不肯求，不患求不能得。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莫貴且尊於此，而求必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則爲聖爲賢之道卽在是矣。是富貴之與道義，其利害甚明，不待計較而後知也。但人心之公，每蔽於物欲之私，所以見富貴常放不下，而不知有道義之足重耳。誠以此兩端常常體察，何者爲吾身心所固有，何者爲吾身心所本無，何者爲所當得而不可不得，何者

爲不可必得而亦可以不必得。若見得分明時，便須猛省，急擺脫出來，毋令此心爲富貴所纏縛，而返求乎理義以進於聖賢之歸也。其爲益不亦大哉。

朱子曰：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直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

學問之事，既已致知，便須力行。今之學者，不能身體力踐而徒驚乎空言，此正莫大之患。然其咎自是不善讀書耳。書豈使之然哉。古人著書立教，無一言一句不示人以入德門戶，而令其身體力行，非但讀文辭爲誦說已也。如所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更爲深切。蓋人若不擇躬於禮樂，則不序不和，而所行之事，俱無一而可誠，非可以斯須離者。我輩直當佩服而存省之，卽此一言終身用之不盡。寧獨後學所宜知哉。故知口耳之功，非聖賢所以教人之意，而學問之不得力者，亦可反而自求其故矣。

朱子曰：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止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此亦是不合正理。事物之來，所不能無，但隨分應之，不失其正理可已。若當其來時，而此心固執不動，頑然如木石，雖無邪心，但此不動處，便是冥念絕物，非正理矣。曾是天與我以此心，而可使之冥頑不靈，一無所用哉。又如應事接物處，自有當然之理，理當如彼，而我不知所以應之，乃

如此雖非有意之私，究亦不合正理。而於事物之間，多未得其當也。由前則失之於執，由後則失之於偏。學者當思所以去二者之失而可哉。

朱子曰：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爲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爲僞耳。豈有是理哉。

聖人亦猶常人之情耳。其所以不同於常人者，以其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得乎喜怒之正，而不以動其志也。謂聖人有所動，固不可。今反其說而謂聖人無所動，則是聖人不喜不怒，其心全如木石，冥然罔覺，而喜怒之見於

外者，特僞爲者耳。夫豈有是理哉。其爲誣聖人也亦甚矣。

朱子曰：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

人之患在不能見自家病痛所在耳。若果見得端緒，便就此處用功，常切提撕警覺，不少存一

自恕之心，則昏者可明，弱者可強，何氣質之不自我變化哉。人亦自勉之可矣。

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

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

靜中無事，而私意往來，橫生不絕。此學者通患，多不自知。能省察至此，可見自知之明，甚不易得。知得是病而治之，便有頭緒。但當以敬爲主，令此心常存，不爲所亂。而於日用間，深察私意之萌動時，多因

何事而起，就其重處，痛加懲窒。工夫莫少縱容寬懈。如此則

中有主而自治嚴，自然私意漸消，而不至有橫生之患矣。

朱子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

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持敬工夫固是爲學本原，然此其大綱也。若其條目所在，亦須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方爲動靜交修而不流於空虛無用之學耳。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曉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默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爲學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若都用躬行之功，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

當時從事孔子，但消兩日，便可說盡爲學話頭。何用許多年追隨不去。難道孔門諸子都是默的，不成。必不然。蓋古人說得就要行得，故日夜汲汲皇皇，向自家身心理會，用切己的工夫，到得做事業時，但就平日得力隨事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各因其學之所造，即可以充從政之選，不用他求。至大小功業，亦隨各人分量做出，俱有可觀，不必相強。總之學求盡其在己，而出之自足見用。若徒託之議論，而不體諸躬行，則空言無實，不惟無益於身，究亦何補於世。恐古人無是學也。

朱子曰：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

人之行所以常蕩軼者，以平日無所檢束故耳。但當謹守規矩，朝夕

之間，常以之爲模範，不暫廢輟，強持之久，漸就純熟，則不待有所模擬，而所行無不謹飭，自成乎方圓矣。此則聖學立於禮之效，而程子所謂習慣成自然者，學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繼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

此朱子述其師李愿中之言也。言吾人爲學，先要存養此心，打掃得乾乾淨淨，不爲私意所擾，然後能一於理義。但人心中念慮多端，大段惡念起處，自家覺得不是，就便按納下來，卻也容易制伏，旋起旋滅，只是那

不大段計利害，似沒緊要，而無時無刻，忽往忽來，底念慮相續不絕，真有難以驅除者。李先生此言，乃從靜驗中說出，人人病痛所在，今看來實是如此。此等妄念，尤宜著力斬斷，學者省察克治之功，所以不容少緩也。

朱子答馮作肅曰：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

則知識益明而無穿鑿之害矣。若固陋蓄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於日新也。後生妄作

之弊，自宜懲創，然或因此而緩於窮理之功，則又不可。當令其講論是非，考究得失，以察乎事理之當然，但勿厭常好異，棄故求新，盡非他人自是已見，則知識益明，即有所作，亦自可無穿鑿之害矣。若使固陋日深，蓄疑滋甚，而不知窮理爲勇決之計，則雖不至妄作，亦終於氣質無知而已。又非所以矯後生氣質之偏而進之於日新之域也。

朱子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汝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汝自去讀，道理用汝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此朱子勉誦門人之言也。言學問之事，全靠不得他人，在



汝自家用功。某此閒講論時少。踐履時多。蓋講論一說便休。若踐履則無窮盡工夫。事事都須用汝自己去理會體察涵養。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引汝等向前用力。做得箇證明底人。證汝等所做工夫。或有疑難。相與商量。箇是而已。爾等當自勉勵。師友不能爲力之處。卽某亦無如何也。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

天地閒惟懶最爲害事。凡有所能爲底。只因懶惰。便一切頹委下來。朱子自言

平生不會懶。雖甚疾病。總不肯休。一心只要向前做事。何從得懶惰。豈真生來是箇怯弱力量。做不得事。只因畏縮之心。先在於中。一見事來。未會去做。便自料其難成。不肯向前。所以習成怯弱。終於頹靡廢弛。而不能有爲也。夫人皆有能爲之氣。一振作便可自新。安可以懶自悞其生平哉。

朱子曰。熹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朱子自言所學。遲暮無成。不足見齒。徒以小少之日。亦曾習聞內而父兄外而師友之訓。稍知所以用力於古人。垂教後世。句讀文義之間。不敢荒忽。朝夕考究。區區之意。聊借往訓以爲砥礪。庶幾自守其身。欲求至於寡過之地。而功力未深。動多獲戾。有不能以自信者。蓋至於今。亦惟是益用孜孜而已。其敢少懈其初志乎。噫。觀於此言。可以見其維日不足之心矣。



# 續近思錄卷之六

## 家道

此卷論齊家。蓋由己及人。莫先於家。倫常日用。乃斯須不可離者。誠克治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

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而其實所自來。則原於天命之性。而

行於人倫之間。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盡之則。孔子所謂道不遠人是也。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豈可以爲人哉。人亦可以自返矣。

朱子曰。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

五倫之中。有與生俱來。以天屬者。有出於

後起以人合者。天屬惟父子兄弟。而人合則居其三焉。然天屬必藉三者以相成。故非夫婦則天屬無以續。非君臣則天屬無以全。非朋友則天屬無以正。此所以爲人道之綱。立生人之極。同行並重。缺一不可。今人每日所接皆五倫中人。每日所行皆五倫中事。豈可不盡其道。而爲天地間之棄人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

人之一身。資始於父。成形於母。一體攸分。血脈聯絡。故雖強暴。見子則憐。雖嬰兒。見父則笑。皆天性至情。相親相愛。出於自然而然者。觀此則知父無不慈。子無不孝。而有不慈不孝者。人欲累之也。人何可不以父母生我之身體。父

母愛我之心。而繼以後起之私。喪其本然之天良哉。

朱子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士人爲學讀書。不過以明理處事耳。今人多以家務叢委爲妨學問。不知此正可實地用工處。古者治乎道理。不外修身齊家。家中事務。件件俱有道理存焉。

但能每事看得不差。順理而行。勿輕易忽略放過。又於其中省察自己平日病痛何在。實下克治工夫。痛加剪除。卽此便是學問。古人爲學之道。孰有加之者哉。若惡其叢委而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全不向道理上理會。與自家身中檢點。則是視事理卻成兩截。雖

讀書何所用之。要知事中有理學問之事。卽在明理處。事上見。所謂無一事而不學。非必讀書然後爲學也。

或云。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朱子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乃自然而然。合下便是如此。欲之云者。則是有所勉強作爲。而非出於天理人心之公矣。故朱子非之。

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闡截。人子之於父母。親愛之心。出於天性。自無在不宣以和順將之。不幸父母有過。則不得不出於諫止。然當恰聲下氣。漸漸細密以諫言之。

不激而聽亦易入。不可峻暴硬要闡截。以觸其怒而傷乎恩也。所謂幾諫者如此。

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凡事有天理人情所當然。矯而行之。則不直矣。如父子相隱。此順乎天理合乎人情之至者也。直躬而行之說。豈所論於父子間哉。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

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父母愛子之心。出於至性。自不能已。此天下之正理。人人之所同也。但當鞠育而教誨之。俾克底於成立。所謂愛之能勿勞也。若愛之之心無所不至。而必欲

其功名如何。富貴如何。設爲意外之求。以朝夕期望之。則此心純是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正矣。此理欲之閒。正當審決。勿生妄想。今之爲父母者。恐未能免此也。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

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繼母異兄弟、不能相容者多、人生遭此、誠大不幸、然自古已有樣子、加舜便是第一箇孝繼母異兄弟

虧者、但看舜當日如何處法、不過只是盡誠孝之心、以感動之、卒能使之化而相親愛、則知天下無不

可事之親、無不可友之兄弟、人誠視繼母如生、母視異母兄弟如同胞、亦何患其不能相容哉。

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朱子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

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余隱之所論仲子之言、則是兄或不友、猶可以避、母或不慈、猶可以離也。然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無相棄的、兄弟、即使不慈不友、亦安有避去之理。若其可離可避、則舜當日處父

頑母醫象傲已極、人倫之變、而何以不出此耶。觀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終化其親於允若、以爲法於天下、而立人倫之極者、則知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兄雖不友、弟不可以不恭、此情理之當然、正不得有所藉口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共生於父母、形雖異而氣則同、人自少至老、惟兄弟聚首之日爲多、凡死生之變、苦樂之境、無適而不相須、此以知兄弟之恩最爲

關切、非可等於尋常、而世有視之、反不如友生者、其亦不思之甚矣。

朱子曰、兄弟設有不幸、鬪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

小忿不廢懿親。

兄弟同氣之親。出於天性。雖不幸或因小忿鬪。很家庭之內。然亦偶然如此。非有成心之不忘也。一遇外侮之來。則不知不覺。自相關切。而同心以禦之。前此之忿。竟不知消歸何處矣。雖有良朋。豈能若兄弟之親切。而有助乎。所謂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者也。人試以是返而思焉。有不篤於友愛者哉。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朱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卻是就不足處說。實心之謂忠。人倫日用之道。何者不當實心。而獨以屬之事君者。蓋父子兄弟夫婦。天性至親。其相愛相敬。乃情理自然。而不待勉強。人無有不盡其心者。惟君臣之分。雖亦理之所宜。然因以義合。便自情意不親。容易苟且。罕克盡心。故須於此說忠。卻就人之所不足處。爲言。正所以勉勵之也。

朱子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闢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

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夫婦居室。至邇之事也。而天命之原。人類之始。紀綱之首。王化之端。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爲費而隱。著於至顯而根於至微也。然幽闇之中。

人所不見。衽席之上。情所易狎。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無處覓根芽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於夫婦之微密。而極其至。則可以察乎天地之高深也。故惟君子能知其幾之至微。而慎於獨見之地。以體其道之造端。而不敢有所褻慢。非是。鮮有不流於人欲之私。而失其正者。其孰能體之乎。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恒。禮謹大昏。詩始二南。皆所以明陰陽之道。正夫婦之儀。欲人之無忽於其始。而謹於其微。誠是故也。胡五峯所著書名知言。亦曰道之精微。卽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多忽爲至近而不知之。又曰。夫婦之際。接之不可狎也。宜知有禮焉。交之不可褻也。宜知有道焉。惟心一於敬者。能常守之。而不失人倫之正耳。斯言亦此意也。然則觀古聖賢立言之意。後之人其可視夫婦爲泛常而不知所慎哉。

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

行乎其間。

人倫之親密。莫如夫婦。惟其親密。故狎暱之至。凡有所爲。不可以告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蓋如父兄猶知所敬畏。而於妻則全無愧恥也。卽此便非刑于之道。人苟能常存嚴憚敬畏。雖至親密之地。亦不敢有謔浪媒孽之形。此卽戒懼慎獨。不愧

屋漏工夫。是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矣。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不其然哉。

朱子曰。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



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人生五倫之中。惟夫婦情意最密。而易爲

所陷溺。人情不知爲人道之大倫。忽而視之。慢不致謹。純以私欲之見。行其狎玩之情。而於暗室屋漏。人所不知之境。自欺無所不至。則正始之本全失矣。倘知君子之道。造端在此。其事甚重。隱微之際。不流於人欲之私。戒謹恐懼。相敬如賓。無少狎溺。是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其工夫直從裏面做出。於此不欺。則真能敬之至。而移其心以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是則此一倫者。正爲衆倫之始。而人所當加謹焉者也。安可忽諸。

朱子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天地之道。

一陰一陽。二氣交和。而後雨澤降焉。其於人也。則爲夫婦。必唱隨和好。而後家道成焉。故夫得婦而內助有人。婦得夫而其身有主。所當各盡其道。治外治內。黽勉同心。以成厥家。而不宜有反目之怒也。觀天地之氣。偶有不和。遂生沴厲旱潦之災。可不戒與。

問。妻有七出。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妻者。齊也。德與我齊。而助理於內。以成乎家道者也。若有不孝淫妬長舌。盜竊諸惡行。又有不生子與惡疾者。則不可以承宗祧。昌後嗣。而家道不

成。勢不得不出。故七出之條。亦是正當道理。非屬權宜。古來聖賢亦有行之者。朱子以爲然。則後人可以無疑矣。

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纂酒。

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蓋婦人之道。以順夫子爲正。一有才能。便與外事。此最不祥。書所謂牝雞之晨。維家之索是

也。故所爲有非。固爲不可。卽有善足稱。亦非吉祥可願之事。但其職所當爲。惟是修饋食。具酒漿。盡閨闈之道。使人謂得賢內助。而不至遺父母憂。則可矣。易言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者。正此意也。而孟母之言。亦以精五飯。纂酒漿。養舅姑。縫衣裳。爲訓。此外無他事。故有閨門之修。以其職主乎內。而無境外之志。以其義非所宜也。此姆教之所當嚴。而闡祀之所必飭與。

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朋友爲五倫之一。蓋所藉以維持乎四者之倫。而使不至於悖焉者。故有過則相與規。有善則相與勸。其所關繫爲至重。古人以朋來爲樂。友聲是求。而尊之如父兄。親之如性命者。職

此故也。今人於倫多不盡。而視朋友皆爲偶合。無足重輕。竟不究其所以然矣。人倫幾何而不廢哉。

朱子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不

以法事相委。卻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

朋友有通財之誼。家苟貧困。而惠賙錢物。自其所宜。然亦當揆於理。必其來有辭。不害於可受而後受之。如孟子所謂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亦受之是也。若不

正道相與。而徒以錢相惠。是受之無名。且以吾身爲不潔之歸。雖貧斷不可受矣。

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

故。朋友之交在責善。有不善則規之。規之而不聽。則自當疎之矣。但疎之必以其漸。不可過於峻絕。若非有大事故。爲世所難容者。則亦不必峻絕之也。蓋友誼爲重。小過宜寬。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此忠厚之道也。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將營宮室先立祠堂者。重本始也。爲四龕以奉先世

神主者。別代序也。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廣追遠也。置祭田具祭器以下。則所以致其優見。愾聞之誠而盡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禮。皆仁孝誠敬之至。凡爲人後者所當取法也。

問。冠昏之禮。如或行之。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古者冠禮有三加之辭。昏禮有出門之戒。其語雅飭。但恐未能通曉。反無以致期。祝警戒之意。不若本其旨義。衍爲明白通俗之言。使之人人易曉。乃爲佳耳。

朱子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道也。

婿親迎不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禮無先施。故不必見也。婦入門不

見舅姑者。以婿尙未合昏。猶不成婦。故不敢見也。此制禮之意也。

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朱子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

變。婚姻之道。豈宜論財。一計繁簡。便存利之見矣。非古禮之意也。況風俗日壞。我輩正當從簡以復古禮。若亦隨時尙所爲。則復古終無望矣。誰與變化乎風俗哉。此朱子所以重非其太簡之言也。

朱子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享祭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

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古人祭必有器。有俎肉。有幣帛。與常時所需不同。當祭則用之。所以著敬示別也。今則代以燕器常饌楮錢。殊非古禮。要亦以生平所用者。幽明一理。或可相通。是謂從宜也。按古人祭用玉幣。後

來易以錢。至唐明皇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之事繁。錢不能繼。輿作紙錢。易之。唐禮書載范傳正言。惟顏魯公張司業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朱子家廟之祭。亦云紙錢當幣帛。未安。唐人重佛。謂楮錢資於冥途。殊荒唐。宜用素紙代幣帛。且以明潔也。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個氣。所以才感必應。

世間惟有

一個氣相續不絕。自天地言之。生人生物。蕃變不窮。只一氣也。自人言之。吾身與祖宗。亦只一氣也。一氣相通。故方感輒應。此理之所必然。但視人之誠敬。何如耳。若誠敬之至。可以格祖考。亦可以格天地。古聖人所以享帝享親。無二道也。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

鬼神靈爽之氣。各隨其分之所屬。以爲憑依。如家有主。國有侯。則一家一國之

鬼神屬之。故有家者各祀其先。有國者祭封內山川。氣相應也。至於天子。則父天母地。凡四嶽五瀆。天下之鬼神。莫不屬焉。故聖天子在位而百禮具舉。天地清寧。河嶽懷柔。一氣感通。百靈效順。其明驗也。

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

禮反其所自始。萬物之所自始。本乎天。人之所自始。本乎祖。冬至者氣之始。故王者祀天。而以所出之祖配之。正反始報本之義也。

朱子曰。昭穆但分世數。不爲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宗廟之制。左昭右穆。但以別世數之傳。非以定尊卑之分。如父爲穆。

則子爲昭。世數宜然。不可以尊卑論也。

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藍田呂氏曰。凡祭皆宗子主之。宗子謂父之嫡長子。主父之祭。祖之世長孫。主祖之祭。曾祖之世長孫。主曾祖之祭。高祖之世長孫。主高祖之祭。又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今議宗

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或曰。今卿大夫皆起自庶子。而世嫡長未必皆貴且賢。且與祭者皆尊行。而世嫡又多卑幼。此宗法所以難行也。然復古之君子。有能慨然立世嫡爲宗子。或愚而貧。必教之育之。歲時以主祀事。未始不可行。但以尊者長者之命。而相以賢者。亦睦族之一道也。

朱子曰。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埽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古無祭於墓者。其從來不可考。先儒謂祭其土地之

神。理或然耳。但今世俗俱行拜埽之禮。流傳已久。是亦報本追遠之心。於禮無傷。似不可廢。此吾夫子從衆之意也。

朱子曰。忌日只祭一位。如父忌則祭父。母忌則祭母。是日孝子不飲酒。食肉不聽樂。素服以居。夕寢於外。

朱子曰。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凡祭自當備物盡禮。

然以愛敬之誠爲主。貧則稱家有無疾。則量已筋力。但盡其心。少殺其品。物儀文可也。若財力可及。而不如儀。則是無愛敬之誠矣。其何以爲祭哉。

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徬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

日離也。凡喪禮無儀謂之奠。有儀謂之祭。奠禮簡而不文。蓋親去我未久。哀切於中。未忍遽死其親。而事以鬼神之禮。故止用奠。既葬而虞。則哀少殺。而禮有文。始謂之祭。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虞爲吉祭。以親喪漸遠而漸趨於吉也。

朱子曰。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閒。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所爲皆不廢。

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古人居喪。哀痛迫切之情。幾於自廢。而凡飲食居處日用交接之事。俱大異於平時。故宗廟祭祀之禮。拜獻受酢於喪。非宜。亦廢而不舉。而心安理順。幽明兩無憾焉。今人居喪。所爲與平日俱無少異。

而獨廢此一事。恐於心宜有所未安也。

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儀禮所載喪禮。已爲詳備。從而行之。則合於古禮之正。朱子修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五卷。未成而歿。歿後以屬勉齋黃氏踵成之。勉齋續補喪祭之禮。甚精密。復古君子。凡喪祭當以文公家禮與儀禮

參酌用之。則

自盡善矣。

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

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

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周禮。葬後行三虞之祭。虞後行卒哭之禮。今宜從之。近世禮非也。

朱子曰。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爲人後者爲之子。於本生父母不得服三年。然身之所自出。降殺恐多不安。但皆服心喪三年。則情禮俱當矣。此法古無之。惟

宋時立此。

爲甚善也。

朱子曰。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從。

喪葬之時。不宜飲酒食肉。以禮爲處。便當以禮處人。凡親友賓客會葬者。只宜用素食相待。若祭饌葷食。分與

僕從可也。昔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勿陷人於惡。凡士夫之家。各宜守禮。毋蹈陷人於惡之戒。

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

葬地擇日。所以安親之體魄。故不可不擇。古法用卜筮。決其吉凶。今人皆不遵行。且從俗

擇之亦可。但不可溺於堪輿陰陽之說。以子孫受蔭爲主。過爲拘忌。而致親柩於久淹也。

朱子曰。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

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

幽明不同。其理則一。如人之所居成聚村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繞圍合。略成一個氣象。欲葬其先人居其後裔者。自

必揀擇。以爲久遠安寧計。此亦人情所宜。但墓取其足以安先靈。居取其足以傳世業。苟得酌中恰好處。斯亦可已。必惑於堪輿之說。極意過求。存富貴利達之見。則便非正理。世俗之草率者固爲不及。而務爲陰陽風水之高論者。似亦失之於過。士君子惟當順理而行。毋爲所惑可也。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但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概如此。亦當以其厚薄尊長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

朋友爲五倫之一。故古人聞朋友之喪。則爲位而哭。其服則麻。然朋友之交。其情有厚薄之分。其齒有尊長之等。則又當權其輕重之宜。未可以一定論也。

朱子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篋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



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

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此黃勉齋敘朱子平日之威儀行事也。言其閒居在家。未明而起。平旦之氣。不荒於朝也。深衣巾履。拜於家廟。先聖有所親。有所尊。敬之至也。退坐書室。几案必正。造次之不離也。書籍器用。必整。措置之有方也。

羹食有定位。匙箸有定所。此飲食之得其常也。倦而休。則瞑目端坐。休而起。則整步徐行。寢而寤。則擁衾達旦。此起居之軌於度也。其色莊重而不拘不肆也。其言嚴厲而有條有理也。其行舒而恭而安。詳合節也。其坐端而直而中正不遷也。凡見之於威儀容止之間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自少至老。雖當大寒盛暑。造次急遽之時。顛沛流離之際。而未嘗須臾改其常度。蓋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乃盛德之至也。

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

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則油然而

喜。死喪之感。哀感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

致其愛。於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闕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

腹。居止取足。以蔽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行於家者。則孝慈兼致。內外肅穆。有恩以相聯。有義以相接。閨門之中。怡怡如也。是其盡乎生人之道者然也。其祭祀則纖鉅畢周。誠敬獨至。

儀有少缺。則悄然以悲。盡禮無違。則油然而喜。凡遇死喪哀痛。慘感之容。備極其至。飲食衰絰之禮。各稱其情。是其盡乎事死之道者然也。至於賓客之往來。必盡其歡。意之誠也。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恩之篤也。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義之盡也。吉凶慶弔。無所遺。闕恤問

遺無所闕。禮之周也。凡此皆見於待人者也。其自奉則衣食僅足以供口體。居止僅足以蔽風雨。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此。則其見於處己者也。夫其內外人己。應事接物。大節旣端。而細行亦克謹。蓋無毫髮之可議焉。非朱子其孰能若斯也哉。

# 續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所  
亟宜審處也。

朱子曰。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吾人生斯世。當擔斯世。則服古入官。自本分事。然古之君子。亦必量己之才德。可以濟世。匡時而後一入仕籍。即本生平所抱負。以展其經綸。豈不綽綽有餘裕乎。若入而後量。將

以薄積淺蓄之躬。妄費民社。繁劇當前。百務叢脞。其不至貽誚。素餐取戾。覆餗者幾何也。故君子不爾也。學者毋輕言仕哉。

朱子曰。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

聖人出處。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觀聖人者。須看他至誠懇切處。一毫不肯假借。及灑然無累處。一毫不肯執著。如期月三

年之願。洒洒不舍之情。是其懇切處也。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是其無累處也。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

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惑也。

士之道明德立者。要當綜其生平之始末。完完全全。

體用具足。乃可無不備之憾。而豈易言哉。必也真積久而有學。涵養深而有德。而後其言也爲吉人之辭。其行也爲庸德之謹。有行矣。有言矣。而後全其節。可以塞兩閒。盡其義。可以彌六合。此士君子所以自立其身。能行其道。有次第。有始卒。顯名後世。而亙古今不易者也。但人之稟性有偏全。其所得於天既不同。而遭時有隆替。其所成於人亦復異。故或獨善一身者。無以驗之事爲。或晚節成就者。無以溯厥初服。而知人論世尚友千古之餘。輒歎息痛恨於立德之難全。卽後之學者。追蹤往哲。欲擇其所從。又不免於次第始卒閒。他歧紛錯。往往滋惑也。噫。人苟有志向。上其生平所願學者。豈苟焉已哉。

朱子曰。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尚可爲。若鄉愿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此言入仕途者。寧爲狂狷。斷不可爲鄉愿也。狂狷雖非中行。然實可望其有爲。聖人之思狂狷以此也。若爲鄉愿。則何說乎。蓋狂狷者。獨行其是。雖

流俗汙世。譏我訕我。皆所不恤。而鄉愿則同流合汙。闒然媚世。惟恐得罪一人。故說這人不識時之類。卽是狂狷之徒。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卽是鄉愿一流人。便無可觀矣。末世入仕途者。非闒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令名而取高位。故宦途中之賊德者大

約鄉愿  
居多焉。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科舉爲進身之階，有志實學者，疑其相累，不知科舉非能累人也。但人急於功名，只思涉獵，倖得自爲其所累耳。夫誠讀聖賢書，沈潛玩索，資深逢原，據吾胸中所見而發爲文章，以應之，不以衡文之取舍爲吾之得失，不以衡文之

好惡爲吾之利害，直是度外置之，則雖終日應舉，仍皆讀書明理，希賢希聖底工夫，亦何嘗累人乎？有志者自辨之。

朱子曰：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科以

舉爲爲親者，意在博利祿，以奉養父母。然君子學求在我，不爲爲己之學，則正誼明道之心，不敵其謀利計功之念矣。何以鞭策向上，豈非無志？又以舉業爲妨實學者，意在工文詞，則不能爲心性之事，不知身心性命之理，即在日用飲食間也。若以爲妨實學，亦曾否妨飲食否？故只是無志也。夫舉業皆可見道，但果能立志，則本性命工夫，實學間發揮於文章，以之應舉而爲親，無不可者。初何有於相妨哉？

朱子曰：纔出門去事君，這身便不是自家底了。貪生怕死，何所不至。事君致身，儒者自讀書時，便講明大義，曉然於中，故纔出門去事君，則既以身許國，可生可死。

惟君之命矣。豈猶是自家底身，但若貪生怕死，則凡偷以全軀者，何所不至，而臨利害遇艱危，尙望其能出死力以守社稷衛蒼生乎？必不然矣。

朱子曰：近臣以譽謬爲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爲體。

近臣如臺諫等職，近於君者，遠臣即省郡外官，遠於君者。近臣重風節，故譽謬謬當行則行，當言則言，絕無依阿回互爲得其體也。遠臣重

操守，故廉退恬靜，孤介以鎮物，簡默以臨民，絕去騷擾，紛更爲得其體也。得其體而當官，安有難盡之職哉。

朱子曰：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

只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處。

聖賢之學，就天理本原上用功，進而彌上，世俗之學，從功名上起見，趨而愈下，相隔奚啻霄壤，故今人之病，只爲鋼蔽已久，於天理毫無所見，本原已壞，而其心則汲汲然，惟苟且以就功名，

以故發爲議論，往往見卑識陋，無可把持，只得多方遷就而已。究竟功名事業，無一可觀，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全於天理上滲漏空缺，不堪自思也。更有甚好處，而必出此紛紛逐逐，慳過一生乎。

朱子曰：天下事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愈熾而義理愈滅。

處天下事者，局難預定，時有轉

移，即使算無遺策，已非處事之方矣。況算不得盡乎，今人必存計較利害之心，自謂可得勝算，究竟私意滋起，顛倒錯亂，所以人欲愈熾而不可遏，義理愈滅而不復生，事未必濟而心術已大壞矣。使見得天理本原，出而應天下之事，又何用勞勞於計較爲哉。

朱子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惟恐日之不足。

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爲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

今士大夫或徒步起家，而其後位至三公者，當其窮時景況何如，一日得志而臺池舞女以自

樂惟恐日之不足焉。則其器量之鄙陋可知矣。雖彼廩實府充，綽有餘裕，但能不肆其虐，以毒痛百姓，毋爲州里災害，亦已足矣。安望其推有餘以及人也。使能以臺池舞女之樂，推而及人，視窮居徒步時，鬱鬱不自樂，至今日乃大行其志焉。其陶然自得，不較遠哉。

朱子曰：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爲文以干利祿而求溫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

夫天下國家而已矣。

學也者，讀書明理，學爲大人，而體用具備，內聖外王，一以貫之者，也是故古人之學，豈惟讀書爲文，干利祿

而已矣。今之學人，則當其爲學之初，便志在富貴，何論功名，何論道德也。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庶幾近古歟。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

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

大凡行止去就，未可輕率，處之以耐，或亦一法。然事有不當耐者，卽當以理決之，豈可全學耐事。其弊也，含糊回互，假借游移，必至於苟

賤不廉，貪汙之名而後已也。風俗頹壞，行直道者固多窒礙。然在吾人分上，自有義理主張，豈可眈道以隨俗。故只論是與不是，付利害得喪於無心，則果斷直前，履道坦坦，何窒礙之爲慮乎。然所以認得不是者，又在乎見之明矣。

朱子曰：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閒，便有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

富貴貧賤，皆遇之適然者。於吾本無加損，若偶得一官，而遂欲

以是爲業，惟恐失之，則一日投閒而歸，象養之餘，必厭淡泊，便有食不足之歎。所謂汲汲於富貴者，必戚戚於貧賤。蓋舉世皆然矣。豈知吾人之自有真樂哉。昔人云：自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此言深足味。

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

業猶事也。言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當一日盡官守之事。一日不得盡官守之事。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蓋名位至重。非可虛擲。而臣子供職。實難自寬。有所變易其初心而不肯爲者。

是徒浮沈以竊祿。私也。有所畏阻於威勢而不敢爲者。是又俯仰以隨時。亦私也。噫。臣盡如此。國家將何望哉。

朱子曰。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以自媒而求

薦。朝廷設官求賢。才以任衆職。故在上者惟擇賢而舉。方是爲國得人。不當以人之請託而薦之也。士人立身守禮義。以養廉恥。故在下者宜藏器以待。方是爲道自重。不當干進自媒。夤緣而求薦也。蓋請託多樹私恩。而夤緣必無賢士。求薦先爲賤行。而枉己安能

正人。此求賢與爲士者。慎勿蹈此弊端。而各持其大體焉。則得之矣。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宰相位至尊而權至重。然職則在於用人。量必取乎虛公。故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至於士至

微賤也。而其所守則不可輕。故尙廉隅。重禮義。乃以不自失爲貴。然則集衆思而廣忠益者。宰相之良也。處有守而後出有爲者。士品之最上也。

朱子曰。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只隨利欲走。閒有務記誦爲詞。



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

夫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朱子亦以今日士大夫正坐此病。惟其心裏而可做。自然只隨

利欲走也。閒有博觀載籍組織文辭者。又不過務記誦爲詞章。用其心於無用之地。而其本心之陷溺。曾不足以救之。所以謀利。徇欲填塞胸中。箇箇如此。而亦何怪其然乎。只緣心裏無可做而無所用其心。故至此耳。天下而盡若輩。吾道之所以益孤也。

朱子曰。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爲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爲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

邪正不兩立。彼自以爲是。

則必以我爲非。世俗之情。往往有之。是故貪汙者求得無厭。鬻鬻成性。則必於潔清有介節之人。反目之爲矯廉。指之爲沽譽。嗤笑之不已。而訕謗加之。竟以爲不是焉。趨競者奔走承順。阿諛取容。則必於恬退自貴重之人。反目之爲迂愚。指之爲倨傲。輕薄之不已。而排擠及之。竟以爲不是焉。由此類擴而推之。人情常態。莫不皆然也。士君子苟知自立於世。又何煩以此介介哉。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而安之。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用。則行。舍則藏。

如晴乾則著屨。雨下則赤脚。

此言知命樂天。當以聖人爲法也。人當學充養達。陶然有自樂之處。則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隨在皆可順適。隨在皆可順適。聖人之用則行。舍則藏。若視之甚輕。無些緊要者。大抵如

晴乾著屨。雨下赤脚。隨時順應。付之無心也。學者亦當其在我而已。

朱子曰。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

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又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

人才之所

以壞者道不明學不講也。而道所以不明學所以不講則皆由於詆排之者之過也。不思修身正心之道。齊治均平實從此做出。亦必講學明道然後見得恁地見得然後做得出。今士大夫鹵莽鶻突只說據我目前逐時應務已自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修許多閒話。何消得用。惟其如是。所以一人又手並脚明道講學。便百口交譏謂矯激。謂邀名。謂做崖岸。必禁絕決去之。而後已。推其意須是如市井無賴。溷溷濁濁。始是通儒實才。方可有用乎。俗尚如此。世安得有人才也。

朱子與項平父曰。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閒。亦明者所宜審處也。

世風日下。時論一變。盡言者每

多取禍。而求全者反以得謗。士君子身當此時。不可無保身之哲。自立之方。是故利害短長之閒。所宜審處也。

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

士之稍知自好者。平居無事。或不至大有差失。一臨患難。便難把持得住。殊不知患難之際。正所以

磨礪德業。要當處之坦然。勿為牽纏膠擾。超脫俗情之外。乃見學力之堅也。而豈易能哉。

朱子曰。人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

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者。皆緣見理未深。涵養未到。是以心羸氣軟。與不學之人無異也。延平先生謂利害當前。若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處患難。更有大難堪者。以之自比。則亦可以少安。是誠一法矣。但未深歷焉。則不知。故始雖甚卑其說。到得臨事。殊有得力處。先生之言。其可忽乎。噫。以好學如朱子。猶於排遣利害處。如此用工。世之學者。當於此益加省也。

朱子曰。仕宦祇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廉以持躬。勤以圖治。二者居官之要。至於位之守。而無所容心者也。若欲躁進。以致寵榮。捷徑而取高位。則必趨承迎合。以悅乎人。而吾身廉潔精勤之操。終不能以自主矣。仕宦之深戒也。

朱子答連嵩卿曰。易簪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易簪事見檀弓。結纓事見家語。此言論古人者。當擴充古人之心也。曾子易簪。子路結纓。未須論其孰優孰劣也。但古人謹守

禮法。終身以之。不因死而變易。則君子之所守可知矣。學者觀此而知充其所守。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如孟子所云也。此是體認工夫最緊要處。而何暇論其優劣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

不會添得。只要知道道理。

外遇何常。榮枯代謝。而所無可加損者。吾性中自有底道理也。故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者。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耳。若果加沈潛之功。得講習之助。真知確見此道理。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

損者。貧賤富貴。舉不足入其胸中。只要於此道理。知之益真。見之益確。無一時肯放過。無一事肯放過。此惟親歷時自驗之矣。

朱子與方耕道曰。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

方耕道名耒。凡人於事。不必挾私任術。飾志矯情。但能循理之自然。守法之當然。平其心無激。無同以應之。便自正大。恰

當。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問。比干之死。以理論之。可謂正命。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朱子曰。如何恁地說。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

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

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殺身以成仁。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

人受天命以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所謂道也。道自包理與氣在內。正命而死

者。生順死安。盡其道而已。當死不死。則不能盡道而失其正命矣。況道之正者。論有罪無罪。不論死不死。設公冶長死於縲紲。亦誰云非正命乎。古人殺身成仁。盡其道也。若必以氣論。則身已死矣。又成箇甚麼。然則比干之死。孔子合微子箕子而稱之爲三仁。蓋不論其死不死。亦以各盡其道而各成其仁者也。此理垂千古。則此氣自塞兩閒。學者直是看到此處。而何疑於正命之說乎。

朱子曰。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天下只有一條道理。認真做去。勇往直前。可生可死。趨之不得。避之不能。無處者一毫計較也。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殊不知古之人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顧。只緣於道理上認得既真。所以見有此。不見有彼。直視之如無物耳。而何曾容心計較。妄圖趨避乎。人可以無見於道哉。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朱子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說。明哲保身。即是

行藏舒卷。底大道理。聖賢作用。非有容心。但見得道理分明。順著此理。自然遠禍。豈計較利害。偷以全軀之謂哉。今人純以顧惜畏懼之邪心。看取明哲。先占便宜。勢必至如孔光之徒。和光同塵。浮沈於世而後已。即如揚子雲所謂明哲煌煌。四語。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身歷三朝。浮沈下位。屢勉奔賢。閒以至於美新投閣。一生作爲。都被這幾句誤也。若古人到舍生取義處。浩然正氣。奮不顧身。遑云遜不虞。以保天命耶。斷斷乎不如此說矣。明哲果易言哉。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心。利害生死。不變其節。

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親戚。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勵。緩急之際。尙不免於退縮。況游談聚議。習爲輒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耳。

東漢人才。專尙名節。雖黨錮禍延。無

補於事。然三代下。求其大義。根乎人心。利害生死。不有變節者。實惟此時爲盛。如當時郡守。構宦官親戚之禍。前後罹其難者。雖誅竄相尋。而不悔。禍愈烈。接迹赴死者愈多。何其重名義而矜氣節也。後世士大夫顧惜身家。畏懼權勢。安能望此。夫我輩致身之義。琢磨淬勵於平日者。亦已素矣。遇有緩急。尙多觀望遲疑。況游談輒熟之徒。只思苟容於世。欲其捐軀赴難。仗節死義。抑又難也。然則顧利害不顧義理。作奴顏婢膝賤態者。還當以東漢之名節挽之矣。要之敦崇道義。矜尙廉隅。縱不能無矯枉過正之失。而較夫依河澳。恣回互。隱伏之流。其爲緩急有賴者。雖事之濟否。未可知。猶可以鼓一時頹惰之氣也。

朱子說子張學干祿。因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

此朱子解說學干祿一章。因推而言時弊之未有當也。如今時文取士。不問其才之能否。卽應之者。亦不

必自計其能否。只是空言滿紙。便稱入彀。得以推而上之。不但此也。又如除擢皆然。蓋其所除所擢者。職禮之官不識禮。職樂之官不識樂。皆憑吏人設施。彼吏人獨有何能。保無差失闕漏。貽長官罪戾乎。至學官尤可笑。只是取具文書。備員考試而已。初不聞有德行可師。道藝可法。叩之以仁義禮智。則懵懵焉從頭不識到尾。此亦所謂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也。時弊如此。奈之何哉。噫。此朱子貢舉私議之所以作。而其良法美意。天下萬世真可做而行之者也。

朱子答廖子晦曰。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纔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

廖子晦名德明。此言入仕途者。當以理勝私。而勿存計較之心也。蓋一行

作吏。自有箇當盡的道理。是非得失。須以此裁之。一切毀譽榮辱。著不得些毫計較。纔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膠擾。致使方寸煩亂。何以爲國爲民。此亦視乎吾人之定力而已。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

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此朱子自明其志。而盡道以處困也。困危人所時有。而亦有輕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視乎其人之力量。然力量亦有大小之不同。則

所以求滿其量者。尤視乎在我之擔當而已。若能一日十二辰之中。晝有爲。夜有思。凡念慮動作。一自家點檢。都是合宜。俯仰天人。兩不愧忤。則朝聞道而夕死。固所甘心。此志士不忘在溝壑也。豈喪軀殞命之暇顧。要只成就一箇是處耳。夫然後方寸之間。天理周流。雖大困厄。猝然遇之而不驚。有致命遂志而已。而況我之所以確然自信。無可惶惑者。不惟在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我之是。此其力量之擔當。蓋素所蓄積然也。又何煩沾沾焉計較於輕重大小閒哉。

朱子當孝宗初年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

此以下言朱子出處之正也孝宗初年和議之說興佞幸之徒起朱子嘗兩進諫於人主之前指陳利害深切詳明而孝宗不能行其言故雖擢用屢至亦屢辭而不敢就也蓋其於出處之大義持之甚正凜然有不可得而移易者提點江西刑獄

促奏事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敢回互而欺

吾君乎淳熙十四年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戒勿以正心誠意爲言者朱子朱子在孝宗朝凡陞對

答之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耳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孝宗稱善有久不見卿之語

者三上封事者一皆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涕下孝宗亦開懷容納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主眷愈

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在孝宗朝凡三陞對一上封事皆盡忠竭誠如所言帝王之學修彙之計以至德業之成敗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懇懇款款愷切備至

至今讀者猶爲感涕孝宗亦開懷容納如投匭疏入漏下七刻已就寢猶亟起秉燭讀之且屢召屢辭亦屢辭屢擢嘗稱之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喜又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其見推重如此然其時奏疏所言抉摘情弊皆未免痛詆大臣近習以故主眷雖愈厚而疾之者愈深其當日大臣或上疏毀程氏學以陰詆或面對論近日摺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濟偽諸如此類橫肆詆排是以朝廷之上終不能一日安其身也而朱子之出處已可知矣

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



下。朱子之出處善學孔子者也。其平居惓惓，忠誠懇惻，未嘗一念不在於國。是故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不豫之意，形於容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咨嗟之意，至於泣下焉。其爲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拜，必抗章而力辭。勵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而朱子於進退間尤有介然不苟者，故其謹難進之禮爲道自重，則雖一官之拜亦必抗章力

辭。勵易退之節，爲道自潔，則雖一語不合，亦必奉身亟去。其立身之道又如此。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至其事君也，正心誠意，無所回互，寧使道之不行而斷不

肯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施政立教，風紀肅然，寧使己之疲勞而斷不肯徇欲以苟安。其致君澤民之道又如此。故與世動輒齟齬，自箴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

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是故觸忌詆排，與世相隔礙處，動輒齟齬不合，蓋自箴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高孝光寧四朝，不爲不久，然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要之惓惓君

國之念，萬物一體之懷，固罔終始而弗渝也。至於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去就，惟義之從，則宛然尼山家法矣。

朱子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

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朱章齋先生嘗爲尤溪尉，生朱子於溪南寓舍，章齋卒，朱子少孤，家貧，遵父遺命，往學於屏山劉彥冲先生，故寓建之崇安，後又遷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安

之若素，所謂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且其受業門人來自遠方者，雖豆飯藜羹，必與共，有所不足，或稱貸以給其用，而至於非道非義，則一介必嚴而斷乎不取焉。蓋其安貧樂道有如此。

朱子疾且革，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門人侍疾者請教。朱子曰：「誤諸君遠來，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朱子疾且革時，尙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

其所言惟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拳拳。越明日，侍疾諸門人請教，乃答之曰：「此疾不起，是誤諸君遠來也。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何事遠求？門人又問治喪之禮，用溫公喪禮何如？」答之曰：「疏略。」及問儀禮，則頷之。遂正坐，整衣冠，氣定神閒，就寢而逝。噫！朱子雖沒，而所以永斯道之傳，使後學得所依歸者，爲不沒矣。

# 續近思錄卷之八

## 治體

此卷論治體。蓋明乎出處之義。則得時行道。務在提綱挈領。端厥治原。庶使天下知儒術之非迂疎而寡效也。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

人主深居高拱。聞見無所取資。則隱微易於縱逸。古先聖王。師傅有官。賓友有位。諫諍有職。其所以立之設之。置之者。凡以或先或後。從臾開陳。或左或右。維持保護。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未免有纖芥之隙。毫髮之私。或失其正。而必至於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後已也。此其流風餘烈。所由爲後世法程。哉。然則爲君者。固不可無保傅糾繩之臣。而爲臣者。亦不可不盡陳善閉邪之職也。

朱子曰。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君臣父子之倫。人所

同備。惟生安之聖爲能盡之。綱紀法度之制。代有異宜。惟胤姪之王爲能盡之。固非常人之聰明才力所及。然聖爲倫物之宗。王爲制治之始。後世立心於本原之地。必當以是爲做法。求其能盡。而不當苟且自安。以不盡者爲準則也。惟倫制既盡。則以是立政。庶幾乎道日盛而治。

日隆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準事以布政。立政以處事。必審勢而酌其

宜。方爲盡善。今天下之事。有當緩者。當急者。勢各不同。則朝廷之政。亦各隨其當。緩當急。以爲區畫之宜也。若使事當緩而政急。則好事喜功。必至於繁細苛察。大體不存。而傷朝廷寬大之氣。又或事當急而政緩。則玩愒因循。必至於怠慢廢弛。坐失事機。而壞天下重大之事。是二者一則失於綜核。一則失於委靡。其爲弊均也。立政者可勿隨時勢而制宜哉。

朱子曰。大臣者。人主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閒於其閒。無以克濟。此言大臣當正直光明和衷以體國也。大臣者。事權攸屬。乃人主所與分別賢否而進退之。以圖國事。大臣正則百職得人。而事可舉矣。

自非大臣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坦然無彼此之見。而其所舉錯。惟以國家爲念。而不以私意閒之。則欲進賢也。彼必以爲妨己而沮之。欲退不肖也。彼必以爲便己而用之。其於天下之事。決裂敗壞。亦何以濟乎。甚矣爲大臣者。必廓然大公。物我無閒。而後能相與以有成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

人君理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是以千變萬化，宏綱細目，其端緒無有窮盡，然總不外於一心者。

蓋惟正心誠意以爲致治之本，則法令所施，禮樂刑政，措之裕如也。

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

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

四海至廣，兆民至衆，而人主獨以渺然一身，高居深宮，可以惟吾所欲，則其心之爲邪爲正，宜若不可窺測矣。然而政事之敷施，紀綱之張弛，其符驗宜著於外者，

常若衆視衆指之昭彰，而不可掩，則隱微之地，已有欲藏匿之無從者矣。

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

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

是以古先聖王有鑒乎此，而敬勝義勝，兢兢業業，持守此心，而不敢放，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

舍器用財賄，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辨人道之危微者，必求其精之一之，防理欲之膠擾者，必求其克之復之，心志齊肅，如對神明，寤寐戰兢，如臨淵谷，晝爲夜思，瞬息存息，養未嘗敢有須臾之怠也。自此而由內及外，自微至著，天下之事，不治於人主之

一心而

有餘哉。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人主一心爲致治之本，故天下之大綱，小紀不能自立也。

必人主之心術。涵養有原。廓然公平。恢然正大。無偏黨。無反側。私累悉捐。然後紀綱敷布。有所繫而立焉。然擇人輔導。實格心之由。故君心亦不能以自正也。必親賢臣而信任之。講明義理之歸。培養主德。遠小人而屏去之。閉塞私邪之路。遏絕紛華。然後心志清明。乃可得而正焉。君心正。紀綱立。而天下安有不治者乎。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言法度之行。所以綱維萬物。必由於風化之有本。而化行自近。尤在宮闈始也。故須自閨門衽席之微。凡其觀感於我者。率皆婉順淑謹。柔巽忠篤。漸次積累。直到薰蒸洋溢。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薰陶漸染之化。然後紀綱號令。一爲敷布。而九州六合。凜若雷霆。周官之法度。至是乃大可用也。此卽程子所謂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者也。

朱子擬上封事曰。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而已。

此朱子自明其生平之所學。乃今日之所以致君者。望人主之行其道也。讀孝經語孟之書。則日用之理無不該學。堯舜周孔之道。則道法之原無不正。知三代兩漢治亂得失之故。則可以

防微杜漸。而謹乎其幾。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則可以整綱飭紀。而致乎其用。遵守國家之條法。則可以準今酌古。而不至於過愆。然究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自盡其道而已。觀朱子此言。皆正心誠意大本領。而人主之所宜致思者也。

朱子曰。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

爲宰相者。輔佐人君。經理天下。出一己之

藻鑑。定人物之權衡。故只要備辨一片心。一雙眼也。惟眼明則天下之賢不肖。雖雜處錯出。真偽相參。皆得而別識之。而不至於混淆。惟心公則天下之賢不肖。雖抱道自重。或干進資緣。皆得而進退之。而不至於失當。公以行其明明。以濟其公。一片心如雪。一雙眼如箕斯。

眞宰相也。

問論治便當識體。朱子曰。然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格局。合如此做。如爲天子近臣。合當審

諤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便都傷了大體。

爲治多端。

必先求其體要之所在。故論治者當識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抑末作者。塞其流也。勸農桑者。培其源也。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者。長己之聰明。悉民之疾苦也。消朋黨者。逆折其奸萌也。爲大吏。便須求賢才者。得人治事而已不勞也。去賊吏者。敵貪以風有位也。除暴斂。均力役者。惜財力以蘇窮黎也。凡此皆一定之局。不可挪移者也。至於爲天子近臣。則當審諤以行其正直者。立朝之風節也。又卻寡默而居於恬靜。隨時俯仰。委蛇而囁嚅。及至處鄉里。則當閉門自守。已躬廉退之節。以自貴重。偏又向前做事。矜己而傲物。如此二者。都傷了大體。欲識治體者。識之於此而已。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三代以下。爲君者多驕侈而不恭儉。故其政治皆無足觀。文帝天資醇美。器度雍和。絕無驕侈之氣。而禮賢惠民。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可謂恭儉之主矣。惜無

道學之臣以佐之。亦僅能爲一時之盛安。而不可以追三代之盛也。

朱子曰。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

天下之事多端。非一人所能獨任也。爲政者自用則小。故不在於用一己之長。惟好善則優於天下。故貴有以來天下之善。

思廣益。兼聽並觀。所爲庶績咸熙而已不勞也。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

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天降下民而作之君。故其聰明。往往爲天所縱。然有名與實之不同。則人主之聰明。當務其實。而不可求其名也。如居公孤之位者。有大臣惟是信任之。專日與圖

度萬幾。論道經邦。反覆詳辨。以求至當不易之歸。則耳目之見聞日廣。吾心之神智日生。此所謂聰明之實也。若左右近習之人。承意旨。奉色笑。每進一言。輒悖常反經。投其所欲。而潛滋於不覺。使偏聽而輕信之。則多出於察察爲明之意。而亦易長其綜核自喜之思。此所謂聰明之名也。名實之閒。固不可不審也。

朱子曰。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



路判矣。心爲萬事之宰。故人主制事。本乎一心。而其心之所主。又有異者。蓋道心天理也。人心人欲也。二者危微之間。公私邪正之路。判然各別。此堯舜禹湯以來相傳心法。有可得其統宗者矣。

朱子曰。詩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

深厚之中也。

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騶。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騶牝衆多。而衛國之富可知也。觀衛之富強。本於秉心塞淵。可見人之所以成其業者。非必挾權任數以恣意行私之爲務。而在於處心積慮誠實深厚之中也。欲恢大業者。奈何以

正心誠意爲迂闊之談。而

馳逐於權謀之口實乎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

博收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

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

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共之。蓋一人智力有限。惟能集衆思。則其益自廣。古君子德業雖高。而又必博收人才。納之門牆之中。以勸獎成就之。至於當用之日。則使之布列在位。各供厥職。蓋養之已豫。知之有

素。而後徐收其效。自無事之不成也。使平

日未育其人。而一旦欲獲其用。詎可得哉。

朱子曰。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

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寔極乎光大耳。

君子志在天下，則急於致天下之賢，然其所以求賢者，豈欲使之綴言語，頌功德，博人觀聽而已哉？蓋一人之見聞有限，思慮難周，恐處已接物，或未盡善，將使賢人在側，有以正我也。於是博以求之，厚以禮之，誠以待之，皆出於不得不然。要使天下之賢，無論識與不識，皆聞風願見，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之闕失，然後吾之德進業修，問心無愧，而究極乎光明正大之歸耳。有志天下者，所以求賢如是其急哉。

朱子曰：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爲本。

人君一心所繫於天下甚重，而意卽心之所發也。心一有不正，意一有不誠，則未免入於邪妄，而用人行政皆因之而失矣。故治天下之道多端，而必以正心誠意爲本，本立則末

不期治而自治，此千聖之心傳，百王之要道也。

朱子曰：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

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

天下國家之治繫於一人。惟朝廷正而體統尊。政教明而號令立。斯分藩之臣承流宣化。內外相維。小大順序。而恩威所及。姦猾自爾潛消。此所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而成久安長治之業。

也。自非凜奉威靈。遠播數千里之外。則一介書生。何所憑藉。而能彈壓衆心。使無思不服哉。信乎治本之所繫於天下國家者甚大也。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聖王作民君師。體天地之心。而設官分職。以長治斯民。惟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使之親義別序。信爲教之目而已。蓋五者天下之達道。與天地相終始。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聖王立教勸民。

豈有他

術哉。

朱子曰。國計所資爲甚廣。而民情所患爲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

之利。

此見足國尤在愛民。而生財當有大道也。國家經費之資甚廣。民生瘡痍之患甚深。資廣則賦役益繁。患深則輸將莫繼。爲之上者。蒿日時艱。若不根索弊端。以制其流。別行措畫。以開其源。竊恐有盡之民力。日困於催科之下。而顛沛流離。則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亦非國家久遠之利也。夫誠欲圖久遠。尙其足民以足國。而善求措畫之方哉。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

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也。

此言知人貴明。用人貴早。而後能使臣爲良臣。不爲忠臣也。仗節死義之士。不以患難死。生動其心者。彼當平居無事時。似若無用。然古之人君所以求之之急者。誠以如此之人。心正氣剛。正則無私。剛則不屈。臨患難而能外死生。盡忠節。在平世必能輕爵祿。絕詭隨。國家得是人而用之。自足正君善俗。折姦弭禍。患難不作。何至真有仗節死義之舉也。

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

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必壞。風俗日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

惟其平日幸獲無事。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激烈孤介。必無所用。不能如古之汲汲以求。而所求者又專取一種不諳道理。學疏識淺。重爵祿而輕名義之人。反以不務矯激。圓通適用。而任意尊寵之。是以政壞俗偷。禍生不測。卒之平日所信用之人。交臂降叛。望望然去。誰可同患難者。然後前日擯棄流落。所爲輕爵祿而不詭隨之人。偏難坐觀成敗。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於此而時窮始見節義。世亂乃識忠貞。亦已晚矣。

以天寶

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

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

明皇。又何至爲仗節死義之舉哉。

試以明皇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而輕名義者。皆已頓顙賊庭。全軀保妻子矣。至於起兵討賊。誅滅不悔。如張巡。許遠。顏杲卿輩。或死守孤

城。或噴血罵賊。大義凜凜。則固遠隔堂陛。下邑微臣。人主所不識面目者也。如此之人。明皇若早得而用之。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不詭隨。豈難銷患於未萌。卽彼若早得見用。明皇必能正君善俗。折奸弭禍。又何至爲仗節死義之舉。留補報於忠魂哉。信乎人主擇臣。知之貴。明用之貴。早毋自貽伊感也。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

爲者。

欲圖勳業之重大者。當謹於理欲幾微之地。嚴恭寅畏。則上畏天命。下畏民譽。理將自存也。聲色貨利。則內而損德。外而損身。欲將日熾也。故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使涵養其本原。聲色貨利爲至戒。使絕去其外誘。君心正。然後乃可

奮發有爲。自強不息。弘位育之功。而成不世之大業也。幾微之地。蓋可忽乎哉。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

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此見人皆可爲善。貴有以經畫區處之也。夫以天下之人。各挾其意見之偏。欲行其自便自利之私。而上之人。乃能總攝其身心。教以孝弟忠信之道。整齊其法度。示以仁義道德之準。使各循其理。而悉如吾志者。則以有紀綱風俗以持之。驅之也。所謂紀綱者。上下自有定分。辨其賢否而舉錯得宜。賞罰貴乎至公。核其功罪而黜陟允當。所謂風俗者。使人皆知善之當爲而必爲。不善之當去而必不爲。然後有以一其心志而端其趨向也。

朱子曰。朝廷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是君子與君子爲羣。而未嘗有黨。固不可以黨名也。故朝廷要無黨。須是認得君子小人極明。分別白黑。嚴辨是非。務使真僞判然無可淆混。然後小人朋姦之黨。得以盡數剷除。朝綱自理矣。若不能辨此。而猥云無黨。曾見有賢姦混處之朝。彼此相傾。標榜引援。而不以黨釀成禍階乎。是大亂之道也。噫。源正則流清。豈不操之自上哉。

朱子曰。世閒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反激其禍。且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蓋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皆革面做好人了。非必勦滅之也。

有君子卽不能無小人者。勢也。故常參半焉。然小人雖能害君子。而君子自足

制小人者。理也。又何至激其禍乎。況小人亦有人心。豈盡泯沒。且如舜之舉皋陶。湯之舉伊尹。而不仁者自遠。則是君子道長之會。大化流行。上下交而萬物通。小人自然傾心革面。消除舊習。而悔復其天良矣。固非必勦滅之。而何慮乎激成其禍也。大抵盛時平世。原不能無小

人而君子於此則自有微權焉。用以爲潛移默奪之道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誡，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味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如木之有根株也，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如木之有幹而後發之爲枝葉也。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

於正其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則如立政養民治軍用人四者，要須任賢相以爲心膂，杜私門之攀援，擇良吏以弘撫字，輕賦役之徵求，公選將帥，不寄耳目於近習，樂聞警誡，不喜導諛之佞臣，每事皆依此爲幹，然後枝榮葉茂，綱舉目張，萬幾所以就理也。雖然，事固有要而大本不立，窮無以與此。此古之人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平天下之本也。夫徒言正心而不識體要者，固是腐儒迂闊之論，然精覈事情而特味根本者，終成俗士功利之談，豈足與論當世之務哉。要之俗內聖外王之學，則未有不一以貫之者也。

朱子曰：古者聖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纖微畢照，不容毫髮之隱，自然意誠心正，而有

以應天下之務。

此見治體視乎人君之學而學不可不端其本也。蓋古者聖帝明王一日二日萬幾所以應務有餘者賴有遜志時敏之學耳。然學亦非他必先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吾心之知。凡其明庶物察人倫克知灼見所謂竄聰明作元后

者要使天下無窮之義類纖微畢照不容毫髮隱匿於其閒。夫然後識足以窮理智足以明善自然意可得誠心可得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於天下之務何難之有哉甚矣聖學爲王道之本也。



# 續近思錄卷之九

## 治法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既立。則治具宜張。舉凡用人行政兵農學校利弊之故。經權之宜。皆不可不講。以成極治之功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

立一法。便生一弊。故天下制度。豈有全利而無害底。但須權衡其分數。或利多而害少。則雖難。亦必圖其有成。若利少而

害多。則雖便斷。不可以輕動矣。

朱子曰。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未遠也。

君子與君子爲類。小人與小人爲徒。一似各有黨者。上之人但當察其賢否忠

邪不必務去其黨也。如以黨而去之，彼小人姦巧百出，每能以計自掩其迹，使人不知其爲黨，而安然無事。至坦直不阿之君子，拙於回護，反爲其所擠陷，而借黨援之名，目不難一網打盡矣。殷鑒不遠，上而漢唐，近而紹聖，其已事固昭昭也，可不重以爲戒哉。

朱子曰：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

一代之制度，爲因爲革，爲損爲益，講明之亦易易耳。然無人以行，則不過紙上之空言。雖有良法美意，亦將如之何哉。此卽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必有治人而後可以行治法也。

朱子曰：君子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

子曰：不仁之人，疾之已甚亂也。是以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邪正不同，難以苟合，斷無交相爲和之理。惟不惡而嚴，如孟子

之待王驩，則庶乎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煩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

一人

之識有限，天下之賢難知，故但當總其要領。如宰相只擇其可爲官長者，官長卻自擇其可爲寮屬者，蓋分寄其耳目，則賢路廣而職分稱也。今之銓曹，凡小官俱由注擬，煩劇已甚。一時除授之下，安能盡擇其人之賢者？每道只令監司自爲差除，各辟所知，亦未爲不可也。

朱子曰：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卻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闕人，卻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

吏部操銓選之任，天下人才之所從出，故必精擇其人，以居其位，使盡搜羅賢

能則大綱得矣。至諸部官長，令得自辟所屬，赴驗中書，朝官闕人，令待從各舉所知，以備選用。但許舉二人，諒亦不敢以非才進。此皆合衆人之耳目，以收天下之人才，庶野無遺賢，而朝亦不至有倖位也。

朱子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監司者，一路之總率。太守者，一郡之總領。朝廷所當擇人，以充其選。其餘職幕縣官，但令監司太守各辟所知，俾皆有舉賢之責，則必不敢濫及非人，方可責成天下。蓋以天下之賢，與天下之人，公知而公舉之，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也。如此則耳目既公，網羅自廣，而恢恢乎有餘地矣。不然，天下之大，庶司之衆，安能知無遺賢，而一一得人而用之哉？胡敬齋先生曰：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爲也。今天下大小官，俱擇自吏部，吏部又如何有許多眼力，名性且識不全，如何識得他心性才德？既不識他心性才德，只亂除他官職，豈不誤事？人君只好極擇天下第一人才，全德備者爲相，又相與斟酌擇六卿之長，貳便令宰相與六卿推擇諸道憲長，卻令憲長推擇其可爲郡守者，憲長又與郡守推擇其可爲縣令者，申奏於朝，君相審擇其實，而授其職。長貳既定，其餘察屬小官，命其各舉所知，隨材擬職。郡縣申按察，按察申朝廷，依其所舉而授之職。如此則自然得人，或曰：容其自擇察屬，其法固善。若或長官容私，舉其所愛，則如何？曰：不然，表端則影正，君相既賢，則所擇六卿憲長必賢，憲長既賢，則郡守縣令，其有不賢者乎？長貳既賢，又豈肯容私以除不賢者爲察屬乎？此論於朱子之章尤爲發明，故附錄於此。

朱子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

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

孟子制民常產之法，田必井授，使民各得百畝，以爲常業。而仰事俯育有資，今其制不可復矣。莫若令各州縣備造清冊，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及非泛科率幾何，州縣一歲所入幾何，諸色支費幾何，有餘者何所歸，不足者何所取，條列明白具報。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數人，彙核總數和盤打算，而大爲均節，取有餘以與不足，俾州縣貧富之數不至甚懸，則民間慘舒之形亦不至大違。此朱子欲本分田遺意，以均州縣之田賦也。噫，古制云湮久矣，雖有變通之法，誰與行乎？經界之復甯，議於漳州，而人卽羣起而阻其後，夫時不可爲，勢積重而難返也。即使孟子復生，亦將如之何哉。

朱子曰：今日民困，正緣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

兵餉所費既多，不得不迫民之輸將以養乎兵，而民自困矣。若屯田則兵自食足，不至有庾癸之呼，庶可用一緩二，以少減民

力也。胡敬齋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於農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糶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朱子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

於前世。古之取士，必於鄉舉里選者，蓋以材實爲重，所謂先德行而後文藝也。且鄉里之習見習聞，必無遺漏，是以野無留賢，斯朝無曠位。唐虞三代之治具，張民俗醇，率是道耳。此法旣廢，則一一反之而不能無愧於前世，亦世道升降之機也。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矣。

學校之政。設以師儒專其教誨。嚴其考課。皆所以模範多士。遵守規

條。日從事於其中。以爲他時見用之地。國家法制良備。不患其不立也。所急者務在講明義理。俾之沈潛於聖賢之訓。漸漬於道德之途。而足以悅其心。然後志氣恬愉。絕去外驚之見。自然操行精進。而爲譽髦之選。若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其所學不過爲人徇名。必將有行之不立者。而徒區區於法制之末。欲以防其蕩軼。吾恐其源既失其流。不可得而禁止。是猶決湍水注之絕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澗必不勝之數矣。此則其所深患者也。夫士風日卑。由於心術之不得其正。心術不正。由於教誨之不得其方。司學校者可不探其本而知所急也哉。

朱子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尙。

凡事須立個規模。不可草率苟且。如太學根本之地。養育人才之區。若苟且而不得其人。則無以表正多士。草率而急遽無序。

則無以考其成功。宜選擇一好人。專任厥職。使之自立繩墨規矩。教訓生徒。緩其遷徙。遲之十年。日與磨煉。庶幾久道而化可成。今之學官。皆計資考遷。莫肯盡心教誨。而又學識短淺。不足爲士子之型。學者亦不尊尙之。師弟子如此。欲人才之興也得乎。

朱子答尤尙書曰。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之福。

朱子欲學者崇實黜浮以適於用。故答尤尙書之文。初喜其鄉邦得人之盛。既則以爲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非洞達理要。熟悉治體。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未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蓋蘇氏之文。不知道。惟其意之所欲。泔洋恣肆。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何所益於身。而何所用於世。此議肆行。巧於語言。易入邪徑。非天下之福也。朱子嘗論應舉之法曰。略用體式。而躡括以至理。其學者爲文之標準歟。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

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

士氣之一事也。

科舉文字。國家用以取士。功令所在。固不可廢。但邇來流弊益甚。不體貼聖賢道理。惟翻弄自家識見。鬼怪百出。全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鑿詭互。尋僻走險。以爲爭新出奇。可以聳人賞鑒。而不知士習因之日壞。心術因之日漓。

其弊爲最大也。今欲革其習尚。挽回風氣。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令學者誦以爲法。非是者不錄。庶可少止。蓋渾厚則不鑿。純正則不詭。明白則不僻。俊偉則不險。此不獨爲文字起見。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然此等流弊。非但宋時爲然。卽明季亦如此。讀朱子此言。凡司風氣者皆急宜留意矣。

朱子曰。今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

科舉文字。當以醇正渾樸爲主。而今之所取者。多係輕儇浮薄之文。造辭則艱深而

壞而氣運因之遷移。甚非細故。如東晉之末。其文是非含糊。全沒理會。遂至亂亡。已事可鑒。不得謂無關係而忽之也。

朱子曰。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

人之德行品誼。惟鄉黨里閭見之最。

真故爲衆所稱許者。其論最定。古者舉士於鄉。選士於里。職是故耳。是以三代之世。朝多得人。而人亦皆自奮於善。惟恐不齒於鄉黨。而無以爲見用之階。法甚善也。今此法不行久矣。而科舉之法。惟以文字取人。士日趨於巧僞浮薄。其弊已極。今莫若就科舉法中。稍爲通變區處。參用德行文學之選。以不失先王造士之遺意。則亦庶乎其可矣。此朱子貢舉私議之所由作也。胡敬齋曰。古者鄉舉里選。非但可以爲朝廷得人。又可霽教養激厲漸摩之道。閭族鄉黨。旣勵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爲治也。古人以德行道藝教人。卽以此取士。又從鄉里教起。故取士用鄉舉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尙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學。此儘好。但不若周禮之賓興。盡善。後世純用文辭取士。則空言無實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尙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弊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

可不以其漸。

此朱子慨學校貢舉之非古，不得見用於時以行其法，而作此私議，欲以備採擇也。蓋古者立教，皆以德行爲先，舜時命契敷教明倫，后夔典樂教胄，何非砥德飭行之意。至周法以大備菁莪，棫樸之化，辟靡鐘鼓之澤，壽考作人，譽髦斯

士。故其時人材盛，風俗隆。後世莫及。漢代有賢良方正，孝秀力田諸科，其所選舉，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稱首，不失古先王興行遺意。降及魏晉，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古。至隋唐取士之制，專以文章，無復尚德之風。積習相沿，以迄於宋，流弊日甚，勢不可以不變。而又不能以驟更，是在徐爲之計，而易之必以其漸也。此明古者取士之善，與今積弊之由，以見相懸之遠也。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

行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日，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爲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

此則酌爲稍更之法也。爲今之計，莫若於逐州新定解額之中，裁取其半，而又於其半之中，再折其半，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之科。蓋法行之初，考察

未精，故且儉取於額。明立所舉德行條目，專委各縣令佐，從實搜訪前項人物。於省試後保明，係何德行，津遣赴州。州之守倅，又行審實保明，係何德行，申部於本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俱限年內到部。撥入太學。上舍優其廩給，免其課試。長貳不時延請以詢考其言行。至



次年終。差充大小職事。以試其才。又次年終。擇其中之諳練尤異者。特爲補官。其餘令赴明年省試。比餘人倍其取數。殿試各申一甲。以優異之不中者。再令往學。以俟後舉。若行誼有虧。學術無取。原舉之人。一體議罰。如此則士知實行可貴。而爭自濯磨。以應上之所求。自不專事於空言矣。是則所以漸復德行之科。少戢文詞之習。行之既久。庶幾可追古賓興之盛。而國家收得人之效也。

朱子曰。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

成周備荒之制。縣都皆有委積。豐則藏之。凶則散之。所以民無饑餓。古之良法也。而隋唐倣其意於都鄙。設立社倉。其法之良。庶幾近古。今皆廢矣。獨州縣常平義倉。尚有古法委積。周人遺意。但以其藏於州縣。每當散時。沐其恩者。不過市井游民。而鄉村僻遠。力農貧苦者。雖至餓死。難分實惠。必如社倉之設。然後都鄙爲能遍及。斯盡善而無弊。惜乎其無有實心行之者也。

朱子曰。照對在法。義倉穀。惟充賑給。不得他用。卽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長久緩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

義倉常平之穀。積之州縣。所以備災傷。爲賑給計。其法。官司不得借用。犯者以違制論。似近於太過矣。然而積貯者。生民之大命。死生所係。利害非輕。若聽其借用。一日

或有凶荒。其將何所取給。是有積貯之名。而無賑濟之實也。故祖宗以來。立法之嚴如此其重。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必如此。然後官司不敢有那移侵蝕之弊。而緩急可以有備。蓋爲百姓計久遠。非苟徇目前之見而行姑息之私者。所能知其用意之深長也。後之奉行者。可不共守此法哉。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朱子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卻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封建之變爲郡縣。亦勢使然。若論

地。人民難以制馭。郡縣之設。官如傳舍。上下之情不親。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二者俱不能無弊也。朱子之意。以爲從來法立則弊生。未有能盡善無弊者。但在得其人耳。得其人。則法雖去善而無傷。不得其人。則法雖善而無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論者每以郡縣不如封建。以我觀之。使封建非其人。或多驕淫之主。世襲封爵相繼。以臨馭其民。何由得他去位。是受害將無窮期也。如郡縣非其人。不過二三年間。任滿則去。或者換得好底。亦未可知。是受害猶有盡日也。故范太史之論。大率皆以得人爲主。始嘗嫌之。而後來細想。只是如此。蓋封建固是分封固本之意。然必得人。方能君國子民。以衛天子。若郡縣統馭之法。臂指相使。亦免尾大不掉之憂。苟得人。以久任。未嘗不可爲理。尚不必封建也。又曰。欲革事體之弊。當從源頭處理會。如源頭所立之法不善。則其弊不可不革。若源頭無傷。則凡事其流。

皆有弊。豈能盡革。但須  
行法者之得其人耳。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朱子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

用之於武帝。

封建郡縣之論不一。有以封建爲得者。有以郡縣爲得者。朱子謂若論治亂之由。畢竟不在乎此。亦係乎其人耳。得其人則封建可以爲治。郡縣亦可以爲治。特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古聖人以公天下之心。與親賢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資其屏藩夾輔之力。自是良法。但其制不可過大。過大則強盛難制。致有尾大不掉之憂。昔賈誼言於文帝。欲天下之乂安。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蓋衆建則捍衛多。而國本固。少力則無所藉以爲亂。此計最得。其後主父偃竊其說以用之於武帝。然後世封建勢不可復。若郡縣得人。未嘗不善。相提而較。亦初無得失之可言也。

朱子爲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莅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靜。數詣郡

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僧尼之教。俗爲大變。

朱子爲治必先舉其大者。凡居官所至。每以興得校明教化爲急。任同安簿時。供職勤慎。而吏才敏捷。纖悉庶務。必自親歷。不少苟簡。忽所職兼掌學事。於是選邑中之秀民充弟子員。訪名士之有學行者。爲之師。以表率之。日與講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俾知所以爲學。而自淑其心身。蓋謂教化立則人才出。故汲汲留心如此。及在南康。

則懇惻愛民。有利必興。有害必革。常以民隱爲己憂。而惟恐有所不及。至姦人豪石侵害善良。撓亂政法者。卽嚴加懲治。不爲寬貸。由是豪強斂戢。而憚其法之嚴。里閭安靜。而享無事之福。政治之暇。加意人才。數詣郡學。諸生各以所見質疑問難而來者。則謁誠誨誘。諄諄不倦。其政教之及士民者。概可見矣。後知漳州。以習俗不知禮法。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其條目以曉示之。使知遵守。又慮其不盡諭也。復命父老細爲講說。各教訓其子弟。僧尼異教。力禁止之。俾不得行。漳俗爲之大變。蓋隨其所蒞。政績有成。化行俗美。惜仕於外者。僅九考。中更遷徙去任。而不得一竟其設施。可慨也夫。

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後上其法於朝。諸路推行之。

朱子所居崇安縣開糶鄉。每歲春夏之交。民間乏食。豪戶閉糶。思以牟利。而細民則率衆發廩。肆其強奪。動相賊殺。

幾至挺變。朱子爲之計。率鄉人行社倉法。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所得息米。造倉三間。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自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乏食。米價不登。安業如故。後因入見。條上其法於朝。詔頒諸路。咸推行之。至今遵爲良法。民無凶荒乏食之虞。而有緩急足恃之幸者。皆食朱子之惠於無窮也。

浙東大饑。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朱子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敬懼。常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

當浙東大饑。朝命朱子爲提舉。方拜命。未之官。卽以賑饑爲汲。移文他郡。招募米商。免其征稅。以速其來。比

至。則客舟絡繹。皆輳集於境內。而民食有資。是其先機之智也。於是安心措置。日與寮屬鉤訪民間利病。至忘寢食。分畫規條既定。乃自按行所屬地方。弗辭勞瘁。窮山深谷之中。足跡靡不遍到。拊問其疾苦。存恤其荒饑。悉心周詳。加意體察。所活不可勝計。是其任事之勇也。每出止。乘單車。屏徒從。凡一身所用之物。皆自備而往。絲毫不取州縣。恐其借端騷擾。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其至。丰采嚴飭。官吏望風畏懼。倉皇靡寧。常若使者臨境。各恧乃事。由是所部肅然。吏戢民安。雖當饑荒。寧帖如故。是其律己之廉。而馭吏之肅也。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利之所在。害之所伏。無不一一窮究焉。蓋其留意民瘼。勞力公事。極計慮之周。而彈規條之備如此。故雖去官既久。而民猶頌其德於弗衰。後之人能如朱子實心任事。何民命之不甦。而天災之不弭哉。

光宗卽位。除先生江東轉運副使。辭。改知漳州。先生嘗病經界不行。至是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卒沮不行。

經界之法。覈土田之欺隱。清豪強之兼井。實爲小民莫大之利。而不便於巨室勢戶。先生向爲同安簿時。稔知其弊。心嘗病之。至是辭江

東轉運。改知漳州。奉旨先行經界。乃訪其可行之事宜。合乎人情土俗者。擇其可用之人物。果能實心任事者。并及覈查丈量之法。洞悉本末。條上於朝。務使積弊釐清。公私兩利。而當時土居勢豪之家。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深懼此法一行。無所容其奸貪。大爲不便。遂譴騰異議。以其勢力。關通朝右當事。沮抑使不果行。雖地方之不幸乎。而先生惠民之心。已自白於天下後世矣。

# 續近思錄卷之十

## 政事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體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審時宜。經世之道。濟物之方。無不具於斯焉。

朱子曰。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居官處事。只有這一個道理。但

當恪遵此訓。公平正大。順理行去。不可存一毫冀倖曖昧之心。其事之濟不濟。則自有天存焉。非人謀所得與也。蓋功名事業。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計安排。亦只是偶然耳。若不順理聽天。而費心力。用智數牢籠計較。千般造作。究竟無濟於事。枉自心勞日拙也。念及此。亦何益之有哉。子思子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語可與此章參看。

朱子曰。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天下之本在一人人臣誠以身任天下之事。則當先格君心以端其

本。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也。然欲引君當道。當思自家之道何在。欲成就君德。當思自家之德何存。故又當自身始。惟正心誠意務求所以感格之道。則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大臣事君之要也。

朱子曰。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

士人一出而受爵祿。則此身非己之身而君之身矣。故當夙夜慎修。置其身於寡過之地。而對揚靖獻之道。已不外此。是修身卽所以事君。原非兩事。不可看

作兩般。從古未有能修身而不能事君者。是以人臣之義。必以正己爲急。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擢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不敢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古之君子一出而居大臣之位。則任大責重。其於天下之事。皆有不容辭之故。故當幾務之來。爲己所見真識定。勝任愉快者。則必汲汲乎惟恐後時。而勇往爲之。卽或一人之見有所限而未明。一己之力有所阻而不足。亦非敢諉諸無可如何。而優游坐視也。則咨訪其利



弊於人。講求其得失於己，以益其聰明。又必拔援同列之良，汲引在下之賢，以資其助益。如救火追亡之急，而不敢少有緩焉。蓋其心上必欲其君爲堯舜之君，而不敢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必欲其民爲堯舜之民，而不敢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則視士大夫皆可爲吾同寅協恭之助，而不敢以爲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其間，光明正大，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殫其職分之所當爲。是其兼知仁勇之德，而又能虛己求賢，合衆人之長以成其長。若此，夫是以志足以行道，而致君澤民，道足以濟時，而安上全下，建特出之功名，立不世之勳業，而不愧乎古大

臣之風烈也。豈備位者之所能及哉。

朱子曰：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杜門斂迹，孤立自好，此一介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爲也。若宰相者，天子所與共天下，則當進賢退不肖，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故必公其觀聽，廣其延攬，始稱厥職。正不在避嫌疑絕接引，以示無私也。

朱子曰：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人才關乎風俗，造就人才，正所以轉移風俗。然

全才不易得，士有一善，卽當扶植導誘，俾器業有所成就。蓋吾輩以人事君，成就得一好人，將來便可相助爲理。轉移風俗，此亦切身利害，不可不預養之也。若養之不預，一旦臨事需才，倉卒求之，恐未必適得其人，非所以爲國家慮深遠，而委任或至於失當，咎將誰歸。此任國事者，不可不於人材加之意也。

朱子曰：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

回互者，周旋委曲之意也。言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者，非有所冀倖。

之私也。蓋是遇着國家大事，關係生存亡之際，難以徑情直行，故不得不爲詳慎，周旋委曲，度其孰輕孰重而後行。此亦偶一爲之，權而不失其正者也。若論天下事體，原有個正當道理，坦然可行而無疑，自不必存游移之見。今則藉口古人所爲，事事俱用回互，是其輾轉趨避之心，惟知計較利害，將必不顧義理，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吾不知其是甚意思，而必欲作此見也。

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

小人之惡多端，不但媚嫉妨賢一事，而仁人獨深惡此者，蓋以善人國之紀也，民之望也，而小人必

多方摧折而陷害之，俾無地可以自容，賢良既喪，國事日非，民不得被其澤，而禍流於無窮，其爲惡之大，莫有甚於此者。仁人所以必重其罪而不少宥也。

朱子答張敬夫曰：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仕於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

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

則誤矣。

張敬夫名栻。學者稱南軒先生。朱子之友也。君子之待小人。有含弘包荒之量。而無疾之已甚之心。故能使彼感其誠而屈服。雖與之共事無不可者。此惟聖人有此作用。如魯之不誅四凶。伊尹之就桀。孔子之仕季孫是已。而明道亦庶幾近之。觀其平

日所在爲政處之。綽然上官皆爲悅從。而百姓無不心服。至論新法病民。反令荆公從容就已。商確而不怒。當時同列意向異者。雖邪正不同。而莫不交口稱其賢。此等事皆是盛德感人。不言而化。的妙用。類非常人可及其所言。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者。蓋以明道之力量。實見其不難自我轉移。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在明道則可。若力量未至此者。而欲學之。則恐至於同流合汙。且爲彼所轉移矣。安能轉移乎彼哉。要之明道所造是大賢以上事。若我輩則寧學伊川之剛方正直。庶不至於有誤也。

朱子曰。今日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都揀假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

合做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

俗尙日非。大抵要和光同塵。謂凡事不宜矯激。自有此一般議論。遂習成一副心腸。遇事便作回互之見。只揀無是非。沒風波處。躲閃藏身。自謂得計。卻笑人慷慨

論事奮發直前者。以爲必陷矯激之禍。皆相與爲戒。何太自苦。此風最爲壞事。更不可長。夫鄰於矯激者固非。而此立定不做矯激之心。亦何莫非私意。蓋天下事自有箇大中至正道理。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若合做的。自當向前去做。豈可一味回互躲閃。避矯激之名而不爲耶。必若此論。則人皆畏縮退避。國家大事。誰與擔當用力。世盡同流合汙。綱常名教。誰與植立扶持哉。甚矣爲此說者之壞人不淺也。

朱子曰：凡事自有恰好處。

理之正當處謂之恰好。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過一些不得，不及一些亦不得者也。天下間凡事莫不有理，自有個正當恰好處，以聽人之所行，特人到不得恰好地位耳。

朱子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不中節。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

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

所以敗也。

是非者天下之公理。凡事自有一箇是非。此邪正所由分者。我輩論事，只論其是與不是而已。是非定後，然後論其中節不中節。蓋天下事多不平者，皆因是非不明，故邪正不辨，不知理之所在。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惟理可以服人，方是

自然之平。固不必俯仰隨時，雷同附會，而後爲平也。若不分別其人之邪正與其理之是非，而但欲一概求平，則邪正不相容，是非不兩立。決無可平之理。勢必至於決裂傾危，而不可救止。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取敗之由，而令人扼腕也。然則士君子持身處世，矯激固非，反之而爲渾同，更不是。惟當奉一理以周旋可已。

朱子曰：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翁受敷施，九德成事，聖人便如此做。

天下事勢不可執一而論，亦要得危言者，剛正以主張之，亦要得寬緩者，委曲以維持之。此兩種皆

不可少。隨其人識量所見，看其人議論何如。如狄梁公對武后言語，辭雖寬緩，而意甚懇切，故可以感動其心，而使之悅。從設中邊皆緩，則一味柔軟，全無挽回作用，便不可矣。故翁受敷施，九德成事，聖人所以備剛柔之美，而不倚於一偏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牆面。朱子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此因

或人之間而言學之當立其本也。夫學以明義理爲本，若平日講究義理，胸中了然明白，則他日臨政處事，便從此以爲量度，自然泛應曲當，用之不窮。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蓋凡人之力量，每隨見識以爲消長，有一分見識，即有一分力量。如人有堯舜聰明，自能做堯舜的事業，不待一一理會而後能者。又況事變難以逆料，而隨機應變存乎其人，非可以預定者乎。今世學者，儘能說國家利害，議時政得失，閒談空言，何濟於事。不若當此閒暇無事之時，相與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但得曉義理之人多，則一旦出用，皆能有所作爲。何患政治不舉。又豈必一一自我而學之耶。固知爲學惟在急於本務，而無事作泛濫之見也。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朱子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

古今治亂典故，雖不可不知，然徒用心於此，將有玩物喪志之病。且恐熟於世故者，未必不巧於立身也。故朱子曰：何必如此。古今治亂之數，大約可以類推，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則治反是。

則亂。苟知其大體足矣。今人都看巧去了。毋乃過於用心之失乎。

朱子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竊謂壞了

這寬。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然所謂寬者。蓋於政教法度整齊嚴肅之中。而行之以寬大。非一味寬緩諸事。聽其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多是近於縱容。事事不管。而政教法度廢弛甚矣。不且壞了這寬乎。豈居上之道哉。

朱子曰。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

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號令所以申之於前。刑罰所以繩之於後。此相須爲用之方。而不可廢焉者也。若刑罰不嚴。則民無

所畏懼。雖有號令之頒。亦視爲具文。徒挂牆壁已耳。烏足以服其心志。而使之遵官約束哉。故人多謂刑罰從寬。然寬則民輕於犯法。與其不道。以梗吾治。益見刑罰之煩。曷若懲一以儆其餘。猶不至禁網之密。與其覆實檢察。期無漏於其終。曷若嚴申科條。俾毋犯於其始。然則刑罰其可弛乎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而子產爲政。以猛濟寬。夫子稱其遺愛。其可以鑒也夫。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要主張這等人。

此等人多。無以爲生。不能

自衣食。或受人欺凌。不能自申訴。故君子爲政。當爲之主張。使之得遂其生養。而不至於無所控訴。此體天地之仁。而亦王政之先及者。不可忽而置之也。

朱子曰。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

亦緣上下相逼。祇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

之弊。不可勝掇。

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民間苦樂。惟州縣得而知之。州縣有無。惟監司得而察之。今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州縣又不知民間之苦樂。蓋不獨平日學道未明。一旦當官。全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惟以催科賦斂爲

能迫於時勢。急於辦事。雖或有是心。而亦不及施也。此無他。故總由不知量入以爲出。一有費用。計不得不厚取諸民。於是監司索之州縣。州縣索之民間。而征求無藝。追呼嚴酷。末流之弊。有不可勝掇者。仁人君子。所當清其源。塞其流。以甦民命也。

朱子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與民親行之爲易。

州郡之於民。其勢相

去已遠。至監司則尤遠矣。地既處於闊絕。則民間疾苦利病。一時難以相通。卽相通矣。而欲行一事。亦一時不能及。民動成文具而已。惟縣令與民最親。可以日見而言情。故有利害之事。不雖朝發夕至。而其及人爲甚易也。

朱子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

郡守方面之官。總領一郡。其任綦重。當以承流德意。宣布風化。爲己職。若簿書財計獄訟之事。雖亦不廢經營。然俱非其

所急。故不以爲事。蓋居其位。則當識其大體。若本之不務。而徒粉心於末。則一小吏之能耳。烏足與當重任也哉。

朱子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

守令之官。要知吏胥作弊。凡遇公事。便想得入財物。故意沈滯。以恣需索。爲弊百端。官府受其蒙蔽。而善良多爲魚肉。最宜痛懲。但求於每項事件。皆嚴立程限。以促之。決要如期料理。不容推諉遷延。稍違卽加刑罰。限期急迫。彼將難以延挨。自然無暇需索。而人知我規矩。法度。亦不爲其所需索矣。此所以絕其弊之源也。不然。奸胥猾吏。焉能關防得許多哉。

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爲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生。而兵者則所以衛吾民者也。故守令要務民

事爲重。而軍政次之。如勸農桑。寬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百姓富足矣。聯保甲。時簡練。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則戎事修飭矣。此職分之所當爲者。今人都不理會。惟以錢穀刑名爲事。何哉。

朱子曰。某人世爲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剗割戶稅。世世傳之。

邑宰之事多端。但須擇要緊處行。如開除民丁。剗割戶稅二端。某以是相傳。便

世爲良宰。蓋爲令要知百姓利病所在。若民丁老死不爲開除。何以得免丁口之征。使存者不受亡者之累。戶稅推故不爲剗割。何以得清賦稅之籍。使貧者不代富者之賠。此良吏汲汲於此者。正其留心民事。而所以能得民心也。

朱子曰。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是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也。

教授有師道之尊。士習之所受。裁必

品行端方。足以表率士類。方爲克稱其職。蓋亦難矣。惟能以師道自任。而不爲苟且者知之。若謂無簿書考成之累。視以爲易。而無難者。則亦苟焉而已。豈有正己化人之實乎。要知寒氈一席。風教攸關。正不得以冷署微員。而遂漫不圖報稱也。

朱子答吳尉曰。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



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仕宦之初。未必熟悉機宜。剖符僻縣。稍易稱職。遽爲上官。獎拔。恐自此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將來覆餗之羞。未必不由乎此。故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

且當痛自檢察。不飾於昭昭。而墮於冥冥。深加懲飭。屢勉王事。爲國爲公。罔敢告勞。謹終如始。一以祇懼之心。將之。不可便起妄念。放恣自肆。及萌僥倖躁進之心也。卽此便是聖賢學問。豈獨居官寡過已哉。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

做官須有箇體要。自

家總攬大綱。常居於閑靜之地。綽然有餘。得以時時省覽。而分撥庶務。使吏胥各任事者。常見忙迫。不得怠玩。則自無暇作弊。如此方爲得之。若自家不識體要。先被文移叢雜。討不着頭腦明白。則奸胥猾吏。便乘我之冗亂。而作弄弊端。無所不至矣。此以簡馭繁。以靜待動之法。居官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當官須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卽勾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

當官事體煩多。未免易於遺忘。須置一旁通之

歷。將逐日公事開項登記。已了者勾除之。未了者速了之。如此則無沈瀾耽誤之失。而事自無不舉。是亦居官一大關鍵也。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

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

此教人以居官之法也。我輩欲守一官。自有正道。只要律己。則公而無私。廉而無欲。處事則勤而不懈。恪而不慢。晝夜之間。孜孜自勵。如臨淵谷。惟恐其有隕越。如此則內不失己。外不廢事。上悅下安。自無

意外患害。此長守貴之道也。若纔有攀援依倚。便能使人放意肆志。怠廢因循。不知不覺。錯做了事。此時既壞官箴。自干法紀。人不能以庇護你矣。何若廉正自守。勤謹奉公者之爲得哉。

朱子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

來做去。只沒下稍。

官職雖有大小。而道理只是一箇。惟公而已。凡事苟能至公無私。順理行將出來。自然光明正直。十分精采。縱官卑職小。人未有不望風畏服者。蓋公者天下之正理。得其至公。斯得乎人心矣。若有一不公。便尊如宰相。所做之

事。總不能服人。而議之者已隨其後。只沒下稍也。然則公之一字。真居官要訣哉。

朱子曰。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兼是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

州縣長吏之職。大都狀牒煩多。一人恐難獨理。須集屬官於同堂。相與商量。其是非分判。其曲直合衆見以分任。自不至於壅滯。此非獨爲長

官者。可以從容省事。而爲屬官者。亦得以緣事自效。且簿尉初來供職。未甚經歷。若使之決獄聽訟。練習久之。又可漸熟事體。是亦教誨之也。此一舉而三善備焉者也。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

治獄之道。惟在明愼。不是只要從厚。若不問其事之是非。與其人之善惡。而一概欲從厚道。則奸惡者無所懲戒。是長其惡而順其好也。不幾使善良益受害乎。但

當凡事勿先存一成心。惟因其所犯之罪。考其情實輕重。厚薄行吾法之當然。而情罪允當。則彼既懼吾之明。而我又未嘗不行其慎。斯人不敢輕犯法。而獄稱平允。不亦庶乎其可也哉。

朱子曰。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爭訟自不能無。然俱有個是非曲直。聽訟

者。但在道理上。代他窮究。分別出來。自然兩造屈服。畏吾明鑒。不敢以非理事相訐。而訟可少矣。若厭其煩碎。因循忽略。不與從公剖斷。則有理者不得伸。無理者無所畏。而獄訟繁興。愈不可止。此糊塗官府。可令一日居於民上哉。

朱子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爲治以正風教爲先。尊卑上下長幼親疏者。人之分也。曲直者。訟之辭也。干犯

名義。罪之大者。故聽訟者。必先論其分。嚴犯上之法。而後卽事察理。聽其辭以辨曲直。則人倫明而民情亦允服。今律例載卑幼誣惡尊長。於本罪加等。正合此意。

朱子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

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此朱子爲同安主簿時。所見官戶富家。典買貧人田產。不肯受業。租則歸己。而糧懸彼戶。累其賠納。挾豪強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窮窘狼狽之人。受累則苦不堪。告理則勢不

敵。令人深爲不平。扼腕太息。時當作簿縣中。每有送來審理者。卽日代爲判斷。了當明白。蓋恐稍一遲延。則村民伺候艱難。未免有宿食之費。廢業之苦。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之計。困之。使其愈覺受虧。後此不敢控告伸理。是富者享無稅之田。而益富。貧者賠無田之稅。而

益貧爲弊最大。誠有不忍言者。此不獨同安一邑爲然。然孰肯如此留心。讀朱子此言。凡爲司牧者。可以慨然動念矣。

朱子曰。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俵由子分爲幾限。令百姓依限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恣其乞覓。或以少不滿千。欲作一頓輸納。吏以違限拒之。每限要分外用錢。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要通四方風俗情僞。

大凡地方事宜。一處有一處情形。一方有一方利弊。有行於此而善行於彼而不善者。如催稅之法。在崇安趙宰。分爲幾限。使民依期完納之法。最爲便民。不擾。可謂善矣。及過隆興。帥司令諸邑。責以十限。邑委吏手。因之恣意作弊。有以稅少欲作一限。全完者。吏反以違限拒之。不與完納。每限勒索。分外用錢。擾害百姓。不可勝言。同一限期催稅也。其利害相懸如此。可見爲官甚難。最要通諳四方風俗情僞。如吏胥之奉行何如。人情之便否何如。利之所在。弊之所伏。又何如。一一體察。毋使宵小得因緣爲奸。方稱爲良有司。不則徒委之吏。而慢不經意。卽有善法。幾何不轉而爲弊竇也哉。

朱子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只如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卻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人理會。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

朱子知漳州。欲行經界之法。續因去任。議

阻不行。故發此言。人能以天下爲己任。與存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的事。若有一些懶意。與一毫私心。便就頹靡游移下來。所以終做不成。只爲此二病壞了。卽如今日要行經界。也安得盡無弊。然畢竟所革之弊。有九分。所餘之弊。止有一分半。分。今人卻情願受那十分重弊。才有人理會這事。他便搜尋那一分半的弊。前來阻撓。以爲決不可行。豈知我輩處天下國家之事。須當徹頭徹尾。和盤打算。計其利多弊少者爲之。不可存箇懶意私心。若都是這般見識。分明是把天下國家的事。不當做自家的事。也安得而不壞哉。

朱子曰。賑濟之策。初且大綱。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

救荒原無奇策。蓋民飢待賑。刻不容緩。初且料理大綱。揀急着便宜處行之。俾民早沾旦夕之

惠。卽早活旦夕之命。若一細碎。便生弊病。事難於理。而民亦迫不及待也。嘗思屯田之法。亦然。皆要理會大處。大體既得。則零碎條目。自可漸舉。不然。恐於事未必有濟也。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

策。救荒之策。當防之於未然。自古只有兩說。一則修德行仁政。簡刑清。感召天和。自然雨暘時若。年穀豐登。此其上也。其次則惟有積貯一法。如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尙已。後世如常平義倉。備得人以行之。時其斂散。毋致紅腐。一遇凶歉。亦可少救目前。若待民飢且死。而後理會。所以救之。則已無及矣。更有何善策哉。

朱子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

講水利者。修溝洫也。水利修。則水無不治。田無不墾。自不至於饑荒。

所謂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也。若民饑待斃。到賑濟時。不過苟且救目前而已。成得甚事。然能急爲料理。多方設法。區處得宜。則民尙不至枕藉道路。所謂下手得早。亦得便宜也。蓋治水力田。一舉兩得。與利於未荒之先。此爲良策。下此則賑濟之方。亦當籌其善善。庶或

少補。民命所係。國本攸關。當事者宜急盡心矣。朱子嘗有踏荒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痛哉斯言。當各書紳。按救荒事宜。魏禧有先事之策。重農立義倉。造木櫃置神廟。聽人助穀。凡祝壽祈禱。俱出義穀。制穀贖罪。豫羅教別種。嚴游民之禁。此皆先時急做。不言所利而利甚大。有當事之策。留請上供之米。借庫銀轉糶。捐俸勸賑。興作利民之務。勸富室與土木。均糶。嚴閉糶之法。重強糶之刑。不降米穀之價。多置給米之地。慎擇給米之人。編戶丁牌。定城鄉分結之法。不時巡訪。暫省衙門役。期清獄禁訟。修街道。收糞子。多置空所。以處流民。而嚴其法。有事後之策。施粥。施藥。葬殍。此三策。皆因時制事。而有益於救民者也。近代江撫周忱賑荒條例。尤爲詳悉盡善。臨政者皆不可不知。

朱子曰。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賂。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糶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貧

者病焉。

凶荒之備。亟需積貯之策。然法立而弊生。於是有奉行故事而澤不下究者矣。故朱子痛切言之。以爲粟腐民饑。正發賑宜急之時。或將發之。民以請於吏。吏以請於官。遲延阻撓。居爲奇貨。苟不以賂。其將得請乎。幸而得請。爲費已不貲矣。此弊見於發賑之時者也。又歲以夏貸而冬斂之。民不能自爲出納。必聽命於官吏。官吏來往。不以其時。此弊見於伺候之苦者也。陰作侵漁之計。欺其不知而盜之。顯爲斛量之增。奪其所餘而取之。此弊見於亡失之苦者也。諸如此類。直覺無弊不有。大抵發賑者。半糶糠入償者。必精鑿。統出納之費。而計之。往往過倍。當其凶荒無告。聊紓目前之困。及其既也。輸貸有若科斂。是以貧者病焉。所謂法立弊生。有治法不可無治人也。

朱子曰。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鐫。遞相付授。至或案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

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

此論常平義倉之法。而深慨夫奉行之不善也。常平創於耿壽昌。義倉立於長孫平。皆有周人委積遺意。但有司避事畏法。不

肯實心任事。周恤民艱。往往封籛遞授。平日全不省視。不幸遇大飢而發之。則已朽同塵土。徒有積貯之名。而無賑濟之實惠。法立弊生。深可歎也。蓋嘗私心竊論。欲廢盤查。則虞其私侵。欲寬接受。則恐其交謗。欲委任於民。則里巷既難其人。胥吏必生其擾。欲貸粟於官。則出入多失其平。散斂或違其便。皆非計之得也。惟酌古法而稍變通之。歲一出陳易新。順民之欲。糶糴以時。庶無紅朽之患。各郡邑具報價值。納之上官。糶則請之庶。無漏支之虞。其或偶見凶兆。則先期申詳。預計本地之民數。兼通隣封之緩急。勸富助公。驗督給粟。庶不至有餓殍之憂。是或一道也。然亦在得其人以行之耳。若夫慎選親民之官。使之加意撫循。重農務。禁侈費。謹蓋藏。緩誅求。是又體國經野之本計。非徒恃積貯以爲可苟幸無事而已也。

朱子曰。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大凡處事

當小心寅畏以敬持之。而又仔細體察以慎將之。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則慮之熟。而不至臨期周章。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則計之周。而不至意外生變。如此方能動出萬全。而有事如無事也。不然。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矣。可不謹哉。

朱子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當官臨事。須是順理之。是非分毫不可苟且放

過。若稍容情面。瞻徇委曲。便都是一團私意。事體何由公平。故朱子自謂某當官。若遇着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非特謂嫌疑所在。恐人議論。亦必如是。始順於理而安於心也。觀于此言。可以知其居心之大公矣。

朱子曰。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凡事自有箇勢之所宜。會做事底人。自不輕舉妄動。必相其勢。有可做之

理。然後去做。故功不勞而事可集。若勢不可爲。則寧謹守常法。猶可免於無過。而不至有叢脞之貽譏。是亦處事之方也。

朱子曰。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

爲政貴持大體。或國計民生有大利害處。時勢

不同。後先頓異。則不得不舉而更張之。若無大利害。惟當謹守成憲。與民相安。倘無故紛更。事終未必可成。而闕然擾亂之勢。已不能已。是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如王荆公行青苗諸法。其弊可見矣。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麤

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古之名將能立大功成大業者。皆謹重而不闊略。周密而不粗魯。平時則號令嚴明。臨敵則攻守預備。乃能有以成功。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不敢怠玩。雖當無事。常若對陣之時。必須學此等人。方可爲將。今人率自

負英雄。恃氣傲物。全無謹嚴之心。以此專闊。未有不立見其敗者。大抵功名越大。心越要小。若粗魯闊略。斷非成事之人。匪特爲將宜然也。此與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同一意。

朱子曰。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騃子。廝役凡流。物望素輕。旣不爲軍士所服。徒以苞苴結託爲事。所得差遣。費已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浮斂刻剝。經營賈販。百般搜羅。以償債負。償債旣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



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係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困於役使。能者不見優異。其無能者或反親寵。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而恃。

兵者國之大事。而尤在將得其人。故朱子有慨乎當時之爲將者而發此歎也。蓋將必夙負重望。方可  
以彈壓軍心。而又必素有雄才。始能以簡練士卒。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駸子。漫不曉事。或係廝役。凡流  
出身下賤。無銘鐘勒鼎之家聲。又非輕裘緩帶之雋品。物望素輕。士卒不服。述其平日營謀。大都專用苞苴。結託權勢。以得差遣。計其賄  
賂之費。固已不貲。未免挪借稱貸。餽送顯要。始圖一官入手。以故到軍之日。他無所事。惟務浮斂。財刻剝蠲。而且經營錫鉢。賈販屋  
奇。百般計較。凡可以得蠅頭微利者。搜羅殆盡。以償前日所借之債。負債既償矣。而名利之心愈熾。則又別生希望。思以高其爵位。而愈  
肆其誅求。上之以是奉權貴之歡。求其提攜陞擢。下之以是飾子女之好。快其佚欲驕奢。皆於此一官中任意取盈。不至於計無遺漏。不  
止。此其用心行事之大凡也。獨不思朝廷畀我以專閫之權者。原有許多重大急務。或招收降叛。簡閱軍容。或訓習隊伍。撫摩士卒。皆於  
我乎是賴。今惟一心營利。而於此等皆無暇及。並未少留意焉。又不體恤軍士以養其力。役使不時。俾至重困。其間有才能者。未見特加  
優異。而其無才能者。或反時見親寵。是居己既不廉不法。而用人又復不公不明。軍政廢弛。親疎失宜。平日早不足服軍士  
之心。則臨事又安能得緩急之用。其不至敗乃公事而誤人家國者。幾何矣。噫。此固爲將者之罪。而用將者尤不可以不擇也。

朱子曰。今日匱乏。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爲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的。便不相恤。

經界不正。則稅畝得以隱漏。而豪強愈肆兼井。上既有虧於國。下亦有害於民。此公私所以交困也。故今日欲免匱乏之虞。必須先正經界。正則賦稅之所入者數

目瞭然明白。酌其多寡。量入爲出。罷去一切無益冗費。則國用不至不足。而於額外無名之賦。苛索妨民者。盡數悉除。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而閭閻庶有起色。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上之人當視百姓如子。有無休戚。原不可以不相通。若不認是自家的百姓。膜而置之。便覺痛癢不關。恩恤不至。而愁苦之聲。壅於上聞矣。爲民上者。其忍使之出於此哉。

朱子曰。嘗見吳公路作縣。不敢作旬假。謂一日假。便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要做。轉添繁劇。且多粗率。不仔細。豈不害事。

居官一日有一日公事。非可以躲閃得開。更非可糊塗了局。必須抖搜精神。遇事到頭。逐件料理。將去。庶不至叢脞有誤。至作縣令者。百里攸關。瑣屑繁劇。尤不容一刻閒暇。若寬下一日假。便積卻一日事。前件既不及。爲後件又復疊至到底。自家總推不去。定要做的。卻因前此寬假下來。一時湊集。應付不開。轉添許多繁劇。徒自勞苦。且忙亂中。多半粗率了當。不及仔細檢點。豈不有害於事。何若隨時區處。因事措置。不貪閒適於前。自不至忙迫於後乎。此吳公路不敢作旬假者。可以爲居官法。而朱子之所亟稱也。

朱子曰。竊聞仰窺令甲。私計以爲依準舊制。募饑民修水利。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兩得。又近日巡歷。親見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其苗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若得奉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

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

此朱子因賑飢行部。目擊陂塘。私計用饑民以興水利。費不多而事易舉。可以永無旱荒。免於蠲賑。

而君民俱享無窮之益也。蓋民飢務在得食。今者發倉廩以賑濟之。坐糜日糜。毫無所事。不如依準舊制。卽募饑民以修水利。於所賑數外。略增其額。以爲僱募興役之資。則既可救饑餓之災。而又可興陂塘之利。此一舉而兩得者也。邇來巡歷所至。見夫原野之間。其被旱者。蕭條極目。大都係無陂塘。乏水所致。惟是有陂塘處。則蓄洩灌漑有資。其苗蔚茂秀實。無異豐歲。迥與他處不同。於是益知田必資水。有水則旱不能爲災。其利甚大。不可以不修也。若得特奉詔旨。便宜行事。悉力經營。當令逐村逐保。各興陂塘。以便蓄澗。無慮旱乾。則人力可補天時。水深自致土茂。百穀用登。二鬴自給。民間不至於流離餓殍。而上亦可永無蠲減糶濟。是此時捐募之費無幾。而異日永久之利無窮。國家之急務。莫過於此。朱子所爲觸目經心。而後之爲國爲民者。宜各知所留意也。



#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

## 教學

此卷論教人之道。見師之所以教者。卽弟子之所以學。惟在辨邪正。定從違。使之循循焉。由下學而上達。將希賢希聖。自可廣其傳於無窮也。

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入底樣子。

此朱子教人第一步工夫。卽伊川所謂以豫爲先也。小學書。蓋出聖賢模樣以示人。全是主敬方法。故古者八歲入小學。正以後生初學。俗染未侵。

良知良能。皆有可用。且看小學書。熟讀潛玩。便曉得做入底樣子。以爲持敬之方。從此涵養本原。講明義理。而作聖之功。於此立其基矣。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

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

此教人之法也。古者十五入大學。便使之學先聖禮樂以履中而蹈和。是固非惟教之。蓋將薰陶漸濡以養之。使其成其德也。故理義者禮樂之本也。講明之以養其心。聲音采色者禮樂之飾也。陳設之以養其耳。

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者。禮樂之節也。肄習之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游息之地。盤盂几杖器用之需。有箴銘。有戒警。亦必本禮樂之意。以防其非僻之心。養如是其備至。而何今之不然也。此教者之責也夫。

朱子曰。楊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

其用心必有在矣。

楊龜山。熙寧中舉進士。得官。聞河南二程子之道。卽往從之學。既受學歸。以其說教授東南。如官餘杭及蕭山。一時從遊之學者數千人。翕然趨之。而其所以告之之意。蓋謂唐虞以前無書可讀。聖賢何以若彼其多。自晚周以

來。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孔門之顏曾者。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文字之多寡。而聖賢所以爲聖賢。其用心於近裏著己者。道必有在矣。

及西山李

氏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

李西山。名郁。字光祖。請見龜山於餘杭。其告之之意亦然。大抵引而不發。使之自思。故謂孔門之學在求仁。仁之說謂之人心。

然到底何爲而謂之仁。何者謂之人心。一番理會。未易粗淺尋求。此所以啓西山沉潛玩索之功也。

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李公受言而退求說以進。愈投愈不合者。思而未得也。然道理躍如。豈遠乎哉。於是獨取

論孟而伏讀之。蚤作夜思。至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爲龜山所許可。豈非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歟。

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

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公自渙然有得之後。其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輒厭。不知其味。未嘗思也。惟於此益致思焉。從無疑看出有疑。復從有疑看到無疑。

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一旦豁然。必驟有所進可知也。觀公此言。而知其得力於龜山者。非淺鮮矣。

朱子答孫仁甫曰。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

計近功。如此積糞。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

學貴遜志。故讀書以研窮其理。則細立課程。有條有緒。耐煩而不躁。

著實而不浮。勿正勿助。而求速解。學務時敏。故操存以持守其心。則隨時隨處。克治勤修。省覺而動察。收斂而靜涵。勿怠勿荒。而計近功。如此日積月累。到三五年工夫。無閒。庶幾陶泳志意。植立根基。有可據依之地矣。若不如是循序致謹。而徒尙氣矜。豈所以爲學哉。

朱子曰。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爲足矣之心。而無求爲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

去其病。故其病常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將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

朋友取諸麗澤君子以之講習也。而今乃不能日進者。皆因存一彼善於此。輒

自謂足之心。而不思求爲聖賢。著意向上。於是苟且姑恕。而自治之功疏矣。安能痛去其病乎。所以病根常在吾身。依舊逐事物流轉。膠纏。無論其不能爲聖賢也。將復求其彼善於此而已。不可得。又何樂乎。其有朋友耶。故學者當去其悅不若己之心。而猛省以自進也。

朱子曰。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

輕俊樸厚。各就其資。實言之。一則使知自克其偏。一則使知自充其美也。輕俊之人。好尙修飾。則務外之意多。而不肯近裏著己。入道較難。故不美。樸厚之人。操修謹懇。則務

學之心專。而可以沈潛善入。進道較易。故好也。然變化涵濡。要在學者自勉之耳。

有少年試教官。朱子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卻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卻老成意思。

教官所以模範多士也。彼少年試教官者。必爲輕浮淺露。無甚學問之人。將來模不模範不範。有甚焉者。

矣。乳臭小兒。費茲清選。其可乎哉。況入學多是老大之人。豈無品望素著者。何以服之。故朱子謂堂除注授可罷也。若請本州鄉先生。則才德優長。鄉評已重。豈有不歸心不率教者乎。甚矣教官一席職。徵任大要在老成重望。而非四十以上不得任也。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劉元城名安世。字器之。元城人。此甚言小人之不可近也。一日近小人。則

終歲所讀之書。不足以勝之。蓋小人如蛇蠍。近之則爲彼所害。故賢子弟避小人如畏蛇蠍。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也。然非歷過者不知。朱子贊其言之極有味。欲學者深思而自警之也。

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只

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方可。此言持敬乃教人切要之方也。敬者。徹上徹下工夫。小學大學皆不可少。但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如灑掃應對事長之節。皆日用常行底道理。便自養得他心住。所以習而安之。

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則從幼無所據守。全失了小學工夫。到得後來。東撈西捉。雖儘費力。要填補實難。故教人無他法。只是把敬爲主。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以收斂其身心。身心既不放逸。則隨動隨靜。中存有主。自然醜酢萬變。體立用行。必如是乃可也。持敬之學。大矣哉。

朱子與魏應仲曰。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

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

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一鈔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質問。而終身受此黯黯以自欺也。此教人讀

經史之法也。經史皆有旨趣。若潦草讀過。急於記誦。則我不能見古人。古人亦不見我。何以有益。故凡所讀經史。務要反復不厭。極其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而誦之法。又宜舒緩。不致急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中存敬畏。如與聖賢相對。則此心既定。虛靈自生。

凡經史義理，易於講究，切不可貪多務廣，以分其心。涉獵鹵莽，以蒙其識。隔膜看過，便謂已通也。其小有疑礙處，即便耐心思索，思而未得，即逐一鈔記册子上，以備省閱再思。或者他時有所觸發，未可知也。否則含糊相混，護短自誣，恥於下人，不肯質問，將記誦雖多，義理無得不幾終身受此黯暗，而自欺以欺人乎。故學者當切求體驗於心也。

朱子曰：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後進，後輩也。道，引導也。教導後輩，固須嚴毅以督責之。然學者亦怕太拘

束，須有以興起其心志，開發其性靈，誘掖獎勵，寬以養之，則彼不知不覺心好。乎此若徒然拘苦束縛之，亦不濟事。程子所謂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也。

朱子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躡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

此言教後生之法也。後生智識未開，且教他依經書本子認得訓詁分明，以求道理之流通，認得文義分

明，以求立言之旨趣。此爲急務。自此時加溫習，反復不厭，到得後來，日久月深，優游厭飫，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而其進自不能已矣。今人多用涉獵工夫，踰越等級，妄有作爲，不知讀書窮理爲何事，所以誑誤後生，只是綴輯言語，纂組文章，輾轉相做，務以欺人。其實眼前道理，經書微言，都曉不得。由此觀之，後生當以讀朱註爲入門第一要事，不於此熟讀精思者，難與講學也。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

古人教人立規程，嚴課業，教之之道具在。然豈獨教之已哉，亦須涵育薰陶，使之漸濡而自化，則養之乃所以深於教之耳。

朱子曰。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嚴其踐履之實。

上達卽在下學之中。希心冥悟。鬪靡誇多。胥爲失之。聖人之教人也。循序善誘。不過使人反而求之。人倫日用。至近至小之間。博之以文以啓其知。有得於己。則必折衷於人。講明而切究之。約之以禮。以貞其守。恐有昏怠。則必嚴加惕厲。實踐而躬行之。蓋文者禮之散殊。禮者文之統會。非博則無以致約。非約則無以統博。二者並進。有以不失其先後輕重之序。而循循焉。使人鼓舞而不倦。此聖人之教之所以善也。

朱子曰。凡聖人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精奧。

凡聖人之立言也。不事浮華。最慤實矣。而理則精切而明顯。不尙奇險。最平易矣。而理則精深而奧妙。若踴事增華。而理反幽暗。刻意艱深。而理益庸庸。豈聖人之言哉。

朱子曰。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

古人之教人也。當其孩幼。天真未漓。而教之以孝弟誠敬。踏著實地。及其少長。聰明漸啓。而博之以詩書禮樂。誦誦經文。凡此者。皆所以使之逐事逐物。盡一己之當爲。循聖賢之成法。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向往不差。而後涵養踐履之實功。將從此優游而馴致焉耳。否則人人有義路而不知由。人人有禮門而不知出入。子弟之率不謹。皆父兄之教不先也。然則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可不圖之早哉。

朱子曰。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

先王設學命官。儀型多士。所以興賢育才。爲政事之根本。道德之歸宿。不可以一日廢也。後世學校之設。不異先王。然其

所以教者。忘本實而重文辭。其所以學者。懷溫飽而棄德義。師弟子相率成風。而先王之意。不復有存焉。是以有名無實。風俗敝。人材衰。進無以爲政事之本。退無以爲道德之歸。其效之遠。不如先王也。可槩觀已。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語。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

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人教人。所以爲萬世師者。非有他道也。約其大槩。只是說入孝出弟。忠誠信實。爲人人日用所常行底實落語。但人不肯就上面做將去耳。若果能從此做

去。一出入便思孝弟。一言行便思忠信。則氣稟不得而拘。物欲不得而蔽。心之放逸者自然收斂。而操之則存。心之昏迷者自然昭著。而雖愚必明。卽如言心性。到子思孟子說得極詳。然究竟子思說庸德之行。推之以至其極。亦只是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孟子道性善。亦指孩提知愛知敬以證之。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此知先聖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之所以教人者。實而可循也。

朱子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

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差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

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彙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

爾。此朱子揭出孔孟二程要旨。而示人以從入之門也。夫子說四勿。克復之功也。說見賓承祭。持敬之功也。說忠信篤敬。存誠之功也。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事天之學也。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明德之學也。程子又發明一敬字。涵養之學也。各自其參錯處觀

之。似乎頭緒萬千。不可摸捉。其實皆一理也。皆可以入門也。人能就孔孟二程之言。只從其一處著實下工夫。直可兼攝其餘。皆在裏許。省卻東撈西摸許多氣力也。大抵聖賢之道。如一室然。儘有門戶可入。學者勿趨邪徑。勿由穴竄。從大路上。一處行來。平平坦坦。都可入得。但恐工夫不到耳。

朱子曰。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

此言君子施教。原不執異同之見也。前賢大公無我。其教人也。祇據者實地。本日用常行底道理以教之。何嘗故立門庭。分彼此同異於其間。以自

峻其間垣。特是分門別戶者。偏好爲過高。而自異之。知前賢亦不能強爲之同耳。而要之前賢何容心也。

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干卻齊以入其軍。

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頁米，子路少貧，嘗爲親負米百里也。埋馬者，孔子有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

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疑出諸此。此言子弟盡臣子之職，教之貴早也。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臣僕子弟皆有爲下之分，故伯玉之使孔子與坐，是待臣僕如子弟也。而待子弟如臣僕者，尤所以挽回驕侈之風。如淵明簞輿及負米埋馬以下諸事，或執干戈衛社稷，或躬耕稼陶漁，古人之爲此類者不一，要皆爲君親師用命，風何古也。後世驕侈日甚，不肯循分自安，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尙可復乎。維持挽回之道，全在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各盡爲下之分，習而化焉，久而安之，庶幾有以復古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

聖人無隱之教，不過博文約禮，而深者得之以喟然。

淺者僅可以弗畔，惟學者之所造有異，而得力因以不同耳。

朱子與長子受之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閒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割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割記，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

此朱子訓子從師帖中語也。受之名塾，凡爲學者，讀書作文，講明義

理，事非一端。然親師取友，有當勉者，有當戒者，皆宜一一理會。如進而受業請益，則早晚不得怠慢；退而思索有疑，則日閒隨手割記。俟進見則質問誨語，則思省凡切要之言，逐日割記，恐遺忘也。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防怠荒之漸也。

初到問先

生有令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持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此教以初到之儀。凡一應交接。皆當稟命師長。不得私自出入。及既到之後。居處要持敬。倨肆

情慢皆不敬也。言語要諦當。戲笑諠譁皆無當也。凡事要謙恭。若尙氣凌人。矜己傲物。恥辱之階也。至於多飲酒。或閒說人過惡短長。則切懲之。至於偶爾交游。及一堂同學。則慎審之。他如治己資人。不知決擇者。總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也。

大凡敦厚

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見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正之。不可在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然取友亦有道焉。大抵敦

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直諒多聞之友也。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便辟善柔便佞之友也。推此類而又加審之。可以知人而無失矣。但親益友而遠損友。仍在立志從善。痛加矯正。庶不至趨入小人之域。而賢師長乃可相助以有成也。

見人嘉言

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資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若既親益友，又不徒

親之已也。見其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以其言行之可法也。見其文字勝己，則熟看傳錄而資問之，以其文字之可師也。冀與之齊而後已焉。斯益友乃真有以益我矣。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

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

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

以上數條，皆親師取友之切要者，固宜謹守其所未及，而亦可據此類以推廣之。至其所以加功之道，大都只勤謹二字盡之矣。能勤謹則循此以親師，循此以取友，進

而日上，爲聖爲賢，有無限好事，雖未敢言而竊願之，不能勤謹，則反此以親師，反此以取友，退而日下，爲愚爲不肖，有無限不好事，雖不欲言而未免憂之也。噫，朱子教子叮嚀，諄切如此，凡從師者，可不佩服此帖乎。

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

以和敬待人。

此言存心之法也。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端莊凝重者，敬也。傾倚剽輕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養其精明之用，而昏惰怠氣不得而干之。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保其德性之良，而邪辟嗜慾不得而害之。由是行己以敬，則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待人以敬，則一團和氣，藹乎可親也，而心存而不放矣。

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

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



明矣。此言讀書之法也。讀書者凡事皆須謹飭。少出入。少說閒話。光陰易流。恐廢墜也。雜書非聖人之道。無益身心。役耳目。則分精力矣。或早或晚。點檢所習之業。於每旬休暇之日。悉彙而溫習之。勿令遺忘。則嘗在心目。放逸不生。自然道理畢現。漸近漸親。講習之所以易明也。此亦朱子教子之言。俾其置書齋中。時時警省者也。

朱子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道。

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朱子原註。○規首以此者。蓋原設教之所始。見得人道危微之辨。只在天倫秩敘之中。學者舍此。更無所爲學。後世務記覽爲詞章。以釣取聲名利祿。而反於五教之目。闕焉弗講。大非教人之本意矣。烏知帝王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學者能於此。盡人道之當然。希聖希賢。豈難馴致哉。然而學道之功。又有其序。故復爲條列於左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

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朱子原註。○人於五教。欲盡其道之當然。苟不知其理之所以然而責其身。以必然。道不可得而盡也。於此有爲學之序。其序維何。學問思辨以窮理。篤行以體事。五者相因遞致。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明善擇執。千百倍其功者。愚而可明。柔而可強。夫然後盡人道之當然。而親義別序信。乃有以秩然其各得也。故次於五教之目。然而篤行則又有修身處事接物之要。復爲條列於左焉。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

過。右修身之要。朱子原註。○夫子曰。言忠信。行篤敬。易曰。懲忿窒慾。又曰。遷善改過。三言盡修身之道矣。蓋修身莫大於言行。樞機之發。爲榮辱之主。忠信篤敬。則至誠動物。內修所以罔毀也。然而忿慾實足以累吾身。懲之望之。過於未萌。禁於方動。有定守矣。至於善易忘。過易積。又交惕於吾身。遷之改之。圖其自新。滌其舊染。有定力矣。凡此皆實有依據。持循而慎修思永者也。此修身之要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朱子原註。○凡人處一事而

未能揆於道誼者。大抵皆謀利計功之私閉之也。正其誼不謀其利。則一切慕戀貪汙之念。無所動於中。而惟誼是視。明其道不計其功。則一切躐等冀倖之思。無所營於內。而惟道是求。自一事以達之萬事。皆以道誼自期。而處之無有不當矣。此處事之要也。 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朱子原註。○推行不怨。無以爲應物之用。自反不力。無以爲宰物之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隨所接而人無怨於己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隨所接而

己無怨於人矣。人已兩忘。其道在我。此接物之要也。是規詳而有體。約而有章。行之萬世而無弊者。故朱子每臨講。必惓惓焉。人能以是爲學。以是爲教。道之明與行。不重有賴哉。

#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 戒警

此卷論戒警之道。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知戒警則善日積。不知戒警則惡日滋。凡修己治人者。皆不可不存此意也。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讀書開卷。與聖賢相晤對。便求與聖賢相肖似。方是著意向上工夫。若開卷時。披閱聖賢之所言所行。反照自家。便有不相似處。雖日讀聖賢之書。究與身心何補。靜言思之。所愧多矣。豈可不自鞭策乎。大抵學者。用心鞭策。須是未開卷時。著實做戒懼慎獨之功。及開卷。又將聖賢言行反之於己。互證參觀。思與之齊之而後已。此纔是真實讀書。不然。豈惟與聖賢不相似。方且霄壤隔絕。求一二分之彷彿。不可得也。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

書可以熟讀而記。義可以細思而精。雖或不記不精。猶容易著力也。惟是人之

爲學存乎其志。有志不立，則無勇往直前之氣。而有因循退讓之心，更從何處著力乎？

病。然志之所以不立者，不知病痛之所在而切懲之，終無田蓄發以有爲也。人若識得病痛，勇猛向上，貪道義作好人，一切利祿富貴，不足以動其心焉。志斯立矣。如今之人，祇是貪利祿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此皆受病之源。宜其志不立而無著力之處。

也。故學者

祇須貴志。

朱子曰：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爲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

也終無成矣。

人之生也，盡性命之理，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其所作爲亦大矣。若徒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則爲蠢然天地之一蠹。生何裨益於世也。然或既有作爲矣，而不能齊莊整敕，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以收斂此心，則恣意矜張，蕩軼繩墨，究竟無成。

蠢然者未必不頑然也。人

慎毋爲天地之虛生可哉。

朱子答吳直翁曰：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

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

人若趨向不端，則所志非其志，安能去惡而從善？故先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也。孔子志仁無惡之言，所以立其趨向也。惟志仁則既於義理上用工，雖不能無過，然只是一時之過，可以改圖於後。

而豈若爲惡之事，背理反常，終身莫贖乎？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

欲上。

由此推之。志於仁則無惡。志於惡則亦無仁。彼滿腔都是利欲填塞。假有善事。亦偶然未盡泯之良心耳。要其處心積慮。固無一念不在利欲上也。

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事。

志利欲者。便如趨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

要之利欲理義。志既異趨。即判然兩途。不相干涉。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是故志利欲者。將大遠乎人道。便如趨禽獸之路。偶有一徑

可通。皆必潛形匿影以赴之。若志理義者。正大光明。不實不徑。便是趨坦平之正路。無非日用所常行也。人欲立志。可不端厥趨向哉。

朱子曰。今日士大夫。惟以苟且捱去爲事。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且恁鶻突。才理會分

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折。卻悔其大惺惺了了。一切利方爲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

見長。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此朱子歎事功之薄。宦途之衰也。程子嘗曰。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蓋以家事視國事。言我之不得辭其責也。又曰。士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

得而後隨。言國家重大之事。原難坐觀成敗。豈可隨人步趨。拯與隨。正大有權衡也。乃今日士大夫。一味苟且相捱。上下所咻。輒者。惟以勿生事。不要分明鶻突。做不得官爲戒。或有少負能聲。才足任事矣。而一經挫折。摧抑之後。又自悔其惺惺了了。分別白黑之過當。於是方正廉隅之概。易而爲圓活變通。隨俗苟且。卻道是年高閱世已深。見識長進。頹風壞俗。莫此爲甚。此不特道德蔑如。即功名亦無濟。不過溺富貴。圖溫飽。其下下者耳。吁。可畏哉。

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則

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

不戒哉。

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者，恥之於人大也。若不能安貧則無廉，無廉則無恥。其平日奮發之氣，如脂如草，銷磨屈抑，無以自由。安能立腳得住。自此沈溺不返，居下流而墜深淵，則亦何所不至哉。烏知逢人自求，卽百事皆非。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今

人不能自家吃苦，而卑躬屈節，寡廉鮮恥，俛首以求人，抑何違其本心至

是也。然實不能安貧之故耳。故學道者安貧守賤是第一關戒之勉之。

朱子曰：康節詩云：閒居慎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

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閒爾。

閒居肯說無妨者，總爲把不住耳。若把得住，則刻刻操存，些毫不肯放過。士希賢，賢希聖，進一步還有一步工夫。如升階之有等級，方是做好人，但做不好人，一失足便墮入其中。所謂立地便至也。然則把

住放行在敬肆閒，而邵子所謂閒居慎莫

說無妨者，固卽君子戒懼慎獨之意歟。

朱子曰：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

人欲易流如懷土懷居，溺於所處之安，皆是順適底意思也。然豈待觀之奔放潰決之後，哉。只纔有此意思，便是人欲橫溢之漸，不至爲下流之歸不已。人亦謹小慎微於便安之

地，而嚴加存過，庶幾有以自克也夫。

朱子曰：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可入堯舜之道。須勤勤提省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

堯舜

之道。惟精惟一。推而至於平章百姓。風動時雍。只是無自安自利之心。況利者義之反。若每事必求自家安利處。便與義背馳。便與堯舜之道背馳。然亦不在大也。但纖微毫忽之間。稍稍放過。已自潛滋暗長。於不及覺。而將莫能自禁矣。使非勤力提省。困心衡慮。以自決其幾。尙於道義何望哉。有志者。當常存敬畏之心也。

朱子曰。游從紛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此言交處之當慎也。天下之易親易狎者。莫如小人。若逐逐於遊從紛雜中。日與此輩交處。不覺侵入其羣。親之狎之。而驕慢之心滋。蕩然無復有齊莊儼恪之念。既非所以養成德器。而且發之爲暴慢之容。鄙倍之辭。何以美人觀聽。所損不已多乎。學者慎之。

朱子答黃冕仲曰。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卽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君子爲善。初不以小而不爲。但謂識得大體者。爲能於本領處用功。則自知爲善之可樂。固不沾沾以此重輕也。然則學

貴知要。而亦何嘗謂小善之可忽乎。

朱子曰。且道專讀時文。是要做甚樣人。屢試不得。到老只浮沈鄉曲。若因做時文得官。只是一味鹵莽。不

說盡心奉職爲國爲民興利除害心心念念只要做向上去逐人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

古今不朽之業莫如立德立功

方成箇人品今人終日咿唔爲帖括計且道專誦時文是要做甚等之人倘屢試弗售到老浮沈徒寂寞鄉曲閒耳幸而因此得官又只一味麤疎鹵莽凡憂國憂民心所宜盡興利除害職所當爲者膜外置之至其日夜圖維惟是鑽刺微求多方攀援以干上進蠅營苟苟亦甘心爲之苟平且自思不知其置身何等也舉世滔滔恬不知怪殊堪悼惜已

朱子曰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

名利者人所同欲之物卽人所交爭之地也惟安分循理退步自守則不與人爭者自不

爲人所怨便安穩矣若一味前去詭遇以弋名爭先以射利人所同欲者而一專之遂至忌怨叢生而讒害交作危險立至此事勢之必然人之所當深戒也

朱子曰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

方可拄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空空死空具形骸空吃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透許

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

天地人謂之三才則吾人一身上下挂天上下踏地要支撐得住其所以支撐得住者道理也與閒物事全無干涉也故只理會此身不徒軀殼踐形惟肖擔當許多道理可以彌綸天地方是全

受全歸方不枉生世上若於此理夢夢生無補於時死無傳於後直空具形骸糜飯而已然則見得道理透者充塞天地至大至剛視一切瑣瑣碎碎閒物事有甚緊要做甚麼用也男子拄天踏地欲成箇人於朱子此言三復思之當亦赧然謝躍然與也



朱子曰。不會實做自家本分工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

吾儒之與異端。如薰蕕冰炭之不可合。但不曾實做自家。知言窮理工夫。則先不知薰之爲芬。

安能辨蕕之臭。先不知冰之爲潔。安能別炭之汗。而詖淫邪遁之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者。烏足以知之甚矣。人當思所以自警而實用其力也。

朱子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麤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

立。卽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

聖門廣大規模。如顏之若無若虛。曾之任重道遠。是何等事業。所以見其

進未見其止。臨深履薄。開衾視手足。天下後世誦法無窮也。若少時麤有時望。晚來不滿人意。直是廢於半途。墮於末路耳。所以然者。實由講學不精。未有深造。不曾見得聖門廣大規模。故甘於小就。不復求進。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荆公之言。不洵可念哉。然荆公能言之而身蹈之。則仍是講學不精。滋其弊也。此夫子所由以學之不講爲憂歟。

朱子曰。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存乎人者。心爲大體。

耳目爲小體。但人皆謂視聽與見聞一而已。而不知其爲耳目所司者。實有不同。何也。聲色自外而來。接於耳目者。見聞也。若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而自內出矣。心之受與不受。尙未暇論也。夫非禮之端。不能禁外之不來。而能禁內之不往。此克復四勿之功。所以兩在視聽。而君子之耳。日期於受治也。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不如此者，方爲自欺。蓋中心欲爲善，而常有

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

此策人以戒欺慎獨之功也。自欺云者，不但外面然而裏面不然。方爲自欺以欺人也。即使中心欲爲善，而遲回沾滯，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是非不

知私欲之牽縛也。只爲不能實用其力，決去其私欲耳。須是打疊得盡，亦惟力拔其私欲之根而已矣。人可不慎獨以決其幾哉。

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是隨衆不得。

張子嘗言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又曰：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皆所謂隨衆不得也。但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更

有依據持循，便是隨衆不得。朱子此言，所以發明張子之意者較爲深切。學者處世，決當以理自裁，慎勿同流合汙，流入鄉愿之歸也。

朱子曰：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有不害事。

且者，苟且自安之意。凡事須用一番精神，猛省著力，志之所至，氣必赴焉。方不至儻敗。若但存苟且遷就之心，鮮有不害事者。故夫子言進學之序，先知仁而必終

之以勇也。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朱子曰：也是如此。

吾人生順死安何復

遺恨。若終養之悲，卒學之願，臨終以爲恨者，固未爲非。是然揆之生順死安之道，則其尙留遺恨者，多亦是不順理。

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

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

程子嘗言罪已處不可無。然亦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恐其沾滯於此。無以自新也。其實又不可不悔。若只管做錯便休。今

番如是。明番又如是。恬不思悔。何由改圖。豈成說話乎。當思所以善懲之可矣。

朱子曰。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

舉無以異於凡民。

士之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志氣高遠。不爲利祿所縈。而能探聖賢之旨趣。究學問之本原。知所以用其心耳。若以干祿蹈利爲事。而罔乎無志於聖賢學問之歸。則識趣卑陋甚矣。至其規爲事業。動息起居。究與凡民奚擇哉。

學者可知所自警矣。

朱子曰。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

此言處事

有獨斷之道也。天下事只有箇是非兩途。但恐揀不到耳。若揀得是處行去。便自心安理得。必要人人道好。委曲回互。豈有此違心徇衆之理。究之公是公非者。直道不泯。人心同然。則此事之是非。久後卻自論定也。然則制行以己。豈以同乎人哉。

朱子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財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敵車羸馬。亦爲人耳。

此言爲己爲人之學。判之於心術之微也。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事。以爲職分所當然而爲其

所不得不爲。則雖甲兵財穀。至爲紛擾。籩豆有司。極爲瑣屑。而本分之內。吾盡吾心。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皆實得諸己也。若以之邀譽沽名。謂可求知於世。而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所以明孝。敝車羸馬。所以明儉。其實矯情飾節。推其心亦皆以爲人耳。

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

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髮之差矣。

無所爲而爲之謂善。有所爲而爲之謂利。故張子謂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語意最爲深切。著明。實擴前人所未發。學者能於此內省而實心以

爲己。則舜跖分途。判然善利之間。察之極其明。而無毫髮爽矣。否或視天下之事。皆有所爲而然。又烏能察乎善與利之間。而實用其力哉。

朱子曰。謙之爲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

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謙之爲卦。天地人鬼皆好尚之者。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盛而寒伏。寒凝而暑來。是天道之虧盈益謙也。水瀑高峯。匯澗大澤。地道之變盈流謙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鬼神之害盈福謙也。德

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人道之惡。盈好謙也。然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沖漠無朕。本無一物。人能全體太極。則如三之勞謙終吉。四之無不利。撝謙一切事業功勞。於我何有。況天地原自處於謙也。觀其施生萬物。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亦可見矣。然則天地人鬼。又何容心也。韓魏公喜雨詩曰。須臾慰滿三農望。斂卻神功寂若無。殆窺見此意歟。

朱子曰。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道學之障也。

心地貴明而明本於虛。君子所爲以虛受人也。若不虛則我見過執。因以不明。是以偏設臆說。險蔽胸中。雖有良師益友。恐無所施其教矣。其

有妨於道學者，豈細故哉。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謂德性之渾全也。

然有理義之性，即不能無氣稟之性。苟拘於氣稟之偏，則無以自成其德。故所貴乎君子者，惟有以化其氣稟，絕去剛吐柔茹之累耳。否則未足以言君子也。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

奢侈之人，越禮犯分，故所行多失。惟有儉德者，知節知止，則凡事守分循理，鮮有闕失。夫子曰：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儉德豈不足尚哉。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人豈可不養素自重耶。

綰，字公權，唐時人，性清儉，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世以比山濤楊震，蓋其養素自重亦久矣。

及大歷中，用以爲相，而大臣之豪奢者，率皆靡然改行。居則損音樂，出則減騶御，由是觀之，儉德可風，已足以儆有位人，奈何不養素自重哉。

朱子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

聖賢胸次，天寬地闊，無所不可。故海可浮也，浮海可從也。夫子發之爲歎，子路聞之爲喜，此等氣象，可以靜一世紛擾之

場，亦可以消百千狂鬧之態。山谷稱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庶幾似之。

朱子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

此示人處窮之道也。學者內力未堅，學問未到，荷遇困窮，舍忍字外，別無他法。所謂忍者，甘淡泊喫得苦，咬盡菜根，則百事可做也。若忍到熟處，亦

可習慣自然，不生計較，自無戚戚之念，據於中焉。即此便是堅定內力。沈潛學問底工夫，尚肯違其本心，爲暮夜之乞，白日之驕哉。

朱子曰：凡日用閒，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

求，欲舍此拙法，別求妙解也。

此示人去病之良方，爲進學者警也。凡日用閒，不知病痛所在，則懵懵焉，精神元氣任其銷磨耳。若既知此一病而欲去之，豈有他法，亦惟邪氣退聽，便復初體，即此欲去之心，非即能去之藥乎。但當

堅守是心，常恐其復爲所侵，時時警覺便足矣。假或以此爲拙法而舍之，別求恐即妄意推尋，未必有此妙解之良劑也。

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

此，則是騎驢覓驢，即成一場閒說話矣。

藥者所以藥病也，能去病便是好藥，必欲更問緣由，則是騎驢覓驢。東撈西摸，捕風

病無俟他求也。

朱子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

子直名方，閩人。學求心得，墮在語言者，誦話而已。於心則拘滯不化。

實無所得。固大病也。然學者多務涉獵。即求其語言中善爲解說。徹頭徹尾。究其源。竟其委。亦罕有見之者。蓋高明沈潛之資。實已是不及古人。而勤學好問之工夫。又復草草了事。所以終身屹屹。循學之名。若存若亡。墮學之實。曾未有深造於其中。而默識心融。卓然可恃者。俗學之弊。可勝歎哉。

朱子答林擇之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此學者修己治人之學也。此學明。然後舉而措之。可以應天下事而無難。不則冒昧苟且。決未有能濟者。故君子必以講學爲急務也。

朱子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

然後可耳。順之名。升。閩人。恭敬退讓謙之道也。必存是心。方能受益。今之學者。輕浮驕率。大言不慚。先將敬讓之心壞了。矜己而做人。自足而不求進。此非小病也。若此病不除。不可以爲學。有志爲己者。所宜痛加檢點耳。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爲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人之辭以情遷也。故當語而語。當默而默。前賢自然

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祇爲不理會此等處。即傳所謂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而悔吝安得不隨之乎。蓋語默關乎學問。甚不可以無節也。

問。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朱子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此意萌動時。雖知用力克除。然只是強自降服。一時壓制。病根還在也。況云私欲未能無。即是天理

未純熟。若未得純熟。一旦檢點不到。依舊發出。病痛旋滅。旋生。相勝安有已時。此豈可不知乎。

又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閒正有好用工夫。

處。同行異情。固須分別。然此易別耳。只如饑食渴飲等事。聖賢小人。同一日用常行也。而在聖賢得其正。便無非天理之情。在小人溺於貪。便無非私欲之情。此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也。但說得名義。更須尋著本領。體認自家於私欲萌動時。見得如何。於天理發見時。見得如何。其閒昭然不昧。蓋天理在人。亙萬古而不泯。隨甚如何蔽鋼。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而後加以閑存。正有好用工夫處。

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

蓋天理之難泯滅者。雖蔽鋼而常自若。每於滿腔私意中。時時開發。但人不覺耳。果能於此發見處。當下認取。使明珠大貝混雜沙礫者。逐一揀擇出來。合零星爲片段。自家陶鎔。日長月益。至於理不期存而自存。私不期祛而



自祗自無待用力  
克除之煩且難矣

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

當復作矣初不道克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

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

且夫克治私欲者將以充

長善端也若專務克治而不能充長則吾心役役焉日與私欲相鬪敵實恐善端之少不敵私欲之多縱一時降伏又當復作矣蓋天理吾所本有特爲私意所亂克之斯復之使必待克去後別尋又成自家私意故只此一件事知其非則是處便是天理誤而悔則悔處便是天理充長善端不待別尋也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且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

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天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

孟子

牛山章指點最爲親切牛山之木既濯濯而又萌蘖生仁義之良既梏亡而又夜氣存皆見天理之不容泯滅也又如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心既放而可求者亦豈非天理之常在乎大抵人性本善故發於日用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多是善底道理只識得爲難人雖至惡所患頑不知省若稍知不穩便可改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便做得好人天理之不沒也如是矣

些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孟子又言庶民君子去之存之。只爭幾希者。蓋這些子實判聖愚。一毫走作不得。學者將爲庶民乎。抑爲君子乎。將去之乎。抑存之乎。所當深察致思。留在胸

次中烹治煨煉。使道理成熟。勿只做一場話說也。夫豈但區區方寸省累云爾哉。

朱子曰。杜陵七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詩理性情。若與道俱。

未爲不可。程子嘗指穿花點水句。惜工部一生爲閒言無用。亦惜其未聞道也。今朱子以杜陵所作七歌。可謂壯矣。宜爲詩流所不能及。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豪宕奇崛之氣。依舊黯淡無色。何志趣之卑陋乃爾乎。使其與聞斯道。隨遇而安。斷不至是。信乎人不可以不聞道也。特此意恐未易爲詩流所識耳。

朱子曰。麤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

衣食

所以資生。有缺則不免俯仰於人。而氣爲之餒。安得不敗人意思。故但麤足。便可自立。而善念之興。鬱然勃然。莫能摧敗。此亦養氣之一助也。然但當順受而得之有道。不可役心規利。至喪所守耳。

朱子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此朱子據德箴也。德者行

道而有得於心。據者執而守之也。特是世之人。語道術則無往不通。一若行之有餘者。談性命則疑其獨得之祕。難以窮盡。尙不堪自信於心焉。夫性道一原。豈有異理。惟其才高氣麤。厚於外。而蓄淺中。乾薄於內。故無以爲崇之地。井所得者亦恐旋而失之。而難與日新。

而不已也。學者

可易言據哉。

朱子曰。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此明倫堂銘詞。欲人顧名而思其義也。人有五倫而君親爲大。若選忠則天下之事。君者何以爲勸。匪孝則天下之事。親者何以爲程。敵爾學

道之子。相與聚此堂。講此業。以永觀厥成也。可使名存實亡。歎世學之不講哉。

朱子曰。言思惑。動思躓。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此窗銘也。易於言則思劫惑。輕於動則思顛躓。小有過則思棄。捐而從善。凡此皆閑其邪也。端其身範。正其儀容。一其心志。凡

此皆存其誠也。學問本原之功。端在此矣。

朱子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

此琴銘也。履中蹈和。彼則可以陶養其正性。懲忿窒慾。彼

則可以禁抑其邪心。乾坤不言而化成物。乃有則以相準。故我與子獨鉤其深。而心慧心寫之也。按蘇氏琴偈云。若云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云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朱子意在言中。蘇氏意在言外。亦可互參。

朱子曰。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

此銘講座之詞也。吾道之絕續。亙古迄今。絲絲延延者。將安寄乎。前者之聖。後者之師。得與斯文。豈不在茲。如優聞焉。如愾見之。有儼有翼。豈

勃其思。蓋朱子自任之重。誠難已於中。而繼往開來者之斷有屬矣。



#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 辨別異端

此卷辨異端。蓋異端不辨。則正學不明。故必於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嚴析之於毫釐。然後人心不爲所惑。而世道庶乎其日隆也。

朱子曰。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無見識。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

觀理既明。卓有定見。則他歧自不能惑我。今人容易爲異

說引去者。非有他故。只是胸中全無見識耳。蓋聖人之書。皆所以明道理。苟非平日細心研究。實下體認工夫。則茫無所得。不足以見聖人闡奧。一聞異說。便主宰不定。遂不覺悅而入之矣。故學者必以致知爲急務也。

朱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此朱子斷佛老之罪。而使之無

所逃也。蓋其爲學異端。誠不待深與之辨而自明者。如人生在世。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謂三綱。三綱既立。而仁義禮智信之德行於其間。是謂五常。今佛老既無夫婦。則並無父子君臣。又何有於仁義禮智信。而三綱五常。廢棄盡矣。夫人所以得爲人

者。以有三綱五常也。而佛老盡廢之。世間之惡。孰有過於此者乎。故卽此一事。罪名已是極大。不必更論其他。盡若彼教。將生民幾無噍類。彼亦安得有其徒耶。誠知人類不容終絕。則三綱五常決不可一日無。此理甚明。人所易見。大本既失。其餘可知。何世之尙爲所惑也。不亦重可怪哉。

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朱子曰。只爲無二道無兩心。故著不得他佛法。

道者事物

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心者維皇降衷之良。聖凡之所同具。芮國器旣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矣。而又謂不必排佛。則是一心以爲儒道。又一心以爲佛道。非二道兩心而何。故朱子曰。只爲無二道。出乎是則入乎非。無兩心。出乎正卽入乎邪。故著他佛法不得。而必欲排而斥之也。夫是非不容並立。邪正難以並行。佛法不排。則聖道不著。豈吾儒之好辨哉。亦有所不得已耳。而何得作參和渾同之見也。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若知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

所。學者旣從聖道。宜其見異不遷。而往往多歸異教者。何也。蓋人只爲於自家這裏聖賢道理。不肯一方向前。實落用功。學無進益。工夫旣已欠缺。此心遂沒定主。東馳西逐。因奈何他不下。忽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與吾道有次第。有積漸者大別。一朝得入。則前後

際斷。覺得恁地見成捷快。省卻許多工夫。如何不忻然隨之而去。若知自家這裏原有箇平平正正。倫常日用。穩實可行道理。人人各足。不待外求。則此心自有定向。各止其所。而不爲他歧所惑矣。蓋中不足。然後遷於外物。佛教非能引人。多是自家工夫不到耳。可不察諸。

朱子答徐彥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

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

此答論動靜體用之說也。吾儒之學。動靜無閒。體用一原。故寂然未發者。靜之體所以立。而感而遂通者。動之用所以行。二者相須。未有靜而無動。動而無靜者。老釋專以清淨寂滅爲宗。說

於靜矣。而屏遺一切。欲無天下之動。猶人常寐不醒。而以有用之精神。棄於無用之地。固聖賢所不爲也。今也欲反其弊。而晝度夜思。一息不停。則又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猶人常行不止。日勞勞於道途。而終不得休息。聖賢亦豈能若是哉。蓋一則偏倚於靜。有體而無用。一則偏倚於動。有用而無體。其失雖彼此不同。而均非天下正理。學者誠知動靜互相。而惟以主靜立人極。則得矣。烏可矯之之過。而反自蹈一偏之失耶。

朱子曰。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若果然。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的意思。便是不同。

爲學自有一定主見。理苟至是。不必求異。

亦不必求同。決不倚傍他人。今學佛者。動輒推佛而附於儒。以爲儒佛一同。夫凡事有不是處。方有同處。若佛果無不是。自信得過。則直行彼教。何必引儒爲重而言同也。只這靠傍儒教的意思。便是大不同矣。雖日向人言。其誰信之。矧吾儒萬理皆實。佛氏萬理皆虛。判若天淵。有目者所其見乎。彼學佛者。流想亦自疑其非。而欲援儒以解免也。無如終不可以欺人。祇成其爲自欺而已。

或云。莊列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爲從別路去。故不可與校是非。朱子曰。旣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祇此

正路別路之閒，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

莊、莊周、列、列禦寇、與釋氏、皆異端也。或云是三樣人，皆有大過人之才，但爲從別路去，不向儒教，然彼亦自行其學耳，不可與校是非也。朱子曰：不然，天下古

今所共由之路，原無兩條，既以彼爲別路，則須自有箇正路，祇此正路別路之閒，是非顯然，難以寬假，便自不容不校論矣。何云不可耶？蓋非不明，則是不出吾儒正欲，直斥其非，以講明吾是耳，非好爲辨難之見也。

朱子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某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

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

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

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安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佛氏之說，謂形死而性不死，欲求其所爲真性常在者，故朱子因李

伯諫之言而明辨之。夫物有僞始，有真性，惟一理也。原無僞冒，何真之可言？物有不在始有在，性具於人也。未嘗不在，何在之可言？蓋性之大原出於天，乃天地所以化生萬物之理。如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天以是賦於人，人以是受於天。其理無乎不在，同出一原，非有我所得私也。若釋氏所云真性，吾不知其同乎否也。果其同也，則必如古人盡心知性以知天，此中自有許多窮理格物、反躬實踐工夫，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其異也，則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事，而但欲明心見性，惟恐死而失之，其自私自利甚矣。豈天命之初所爲大公無我者哉？殊不知人之生也，則當踐形以盡性，安能一無所事，其死也，則當體受而歸全，又何有於真性之不滅乎？多見其幻妄而已矣。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朱子曰。是爾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

士大夫固嘗學問。則當明義理。乃晚年多入於禪。故或人疑而問之。朱子曰。此無他故。總由平日未曾實用。致知格物工夫。見理不甚明。

徹。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全無實得。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得日暮途窮。覺這裏俱屬無用。靠不著他。所以被他那些清淨了悟話頭。降服下來。若素於綱常名教道理。心解力行。見得此生做不盡。離不得。一息尚存。難以少懈。任彼雖有便捷途徑。亦何能以引我哉。是在士大夫自知其病而返求之可也。

朱子曰。世學不明。異端蠱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暎耳。故不必深與之辨。世學不明。聖教寢衰。異端之流。蠱起而亂天下。其所爲說。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令人易從。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又有所得。無功易而效捷。以故學者爲彼所惑。翕然從之。而卒難挽回也。然而真假之辨。久當自明。俗語有云。是真終覺難滅。是假總容易除。學者但當操守堅定。力行吾道之所當然。使綱常名教。益以光明於世。則人皆知趨向正道。而彼之邪說。自無所容其奸。如重陰積雪。見暎而即消耳。故不必與之深辨。而徒煩口舌爲也。此朱子端本之論也。

朱子曰。某數日來。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

聖門下手工夫。全在格物。

一著能格物則知無不至。而是非邪正自不得以惑我。故朱子自謂數日來。閒思古昔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若不能。豈別得是非邪正。何爲格物。今人都無這段格物工夫。所以胸中茫然。見識卑陋。而常爲邪說所引去也。然則格致之學。豈可緩哉。

朱子曰。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閒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凡人之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皆從造化源頭發見出來。所謂自無而之有也。及乎氣盡形散。則歸而爲鬼。所謂自有而之無也。此屈伸消長之理。主宰於天地者也。今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又復生爲人。是天地閒來來去去。常是許多人鬼。自爲輪迴。而生生無窮。其權更不必由造化矣。揆之於理。寧有是乎。且人既死而爲鬼矣。彼何由知其鬼復爲人也。不過欲肆其幻妄。而以輪迴之說。誑無識之愚民已耳。其能逃君子之明鑒哉。

朱子曰。必有親切慤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理本切近而精實而用功

則有次第。故學者必於日用之間。求其親切慤實。可以循序漸進者而爲之。方爲吾儒正大之學。不則窮高極渺。虛無幻妄。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而不自知。此之不可不察也。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朱子曰。然只是小。他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所著書號曰中說。永嘉諸公多喜之。故或人以爲問。朱子曰。諸公只是所見

者小耳。蓋孔子之道至大。他自知不能學。因見箇小家活子。淺近易求。便悅慕而趨赴之。如人不敢登泰山之高。而於土堆子。則便放步行上去也。要只是所見者小耳。夫言學當以道爲志。言人當以聖爲志。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若其自小如此。所以流於卑下。而不

得爲孔  
子徒與。

朱子曰：釋氏止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會仔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祇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而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自具之理也。聖賢之學，真見得吾心性中真實道理，萬物皆備，而加以存養之功，故能造到達天知命地位。若釋氏所爲明心見性者，止是清淨空寂之處，大略見些影子，遂謂靈通了徹，參悟入微，卻不曾真實見得心性中許多道理。若何？他亦嘗做靜坐存養功夫，然亦止是存養其素所見些影子耳。蓋彼之見，見其所見，非吾儒所謂見也。彼之養，養其所養，非吾儒所謂養也。烏足與於心性之真乎？而安得竊吾儒之說以立言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

此朱子直窮偏學之心術而指其失也。聖賢之言，平淡無奇，不過此大中至正，日用常行道理。近世學者溺於佛學高妙，心實喜之，而厭吾道爲卑近，不滿其

意。特以君臣父子夫婦。乃天理民彝所在。難容泯滅。又不能盡反吾說。以歸於彼。因之顧彼顧此。兩者交戰胸中。迄無定主。於是陽避叛儒之名。陰爲從佛之實。乃取兩邊近似言語而牽合之。作調停附會之說。凡吾教言物者。則混挽之於己。言身者。則混引之於心。但求幽深虛渺與佛不異。以便其出此入彼。依違兩可之私。雖知非聖賢本意而不顧也。其爲術亦詭矣。蓋其心自以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

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閒而已。且其心自以爲是謂所見

突出聖賢之上。不難驅之俯而從我。又況我於卑者推之使高。淺者鑿之使深。覺精神氣象。較前有加。以此爲功於聖賢。奚不可者。而不知彼之自謂高深者。正其卑陋之極。而背謬不可爲訓者也。此則援儒入佛。其病在心術隱微之閒。爲害甚大。又不但講說異同而已。所以嘗深知之。而欲與學者明辨之也。夫朱子未出以前。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自朱子出。而其書始廢。蓋惟深知雜學心術之大病。故辨之極力。此其所以承孔孟。而集羣儒之大成與。

朱子曰。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仁者雖以萬物爲一體。然推之有本行之有方。豈漫無所差等。而至視身爲輕。視物反重哉。若釋氏之捨身飼虎。彼意以爲至公。而不知仁者必先自愛其身。身之

不愛。何能愛物。其爲不仁甚矣。夫吾儒無從井救人。之仁人。而墨子有摩頂放踵利天下之兼愛。若釋氏者。墨之流亞。而儒之罪人歟。此爲吾徒者。不可不闢異端也。

朱子答陳衛道曰。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此卽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神通妙用

搬柴運水。此龐居士佛家話也。龜山引以證孟子徐行後長之義。以釋解儒。其說不能無病。蓋釋氏不知有理。惟認知覺運動爲性。故謂運水搬柴。卽是神通妙用。而一味率意妄行。盡將理字掉卻一邊。全沒分別。但求其所爲作用者。此卽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者也。

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閒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若吾儒則須講明道理。如徐行後長則是。疾行

先長則非是。故用格致工夫。就要從此處微細辨別。常見日用閒天理流行。是非昭著。是者便是順理。非者便是逆理。胸中洞徹明白。絕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致。便能誠正。而家國天下可理。此孟子卽徐行一端。而謂堯舜之道。盡此者是也。

凡古聖賢

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凡古聖賢所言性命。非屬空虛渺茫。皆就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實事上說。盡性便是盡得此道理。而不令有留

餘養性便是養得此道理而無所作爲以害之其理至微其事至著一以貫之略無餘欠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虛語也彼釋氏之自以爲神通妙用者不過知覺運動之能豈知吾性中自有實理實事必知之明而行之當不是空空作用可了者哉而何可以佛說證儒修也然則龜山此論想亦在未受業程子之前歟

朱子曰學貴於知道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蘇氏謂軾轍也蘇張謂蘇秦張儀也道者日用之所常行至當而不

易不可過不可及焉者也故君子之學貴於知道而已若夫蘇氏早歲學文拾蘇張之緒餘是縱橫之徒也晚年逃禪醉佛老之糟粕是清淨之流也縱橫既涉於功利清淨又入於虛無故均不可謂之知道也

朱子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

蘇氏所著文辭閎偉華麗近世罕有其匹欲作文者似不妨取爲模範然玩其詞意大約矜豪譎詭無光明正大之氣後生輩學之心術反爲所壞故知道之君子亦有所不欲聞也

朱子曰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我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

理皆空陸子靜名九淵學者稱象山先生其學近於禪者也嘗與王順伯論佛謂其所見與吾儒同特義利公私之間不能無少異耳夫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吾儒之學正誼不謀利至公而無私若果其同也則儒釋止此一箇道理又有義利之不

同乎所以然者。只爲源頭處便自不同。吾儒踐形盡性。事事著己。故萬理具足於心。而皆實。釋氏虛無幻化。希心頓悟。故萬理一切遺棄。而皆空。相去奚啻霄壤。烏得援儒入釋。混釋於儒。而作此自相矛盾之論哉。此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一旦豁然大悟也。

陸子靜之學。遺卻格致工夫。專以靜坐頓悟教人。固有近

似禪處。但邇來婺州朋友。則又專事見聞。馳情外騖。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存養工夫。恐其徒道問學。而不知尊德性。故每勸學者。兼取彼之善處。返之身心。稍稍端靜。不致妄動。然後安詳整暇。方能於義理之間。知所決擇。此則因病發藥。矯其太過。而進其不及。非欲其學陸之兀然靜坐。無所作爲。以希一旦之冥悟也。觀於此言。則知陸學之非固。朱子所深斥。而世之學陸者。正不得有所藉口。而作調停傳會之說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看這人。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卻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潔淨快活。稍久。卻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

叢林。釋氏所居也。釋氏之說。專以頓悟爲主。或問其所得力處。不知可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常爲此說。後看此等人。俱只

尋常。非能真知性命者。和陸子靜之學。亦尚頓悟。差與禪同。門人學其學者。初見時。常云有悟。到後來。觀其所爲。卻更顛倒錯亂。茫然無以自主。似此看來。彼之所謂豁然頓悟者。大抵是靈覺光影。略有見地。當下一時如此。稍久。漸漸淡去。終是毫無實際向之所見。不過如

電光石火，恍惚爲象而已。安能倚靠得長久耶？若吾儒性命之理，至精至微，細入毫芒，無一非實，苟有所見，自終身用之不盡。豈釋氏可同日語哉。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聖賢之學，全在讀書窮理，以求深造自得。小之形於容貌詞氣，大之見於修己治人，莫不有真實工夫存焉。乃近來一種學問，直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真。其法專以讀書窮理爲禁，惟令學者瞑目靜坐，常注心於蕪茫闇昧不可知之域，以僥倖於一旦恍然獨見而有得焉。而學其法者，亦有自謂已能得之，宜必有大過人者矣。至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吾聖賢之學背謬已甚，而絕不相似。吾不知其所得者果安在也。夫膠格致之功，而空腹高心，妄希冥悟，古今來豈有是學乎？此名爲儒而實逃入於禪者，得不斥之爲異端哉。

朱子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欲有間隔也。

人鬼死生原無二理，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此夫子專言人事生理之意也。今佛氏兼言之，其視死生人鬼爲一乎？



二乎。若以爲一，則知生之道，卽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卽盡事鬼之道。不待兼言之，而其理已無不在其中。則固兼之矣。若思別作一項窮究，則是分而爲二，而始終幽明，卻有間隔也。夫佛氏地獄輪迴報應之說，皆言死言鬼，好爲怪誕不經。而於人事生理，反茫然全無理解。會其爲誣世惑人甚矣。豈吾儒所樂道哉。

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性卽理也。降衷各足，萬理皆備。固大公無私者也。但人自有生以後，或爲氣質所拘，情欲所蔽，則必用知行交進之功，以全乎天。所以與我之理，此吾儒盡性

之學也。今異端以性自私，不知有理。惟欲冥心見性，其病爲已大矣。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據其所見，一味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則其害事尤有甚焉。其大悖於吾道者，正在於此。乃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指空虛爲性，而全無窮理工夫。忒近似其說者。陽儒陰釋，最爲惑人。學者不可不察也。朱子此言，蓋爲象山而發歟。

朱子稱李延平先生曰：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

言延平先生平日，其於異端之學，非聖人之道者，既無所入於其心矣。然邪說橫流，無所不至。而先生一聞其說，卽能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而直窮其受病源頭，且辨之於錙

銖杪忽之間，毫不爲所蒙混。而儒釋之邪正判然分別，蓋其心事光明，常如冰蒂秋月，瑩徹無瑕，故能如此。其衛道之功，良匪小矣。

問昔有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著。謝氏亦有常惺惺之說。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禪家所見。只見得個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禮者。俱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父被他人無禮。子須去救。他則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便是心昏。主人翁若如此惺惺。成何道理。

主人翁指心也。

惺惺者。常提醒之。使不至於昏昧也。禪家以明心爲教。故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而上蔡謝氏亦有是說。或人疑之。而問是同是異。此儒釋相似而實不同者。朱子因辨之曰。謝氏所謂常惺惺者。是平日存誠主敬。於心身事物上念念戒懼。時時省察。欲其不至懈怠昏昧。皆有實落工夫。非如禪家所見。只是冥然寂守。撮弄精神。得箇主人翁。便謂一了百了。此外人倫日用。許多事務。動不中禮者。以爲俱可遺棄。而不管矣。卽舉一事言之。且如父子天性。至親若父。被人加以無禮。子須往救。方是心理之安。彼則不然。謂一往救。便被愛所牽動。卽是心昏。必也寂守此心。聽之不顧。方可。夫所貴乎主人翁者。以能處事順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若但如此惺惺。則滅絕天性。一槁木死灰而已。成何道理。此儒釋大相懸處。正學者所當深察。而不可誤認爲同也。

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老莊於義理絕滅。猶未至盡。佛則人倫已壞。禪則又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故其爲

害最深。

老莊禪學。俱係異端。並與吾道爲敵。而其害之大者。則惟禪學最甚。蓋老莊雖主清淨無爲。然猶託於道德之說。於義理未盡滅絕。佛則棄君臣父子夫婦。已大壞人倫矣。及一變而之禪。則更詭秘幽渺。名爲明心見性。而實則虛無寂滅。將天地間許多

當然道理。一切掃蕩無餘。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特可以愚庸衆之耳目。欺其不知。而且可以惑賢智之心思。迷而不悟。爲害最深。所當深拒之。以爲衛道計也。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卻修後世。何也。既爲今世人。卽當修今世之事。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皆此生不可不爲者也。而今乃從釋教離而去之。必欲種因果爲來生計。

曰。吾以修後世也。夫後世茫茫不可知矣。舍其眼前現在之事。而圖爲未來無影之修。抑何惑之甚耶。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朱子自言當在少時。於釋氏之說。亦嘗奉其人而師之。學其道而尊之。求之可謂切至矣。然究竟疑而無得。及從延平先生之教。校夫學問先後緩急之序。於是知聖賢大中至正道理。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儒之學。其始緣爲異說先入。雖間或有疑。而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爲俟吾卒學於正道而後求之。亦未敢遽以彼爲非而絕之也。乃一二年來。服習吾道者久。識見漸明。心思獨有所安。始知此之爲是。彼之爲非。雖於聖賢學業。未能卽有諸己。而志向既定。不爲異說所移。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向之初心。不可得矣。此可見人之惑於異端者。必其未嘗有得於吾道。誠返而自得其大中至正之歸。則彼之說自不難於立辨。而拒之惟恐不至矣。尙何惑之有哉。噫。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有志斯道者。尙其各務反經之學也夫。



#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

## 總論聖賢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蓋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行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於宋朝。諸儒崛起。時則周子倡之於先。二程子張子遂從而推廣之。而聖學復明。自龜山親受業於程門。載道而南。若羅若李。一脈授受。至我朱子集其大成。一時師友相承。幾上擬於洙泗。蓋天開斯文之會也。朱子嘗輯近思錄。終以四子。以明道統之復續。愚今輯續近思錄。終以朱子。以見道統之攸歸。學者誠由是而入焉。則庶乎其不

差矣。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

示後世。

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五典。禮。五禮。書。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是也。言儒者之教。自有天地以來。帝王相傳。所以述天理之自然。順人心之固有。爲治萬世教萬民。厚五典。庸五禮之道。後之聖賢。遂因而修明之。著書立說。以闡發其遺蘊。而

昭示乎後世。使人知所遵守。蓋古今無二道。卽無二教。

前有帝王。後有聖賢。統系相承。源流同貫。可考而知。

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

道一而已。孔顏思孟一脈相承。豈能舍是以爲學哉。故志者志此。學者學此。傳者傳此。此外此則爲異端之學矣。

可不

慎與。

朱子曰。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

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

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

精者擇之明。一者守之固。古之聖賢。從立地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不參於疑似。不閒於二三。所以能得無過不及之中。而允執之。而自首至尾。所行之事。無不徹底盡善。雖其實性之

美良由學問到也。若後來英雄一流。平日未嘗下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出沒。有一等資美者。率性而行。亦能於善處有所暗合。而隨其所合。分數之多寡。以各有所自立。然究竟欠擇執之功。故或中或否。而終未能盡善。則一而已。蓋聖賢自是聖賢。地位英雄止是英雄。本色。故學者必以進之於道爲貴也。

朱子曰。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羸。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志氣柔靡人最不濟

事以無任道之勇。故非載道之器。若聖門曾子平日是個剛強不屈。嚴毅不撓。最有力量。如壁立千仞氣概。觀其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等章。可見其做工夫處。雖比不得顏子細膩。覺較近羸。然因他本來資質原是剛毅邊人。識力堅凝。把捉得定。故能一力向前。不爲他歧所惑。而卒以傳夫子之道與顏子共稱。故學者必以剛毅爲貴也。

朱子曰。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天下最貴重者道德。然非剛毅的人。便無擔當力量。鮮不爲勢利所屈。若子思標使者之事。與答魯公之語。大有壁立千仞俯視一切之概。目中何曾有當日諸侯。如此嚴毅。方真

是能以道自重者。曾子子思而後。惟孟子有此氣概。可知聖道相傳。專賴有此種人也。

朱子曰。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性命於天。無有不善。故人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不

肯爲善去惡者。只是自昧其本原耳。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欲其先曉得一箇本原所在。以見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庶幾發憤爲雄。力於爲善。勇於去惡。以復其本然之初。此是孟子教人得大頭腦處。當時邪說橫流。言性不一。惟孟子以性爲善。令人認取本原。可謂得所宗矣。

朱子曰。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

大爭。

廉有分辨也。隅如物之有隅而端方也。牆壁喻界限堅固也。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操守峻厲。一毫不苟。便可擔負得大事去。所謂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如子路生平。凡世間病痛的事。他都沒了。至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直是不入。觀其所言。可以知其

氣概。此大者立也。能如子路。何患不成人品。問者謂子路既知不善不入矣。而未免仕於權門。此個病何以終在。朱子曰。子路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但未到純粹地位。打疊不能得盡。然畢竟不苟且阿附。若再有爲季氏聚斂。比子路大爭矣。大凡操守不立之人。終不可與任事。故觀人必於其所守也。



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事。只有王通、韓愈、好不全。

孟子既沒。聖學失傳。荀況揚雄。俱不識性。所見甚淺。不濟於事。只有王通天姿甚高。而大本領處。不曾理會。韓愈學見原本。而

工夫未純。故雖好而不全也。然唐三百年。識正學者。惟一昌黎。較之文中子。又似爲過之也。

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惟一董仲舒。今觀所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心術何等純粹。學術何等正大。漢唐以下諸儒。皆不能及。亦

可稱一代大儒矣。

朱子曰。諸葛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

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王政不施小惠。大綱張。細目舉。事集而民不煩。觀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章。可見諸葛亮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最得爲治大體。至其治蜀。則又不忽庶務。凡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治修理。而民

未嘗告勞。庶幾合乎先王之政矣。程子謂其有王佐之才者。其信然乎。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朱子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宣公名贇。唐代名臣。嘗上奏議論天下事甚悉。綽有經濟之才。但比諸葛武侯。則王佐之器。其所設

施。氣象較大。似非宣公可及。然在漢唐。如二公之品。皆係純臣。特以才相提而論。則不能無大小耳。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韓文公一生學問，見於諫佛骨表，識見高，持論正，卻有些本領，非歐陽永

叔可比。至原道一篇，以愛之理爲仁，遺卻心之德一邊，所言雖未精當，然皆實說道理。大綱已是，即微有見不到處，無害其爲學之正也。唐儒惟公首推，信然。

朱子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

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

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此論二程夫子之造詣，教人也。明道鄰於生知，不假人力。伊川全用人力，以奪天巧。一則漸近自然，一則功夫詣極，此其造詣然也。至其

教人之言，明道發明通透，善於開發，故人一見便知，久而愈覺其妙。無論賢愚，皆獲進益。伊川質實精深，耐人尋味，故乍見不知其好，必待玩索之久，而後有得。但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恐流於空蕩。若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使人有所依據，尤爲易學。故朱子又曰：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伊川所處，雖高，其實中人皆可踐及。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又親切。然二程皆百世師表，在人善學之可也。

朱子曰：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堯舜以來，聖聖相傳，心法不越一敬。故聖學就此立根本，凡事都從此做去。伊洛拈出敬字，上接千聖之傳，直是學問徹始徹

終日用至親至切之妙。俾學者有所持守，存養省察，以爲希賢希聖階梯。其功不淺。故朱子又曰：程先生之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也。

朱子曰：橫渠用功最親切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

張子苦心力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著正蒙時，夜坐徹曉，極力探索，其平日用

功最爲親切，令人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學他，如此方有進益，不則悠悠忽忽，終濟不得事。故朱子特舉之以相勸也。

朱子曰：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

人性皆善，其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

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便是說氣質矣。但未明言之耳。至程子分明指出示人，嘗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橫渠則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自孔曾思孟所後，無人說到此道理。而程張始言之。傳學者曉然於性之本善，不得自安於氣質，而諸家妄言性者俱廢，其有功於聖門而有補於後學也。詎淺鮮乎哉。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

游酢、楊時、謝良佐，三人皆程門高弟。

初皆學禪，自見程夫子，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到後來，餘習尚在，未能盡除。故從之學者多流於禪，而游則大是。朱子嘗謂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暎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游定夫更穎悟，其入禪學比楊謝更深也。伊川自洛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有楊謝二君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佛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羅公一人而已。延平先生

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若是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於是。

龜山之學。傳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延平。皆二程先生嫡派。自龜山載道而南。弟子千餘。而能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惟有羅公一人。可知善學者之難得也。及延平從豫章學。講誦之餘。終日危坐一室。惟用存養工

夫。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沈潛之久。覺有所得。而知未發之中。萬事萬理。盡從此出。而道之大本實在焉。此孔門心法。惟李先生獨能見及。其所爲靜坐者。益實。常存敬畏。靜驗吾性之所從來。以得天理之本然。非如異學之瞑目靜坐。止求見心而不知所謂性也。厥後先生傳之朱子。而聖學大彰。淵源誠深。人仰止云。

朱子曰。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的。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

張南軒學問純粹。踐履篤實。病將危時。友人請教。示以莫愛朝廷官爵。蓋人惟有所愛乎官爵。故戀戀不忘。而此心純是人欲之私。不顧乎天理矣。既又曰。人欲之私。當使盡除。如蟬之蛻。天理之

妙。當使流行。如春之融。蓋其平日辨析於義利者既深。故雖當死。而猶以天理人欲爲訓。其品行之醇。不可多得。朱子所以重惜之也。

朱子曰。張敬夫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

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

敬夫生而穎敏，姿性過人。其父愛之，自幼即教以仁義忠孝之實，長命從胡仁仲先生問二程學。先生一

見知其他日必成大器。即皆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公退思若有所得。遂以書相質證。先生答之曰：聖門有人，吾道之大幸也。蓋其生質之美，而又得於父師之教，其根本已先立矣。

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

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晝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

公因是益加奮厲，不自安於近小，而期至於古之聖賢。作希顏錄以時警省，早夜勤脩，深造有得，猶不敢自以爲足。則又訪取四方同志之友，相與劘切，以益求其學之所未至焉。是其自治之勤，而復得於取友之益，其詣力爲更深矣。

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

是故玩索講評，其知之明，踐履體驗，其行之至，沈潛反覆，不置於斯道者，十有餘年，用力之久。

而效驗自呈。然後昔之所造益深且遠。從深遠中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知道不外乎知能，功自存乎切近。其於天下事物之理，不待思索安排，蓋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實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而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而無所遊移，行之力而無所遲滯，守之固而無所變遷。迹其生平事業，大都忠孝之意切而篤於君親，利欲之見消而一於道義。雖至於沒而不忘者，皆自然而然，非有勉強。其學問之所得力者如是，誠非可以易及也。夫敬夫品正而學醇，不幸蚤世，而吾道以孤。故朱子言之甚詳，而不勝有昔者吾友之感云。

朱子曰。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胡五峯嘗說此二語。朱子歎以爲至言。蓋孔門之學。不外博約二端。學不博則無以考究乎事物。故

必窮理以致其知。然又不可泛濫支離而失之於雜也。守不約則無以檢束其身心。故必反躬以踐其實。然又不可褊淺狹隘而失之於陋也。雜近於博。陋近於約。相似而實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

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

此以物之醇雜。喻人之醇雜也。聖人純粹以精。其品最上。猶金中之金。無少參焉者也。學而未至於聖者。其行誼不能無夾雜。猶金中尚有鐵也。漢高祖。唐太宗。號爲英主。然不知聖人之道。

閒或用心行事有合於理者。是其天資好處。猶鐵中之金也。若曹操。劉裕之徒。梟雄好惡。全失本心。純是一塊頑鐵而已。夫精金不可得見。而頑鐵比比皆是。人可不以物爲鑒哉。

問本朝人物。朱子曰。韓富規模大。又麤。溫公差細密。又小。

所謂大臣者。有全體。有大用。規模宏大。而條理細密。然而兼之者難。若論宋朝人物。如韓琦。富弼。司馬光。皆以身繫天下

之重望。而爲社稷名臣。其功業政蹟。卓卓不可及。但韓富規模則大而多麤疎。溫公差覺細密。而又狹小。大段看來。似未能免。此蓋人之才有所長。即不能無所短故也。朱子此言。其殆三君子之定論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厥後出入中外。位兼將相。勳名事業。冠絕一時。眞傑出之才也。至好成就人材。培

養善類。當時士大夫爲其所振作而興起

者。厥功實多。又休休乎有大臣之度矣。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精。陳義之切。則學之功。有不可誣者。

忠肅公名璘。字瑩。中號了。

翁公爲右正言時。嘗論蔡京蔡卞之奸。披摘其處心。發露其隱慝。京深恨之。得禍最酷。又嘗論曾布專權被貶。其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已然。雖重遭謫斥。終不爲屈。至其燭理之精。無少游移。陳義之切。無所顧忌。則又得於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卒至被貶以死。而不獲竟其用。惜哉。

惜哉。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閒竄斥。濱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不可得而奪。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忠定公名

綱字伯紀。欽宗時。金人來侵。羣臣爭議割地請和。公獨言當以死守。後又欲出師興復。由是不合。被讒竄斥。濱九死而不悔。高宗立。首召爲相。修政事。繕兵備。慨然以雪國恥爲己任。在朝僅七十日。復罷出治外州。因事獻言。率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和議退避爲非。其忠君憂國之志。纏綿固結於中。終不可得而奪。真可稱一代之偉人矣。

朱子曰。前賢遺跡。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爲善哉。

此因前賢遺跡。人不能忘。而見善之不可不爲也。夫秉華好德之心。人所同具。故於遺跡

所在。每流連而愛慕之。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以垂永遠。蓋惟恐其久而至於泯沒也。然則後之君子。觀乎此者。可不慨然奮興。以自勉力於爲善哉。

朱子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

季通蔡氏名元定。學者稱爲西山先生。朱子所謂老友。不當在弟子列者。季通於書無不讀。事無不究。凡

奇奧古書。過目輒解。朱子著書。皆與參訂。至啓蒙一書。則屬起藁。故曰造化之理。至微不至。惟深於其中者。始能識之。他人不易解也。吾與季通言。未嘗有厭。以其能心領神會也。及卒。朱子誄之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蓋深致其悼惜之意云。

朱子曰。同父才高氣羸。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陳亮字同父。嘗自言擴開萬古心胸。推倒一世智勇。朱子謂其才高邁而氣羸浮。故作爲文字。不甚

明朗瑩潔。然其病處。總由心地不清和也。蓋清則無夾雜之累。和則無叫囂之氣。此惟深於涵養者能之。非恃才矜氣者所可及矣。

朱子曰。呂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呂東萊平日性極褊急。無容人之量。因病中讀論語。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句。忽然有省。以後遂如此好。是能變化其氣質者。窮年讀書而毫無所省。終不能變。視伯恭不甚愧乎。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苦方可望。

直卿黃氏名幹。號勉齋。朱子門人。直卿初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

坐一椅。或至達曙。故朱子稱其立志堅凝。思致勤苦。與之共處。相觀而善。甚有進益。蓋此道甚是重大。欲一力擔荷。不是小事。必須喫得些苦。方可望其成就。厥後勉齋造詣精深。遂紹朱子正傳。全是從喫苦中得來也。



朱子曰。吳伯豐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伯豐

名必大。朱子門人也。天姿獨高。明敏過人。而復能思索。加功深造。其學之勤如此。迨從事州縣。本其生平所得力。而隨事設施。皆能有以及民。其才之可用。又如此。至於自守卓然。剛勁正直。略不屈於時勢。則更過人遠甚。不可易得。觀朱子所稱。可以知其造詣矣。

朱子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亦鮮見其比。輔漢卿名

廣。朱子門人。爲學之道。在於沈靜專一。方能有所進益。所患此心不定。一爲外物搖奪。則本業荒矣。昔子夏猶未免入見道德而悅。出見紛華而悅。況學者乎。漢卿身在都城繁華之地。於俗學聲氣利名場中。最易薰染動人。而能閉戶自守。不事徵逐。日與聖賢酬對。味人之所不能味。是其淡然無求。進道彌固。同門諸人。罕有能比之者。甚足取也。

朱子曰。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爲事。所以亦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呂本中字居仁。以文學著

名。其學術雖多駁雜。未甚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爲事。則能得其大本。而可以爲轉移風俗之助。今人全無此意。所以禮義廉恥未嘗講明。而風俗遂由之日壞也。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自號無垢。始受業於龜山先生之門。既而逃入

於禪。其釋之師有宗杲者。語之曰。左右旣得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入世出世。兩無遺恨矣。用此之故。凡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陳清澗曰。

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杲教張公之一語。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所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爲所蔽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

朱子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陸九齡字子壽。子靜之兄也。朱子言其兄弟氣象甚好的。但其病痛。卻是盡廢講學。全不用致知功夫。而專務踐履。又欲於踐履之中。提省覺悟。得此心來。此是大病處。蓋不講學。則是非無所別白。踐履何由得正。即使屏去事物。一旦頓然覺悟。亦是禪家靈機一派。與吾儒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真實功能。相去奚啻天淵。然要其操守質實。表裏如一。則是天資好處。實有以過乎人。使肯加以以學。何患不是載道之器。惜乎自信太過。但以己之所見爲是。而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雖與之言。終不見聽。勢將流於異端而不自知也。此鵝湖會後之定論。而朱陸之相懸於此。可大見矣。

朱子曰。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上面著不得一字。人只被私欲遮了。若識得箇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他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說得動人。使人都快活。便會使人都恁地放顛放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

步做上去。

子靜之學止教人認一箇心。常使空靈。則萬法從此流出。都無多事。並不須學問工夫。在他是實見得如此。所以祇將箇心來作弄。胡叫胡喊。便是上天下地。惟我獨尊。說得精神動人。人亦被他聳動快活。也都恁地放顛放狂起來。故朱子云。我也

會說。也會使人聽了快活。但恐如此作弄。全無實際。怕放壞了世人。若使果有這箇直截道理。則古來聖人。何不也這樣直截教人。卻必恁地從下學工夫。步步做將上去。蓋彼只知有心而不知有性。只知心之靈明。可以靜中希其冥悟。而不知性之當靈。必待致知而後力行。此其學所以多入於禪。而誤後生小子爲不淺也。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病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氣稟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如何都把做心之妙理。道害事不害事。

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暴底意思。其徒都是這樣。

人之氣稟不能無雜。故必藉學問以變化之。而後見之行事。方能有善無惡。子靜之病全在不知有氣稟之雜。彼謂學者但能斷去利欲。

默坐澄心。一旦有悟。便是千了百當工夫。任意做出。無非妙理。而不知氣稟有不好者。平時未嘗學問。一齊將夾雜的滾將出來。豈不害事。但彼自是己見。執迷不悟。看他之書。無非許多麤暴意思。而其徒學之都是如此。既以自誤。又以誤人。良可歎也。

朱子作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孔自

孟既歿。千有四百餘載。大道邈矣。無傳。聖人遠而微言湮。不有先覺之賢。孰爲紹往聖以開來學。周子奮然崛起。不由師授。獨能有所心得。立圖書發天人之祕。探性命之原。詞義雖約。而包舉無遺。故其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令學者玩索而自得之。至於人品甚高。如風月

之無邊。庭草之交翠。胸中灑落。純乎天理流行。其在聖門。亦顏曾之流亞。與後之言道統者。舍周子其誰宗哉。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屢施斯普。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

廣闊。其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者。剛柔相濟。和易可親。所謂揚休山立。玉色金聲也。蓋天地元氣會合。篤生斯人。故其氣象渾成。自然粹美。如瑞日祥雲之開朗。和風甘雨之潛滋。以陽剛之德。居正中之位。溥其教澤。施及無窮。令人愛而敬之。則而象之。漸而被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此其不可及者也。

程叔子贊曰。規圖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伊川氣質剛方文理

密察其持身行己。如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凜然不可干犯。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允矣君子之品。展也大成之詣也。至其發為文章。見諸議論。則即事明理。確實精切。布帛菽粟。平涉樞奇。而大文至味存焉。卒無有以過之者。特世知其德之可貴者希矣。故惟以道自淑。授諸生徒。不得於其身而傳於其後。嗚呼。亦天意也哉。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泉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橫渠幼悅孫吳之術年十

入。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及在京師。坐虎皮。講周易。從者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與論易。次日撤去。泉比曰。吾平日為

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理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又嘗曰吾道自足何用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此可見其勇於從善一變而至道也其後苦心探索精力踐遂有所得而妙契疾書見於正蒙之作至訂頑一篇發明理一分殊示學者廣居之旨求仁之方尤爲詳盡雖不及周程之純而倡明絕學以明斯道以教斯人厥功爲甚偉云朱子之贊四子形容逼肖體段宛然亦如孟子之論夷惠伊尹確有定評百世下聞風而興起者庶其知所折衷矣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

烈之餘矩惟闢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此朱子自道其所學也凡人持身涉世惟此禮法仁義畢生不可不盡而又不能易盡吾夫子歷敘生平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其詣至矣而孟子論舜亦以由仁

義行爲言蓋到此地位工夫純熟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故朱子謂從容乎禮法之場所發莫不中節沈潛乎仁義之府所存莫非良心此惟知行交致者能之予自顧生平蓋將有意以求而力莫能與也其敢有怠心乎惟是佩格言奉往範惟日孳孳益勵其闢然之修以庶幾其一至而不負乎斯語而已噫朱子此言其即吾子求道未能之心假年學易之志乎然其蘊涵之氣象進修之精勤亦可概見矣

朱子曰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映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

屏山劉先生名子翬字彥沖朱子父章齋之友朱子既孤奉父命而從學焉時年方十六

七先生以元晦字之而加以祝詞曰木晦於根若無所發而春容常曄敷人晦於身若無可見而神明常內映蓋欲其英華不露收斂深藏以爲積厚流光地也朱子自謂當時受其言而行之不知用力昧於沈潛退藏之義以至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回思其言真覺有

味而不啻若藥石也。此雖自謙之詞。然亦可見其得力矣。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

此朱子自謙之詞。言平生自知其才無適於用。既不足見之行事。姑欲託

之空言。因是修葺文字。闡明往訓。以待後世學者。或可因文見道。庶幾小補於天地之間。不致爲棄人而已。嗟乎。朱子所著集註。書傳。易本義。等書。古今文章。莫大於是。爲萬世所共賴。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

此朱子自明其著述之由也。前人所著之書。其

中每多闊略病敗處。時一繙閱。便覺分曉。欲舉其失以告人。而人鮮好學深思無可告者。誠恐相沿不覺。爲誤後學。故又未免輒起著述之念。思有以發明裨正耳。非敢妄爲作也。此亦夫子述而不作之意。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

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

此朱子自明其得力也。言一生辛苦讀書。於古聖賢言語。不但舉其大綱。而微細揣摩。不但得其大凡。而零碎刮剔。銖積寸累。日新月異。及今暮年。方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條理詳辨。脈絡分

明。枝枝相對而不紊。葉葉相當而靡遺。無一字無下落處。學者須根究其頭腦。尋味其曲折。甚不可草草看過也。蓋非朱子之研究功深。亦安能卓有所見。而言之親切著明若是與。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

此朱子本身以教學者也。學問有尺寸之功。始有尺寸之

效若未嘗實下工夫。直門外漢耳。安知此中深淺之數。故朱子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不出某所得力者在。進而上之。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不出聖賢所成就者何等。此可與知者道難爲未至者言也。今其書具在。後之學者。可不熟讀深思。以想見其當日用心之所在哉。

朱子曰。某當時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

似前年。

此朱子自言其學之隨時進益。猶夫子吾十有五章之意。言某自當初講學。便就時時加功。不敢少懈。然私心豈期到得這裏。幸天假之以年。日積月累。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得見道理在這裏。隨時進益。今年較勝去年。去年較勝前年。覺有

意外所不及料者。差可以自信也。夫以朱子之學力。至老彌加。蓋天之所生。以接孔孟之統者。嗚呼。豈偶然哉。